

華北文藝叢書之三

劇本集

半夜

陳

綿

華北作家協會發行

三之書叢藝文北華

—集 本 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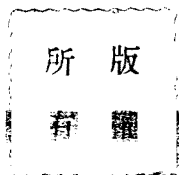
夜 半

綿 陳



版 出 會 協 家 作 北 華

中華民國卅三年三月一日印刷  
中華民國卅三年三月廿七日出版



華北文藝叢書第三冊

半 夜

著 者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七一號  
北 作 家 協 會

陳 綿

發 行 者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七一號  
北 作 家 協 會

柳 龍 光

印 刷 者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七一號

武 德 報 社

總 經 售

北京王府井大街一七一號

華 北 文 化 書 局

定 價 五 元  
外 埠 郵 費 在 內

## 「半夜」劇本集小序

華北作家協會把我新作的「半夜」同舊編的「天羅地網」合印在一起，當一種劇本集，就要出版了。柳龍光兄教我寫一篇小序說一說內容。

「半夜」算不上是一個創作，但是老着臉皮說是創作也就算了，只有些對不過原著者罷了。

近年很有些個創作，尤其是劇本，實際都是改編得來的，可是作者往往對於原著一字不提，這似乎有失厚道。其實創作並不是絕對不能有藍本。古今中外有許多傑作是借他著再造出來的，只要有特殊作風，新穎格體，仍不失為創作。故事情節是任人採用的，只看作者如何地運用了。

「半夜」是我在巴黎的時候看過的一齣好戲，印象極深，久想把它翻譯，苦不得原本。現在獻給讀者的是就記憶所得，模寫而成的。原劇本是四幕，今做五幕。

半夜的原著者是匈牙利人拉若司，吉拉希 *Lajos Zilahy* 原名是 *Tirnackar* 「火鳥」。我當年看的演出，是由法國青年劇作家 *Dany Arnaud* 阿米爾改編的，劇名叫「那一天的晚上」。據當時的評論說與原著不大相同，原著裡面發揮新女子處世之道議論很多，是新女子對舊社會反抗的呼聲，而法國改編的劇本只採用了那裡面緊張的情節，所寫的亦只是人類固有的感情，沒有什麼太大的時代意義。我的「半夜」當然受有很多法國改編本的影響，不過我勉力着想把中國現社會的種種變象摻了些進去。

「半夜」的故事是說一個電影明星被人暗殺。他住在一位退休政客在上海出租的西式大樓中的一所住宅裡。事發後政客聽經管房產人說有一天夜裏會見一個女子由政客的家裏走出，跑到樓上明星的家裏去。這個女子到底是誰？是否與明星之死有關係？便是這齣戲的關鍵，為避免減輕了讀者的興趣，恕我

先不說明。

偵探意味的作品，無論小說或劇本，向被論者輕視，認為是低趣的文學，那是因為此種作品量數極多而精美者甚少的原故。近年歐美文壇上，有很好的偵探作品，執筆者也都是有聲望的作家，才把偵探小說，偵探劇本在文學上的地位提高並確定。我這次寫「半夜」的意思也是想多介紹一些偵探劇的格調，供大家一個參考。

偵探劇本是比较容易吸引觀衆的，在中國新劇觀衆尚不發展的今日，多有一個並不低趣的偵探劇本，也算一件應當提倡的事。

「半夜」對人類心情的描畫與分析是最注意的，我以為一個劇本價值的高低也就在這裡。一個完全注力於故事的穿插與情節的變幻，那麼這個作品無論如何的精妙也總是個低級的作品。如果能借一個即便平凡的故事，把人情世故寫得親切實在，作一個時代，一個環境的反映，那便不失為一個好作品了。至於寫作的技巧那還是不太相干的事，法國小說聖手巴爾扎克的作品多是笨拙的寫作，但他心誠意誠筆誠，所以他的作品得以不朽。

「天羅地網」是個改編的劇本，原名「緩期還債」Payment Deferred 是法國女作家拉佛，米羅山傳來司特的小說同戴耳的劇本改成的。在巴黎演出的時候取名 Karma「咖爾嘛」。這是個梵文字，意思是報應循環。我曾在七年前把它翻譯了出版。（上海商務印書館）但在中國旅行劇團首次演出的時候我又把它改編成中國的故事，昨年在上海某劇團演出，也是用的我為中國旅行劇團改編的本子，可是改編本始終未曾出版，雖然在翻譯本後面我會注明每個重要改編的段落。

「天羅地網」的故事是說一個在國外銀行做事的小行員，染了許多外洋奢華的習慣，因為債臺高築

，被投機發財的迷夢所迫，遂殺害了一個剛從外國獨身回來的親外甥。把他埋在花園裡，霸佔了他身邊帶的巨款而暴富起來，但是因為暴富而結交了一個浪漫女子，因為結交了浪漫女子而致使他的妻子氣憤自殺，法庭判了他死罪，說他是謀害。自己真正犯的罪惡雖然沒有敗露，但是也究竟受了死刑的處分。雖然緩了期，這個債他到底還了。

「半夜」同「天羅地網」都是屬於大眾的劇本，不是什麼高超珍貴的所謂文學精品。但希望它們還能有一些激動社會的動力，因為在現今的時代我們不可以只為文藝而文藝的。

陳 總 三十三年三月四日

# 半夜目次

「半夜」劇本集小序

天羅地網

序 幕	(空房一間)	(一)
第一幕	(馬金川宅)	(五)
第二幕	(全第一幕)	(五〇)
第三幕	(全第一幕)	(八三)
尾 聲	(與序幕同)	(一一二)
半 夜		(一一五)
第一幕	(某高等住宅大門的門口)	(一一七)
第二幕	(同第一幕)	(一三〇)
第三幕	(檢察署刑事科長室)	(一四一)
第四幕	(羅化奇住宅客廳)	(一六七)
第五幕	(同第四幕)	(一八四)

# 天羅地網

## 登場人物

馬金川……………外國銀行辦事員

梅傑普……………馬之外甥

醫生

阿南……………馬之妻

娜如……………馬之女

海二爺……………馬之鄰居，房產經理人

租房者……………小說家

搬運夫甲

搬運夫乙

格爾太太……………浪漫的婦人

地點 在天津英租界的一所住宅。

時代 大東亞戰爭以前。

時間 前後兩年。



## 序 幕

空房一間，屋右有壁爐，屋左有窗，窗外有園，左角有門通大街，正面有門，通廚房與臥室，門裏有樓梯，牆上花紙顏色已舊。

幕開。

（海二爺由左門進。）

（租房者隨上。）

海二爺 這裏就是犯罪的地點，當時在場旁觀的現在只剩下這四堵牆了。假使你要知道這件案子的詳情，也只好問它們了。

租房者 真格地，這屋子的牆，有點使人可怕，這是我第一次親眼看見一個出過凶事的房子，以前所見的不過是報紙上的照相，味道可大不同了。

海二爺 當然囉，總算您有運氣找着了，要不然哪，誰能够帶您到這裡來。

租房者 我很想租這所房子，因為它對於我有一種特別的吸引力。

海二爺 你要租就趕快租，現在的租價並不大。我看你要趕快把定錢交了吧！上禮拜因為上訴被拒絕，房價已經加了一次，假使向國府主席進行特赦的事也被拒絕了的話，那麼這兒的房價更要高了，你想這兩日來，馬金川的名字是轟動了全天津了，甚至於可以說轟動了全中國了。許多心理學家，偵探家，小說家都搶着要租這所房子，可是他們不得其門而入，您算是運氣好，碰見了我。

(走向壁爐。)

嘿，這是個什麼？

(從壁爐旁邊取出一把雨傘。)

喝！我的運氣來啦！

租房者  
怎麼？

海二爺  
怎麼？這是馬金川的雨傘，你知道嗎？我從前曾經看見他用過的，這個玩意兒很可以賣錢啦！

租房者  
怎麼？這麼一把破傘還可以賣錢麼？

海二爺  
不止賣錢簡直可以賣大錢，現在有許多人都想得馬金川一點東西作紀念，這把雨傘我要賣不了

幾十塊錢纔怪呢。

租房者  
你乾脆說，你從前認識他嗎？

海二爺  
何止認識，簡直熟了。我們是多年的鄰居，開審的時候我還爲這個案子作過証人呢？

租房者  
不錯，我好像在報紙上見過你的名字。

海二爺  
我要是留心研究這個案子，你就決不會不知道我這個人，因爲我是這個案子最主要的証人，所

有証人中，只有我是真正的認識馬金川的全家的。

租房者  
那好極了；我很想知道這個案子的一切詳細情形。

海二爺  
那容易得很哪，假使你租這房子的話，我們不是鄰居了嗎？你瞧，

(手指窗外。)

那就是我的家。

租房者 很好，因為無論什麼案子總有點事情是普通社會所不知道的。

海二爺 您這話一點也不錯。

租房者 這案中有一件極重要的木器，就是攔照相藥水的小櫃子，以前擺在什麼地方，你知道麼？

海二爺 (指正面門外樓梯底下。)

就擺在這個地方，你看不是還有那個櫃子的印兒那嗎？

租房者 那麼，那洗照片用的毒藥水就擺在這櫃子裏嗎？

海二爺 對啦！

租房者 他們每天大部份的生活都差在這間屋子過嗎？

海二爺 一點也不錯，他們吃飯看報，孩子作功課，太太作活計，都是在這屋子裏，馬金川總喜歡坐在

這裡。

(指窗可。)

我在我家裏總看見他的頭在窗戶裡面。

租房者 (走到窗前。)

現在我完全可以揣想犯罪者的心理了。他坐在這裡，時時被謀殺的念頭威迫着，他一定奮鬥過，可是最末他還是降服了。

(走向樓梯下。)

這個櫃裏的毒藥好像在命令他殺人，他就像瘋了一樣。拿起毒藥，打開瓶子，倒在盃裡給他夫人喝了。他就這樣的殺了人。

海二爺  
租房者

我想，不見得這麼簡單吧，

牆要是能說話，我們就可以知道這一切的真像了。我將來總會問它們。

你信它們不如問我，因為我曾經看見他們夫妻多少次的爭吵，近年來雖然安靜多了，可是馬金川對於他太太厭棄的心早就種上根了，你聽我說：兩年前，他們還在過苦日子的時候，賬主子天天在他們門前逼命，而這位太太又真不會理家，在這種環境之下怎麼會不把一個人急瘋了呢。好在馬金川以後發了財，不過他一發財可就不不實了，他們大家總問馬金川殺他的夫人幹嗎

？……幹嗎？……

（幕閉）

## 第一幕

第一段：（佈景同前，加上後面寫的木器。）

時間：兩年以前，冬初之一晚。

（外面雨下得很大，在閃電中，有時自窗戶可望見園中被風雨震搖之草木；壁爐內有火，爐臺上有坐鐘，花瓶，左邊有食廚，牆上掛着一幅畫，一份對聯，幾幅放大的照像，室中有一桌，幾把小椅子，窗台置花兩盆，窗前小書架上有一水罐，同活計籃子一個。正面左邊食廚上有一瓶酒，在開正面門時可以看見，樓梯下有一小櫃，一把扶手椅，放在窗前書架旁邊。）

（幕開時馬金川坐在桌之正面，嘴裡不耐煩的咬着鉛筆，眼睛怔怔的看着他纔作完的一個很長的賬單。因爲不放心又打算盤算過一遍。他是一個四十五歲的外國銀行僱員，臉上顯着失望，失眠的狀態，他的呢製衣服已將磨破，但還刷理得很清潔，他夫人阿南比他年輕十歲的樣子。穿着甚爲儉樸，是一個慈祥溫和的婦人，坐在她丈夫的右邊，作着活計，他們的女兒娜如，一個十六歲的美好的孩子，坐在馬金川左邊，正在寫功課，因爲對於功課的注意，沒有注意到她父母的焦急，她不斷地用腿踢桌腿。）

馬金川（憤怒地）。

娜如，你到底有完沒完哪？我這已經够煩的啦，你還想踢炸了我的腦子嗎？

娜如 對不起，爸爸，我沒留神。

（一度沈靜之後，馬金川用手指梳自己的髮，阿南很憂愁地望着他。）

馬金川 哼！你沒留神？這年月真是反啦！不年不節地就這樣往家裡送賬單子。還是逼着你非還不可？

阿南 這回的賬目又不少吧！金川？

馬金川 這裏的賬單還不全，你猜猜看，已經是多少錢了？二百八十多塊。

阿南 二百八十多塊？——不能吧？

馬金川 不信，你自己算算看。

（他將草草交給她）

八十五塊九毛六，還有一大半賬單沒有送來哪！

阿南 哎呀，這可怎麼辦哪？

馬金川 你說怎麼辦？

（一個沈重的靜默）

阿南 我們總得想個法子。

馬金川 自然得想法子囉，可是想什麼法子呢？我已經想了好幾天了，腦子都要裂了，你要早知道打算

一點，我們也不至於弄到這個樣子，你知道光是牛奶一項，就是三十塊，我們怎麼能吃得三十塊錢的牛奶！

阿南 從前給現錢的時候，倒花得少，現在給不起現錢了，賒起賬來，總是不知不覺的花出了頭。

馬金川 我們總應該照着我們的收入花費纔對，照現在情形簡直我們就要破產了。你太不會打算了。

阿南 你這話說得可不對，有些個賬並不是完全我一個人欠的，裏邊有許多並不是我們日常所用的東西，你想想看都是誰欠的債？

馬金川 我真不知道你所說的是什麼東西。

阿南 什麼東西？你想想，自從你在外國銀行做事，別的沒有學會可學會了許多不好的洋習氣，豆腐漿不喝，偏要喝外國舖子的牛奶，再說你那些個照相用的藥水，器具，用得着那許多嗎？

馬金川 這還是減薪以前的事情哪。

阿南 不管以前以後，反正這筆賬是不少，再加上最近你在藥房裡所賒的那些照相用的藥水，叫作什麼鉀<sub>2</sub>着？這總不是我欠的債吧？

馬金川 什麼鉀，我不知道你說的是什麼？

娜如 爸爸，我知道媽媽說的就是那櫃子裡，上面還有一個紅紙條寫着毒藥的那一個瓶子。

馬金川 啊！不錯，我想起來了，毒藥對了，也許這一半天我們有用得着的地方。

（娜如用兩眼驚異地望着她的父親。）

阿南 金川，你這是怎麼說話？

馬金川 我說的是我所要說的話，用幾滴就可以使我們一家大小走到快樂的世界去了，……我好像在那本書上看見過這麼一段。

阿南 你怎麼說這種瘋話？你難道不怕嚇着孩子嗎？

馬金川 天有不測風雲，將來還不定怎麼樣哪！你想我們的錢到底怎麼辦？至少有十天我晚上睡不着覺啦！（用兩手抱着他的頭）

阿南 （極溫存地）。

好啦，金川，你別着急吧！

（阿南看見娜如害怕的樣子，便用眼光安慰她的女兒，使她放心寫她的功課，她自己走到書架邊，將上面放著的活計籃子取來。）

馬金川 你大概把我的白蘭地忘了吧？

阿南 忘倒沒忘，不過……

馬金川 不過什麼？

阿南 不要說了吧！說了你又要生氣。

馬金川 不要緊，你說吧！

阿南 萬掌櫃說：他們的酒不是白喝的，你要再不還錢，不單酒不賒，而且連日用的油鹽都不送啦！

馬金川 （大怒）

這是老萬說的嗎？好，我將來非同他算賬不可！一個人不幸到這個地步了，還要忍受一個雜貨店奸商的侮辱，好，你別忙，早晚有一天收拾你！回頭我們的街坊海蒙海二爺來了，你可要留神，不要讓他看見我們的酒瓶。

阿南 那自然啦！

馬金川 酒瓶裡也只有兩盃酒了。我還要借牠的力量睡一宵好覺，也好忘一忘我們的憂愁。

阿南 是啦！

馬金川 你沒告訴老萬說我們月底一準還賬嗎？

阿南 他就不肯聽我說話嗎，他看見我來了，就同我嚷了一頓，他說他等得夠了，他說他……

馬金川 他說他怎麼樣？



阿南 他說他要上法院去告我們，讓法院派人來拍賣我們的傢俱，他還說要上銀行裡去見你們的行長呢！

馬金川 好，這回可算完了，那我就非被開除不可！那咱們就竟等着死吧！

阿南 也許萬堂櫃的說這個話是吓嚇我們。

馬金川 不能，不能！他這個人說得到就作得到。這個人真是可惡極了，其實他的賬並不算很多，比他多好幾倍的賬主子有好幾位呢，他們該怎麼樣了。要都照他這樣，他們還不拿修腳刀把我刮了！

阿南 那麼，咱們就先還他一點使他平平氣好不好？

馬金川 （在屋中走來走去。）

哼！還他一點？我們不到月底是一點進款也沒有，而今天纔是十三號，再說這半個月的日子，還要過呢。……真得說是他媽的倒霉！剛巧這幾天我有一個發財的機會，又偏偏趕上我們這困難，真是天生造定要叫我們窮死的。

阿南 怎麼一回事？

馬金川 有許多股票券過幾天就要飛漲，實在是個萬無一失的機會，今天早上，我們那個管買賣股票的同事，把這個秘密告訴我啦，不過我沒錢也是枉然，真他媽的倒霉，這簡直是要把我急瘋啦麼？（一時間的沈靜。）

阿南 你不能向你的同事先借一點嗎？

馬金川 借！我早就借遍了！

(坐下。)

這正是使我最著急的一點，只要他們誰跟行長說一句話，我的飯碗就算完了！你知道我們行裡的規矩是向來不用一個有虧空的行員的。

阿南 不過你在行裡已經有十幾年了，他們難道能夠說辭就辭嗎？

馬金川 哼！他還管你那些個，他難道還要同你客氣嗎？這已經不是一次了。多少行員都是這們散的。

……  
(沈靜。)

真若是那樣我們更完了，我們難道真有臉到街上去要飯嗎？

阿南 馬金川！我真後悔，我難過極了。

馬金川 與其現在後悔，你從前省一點兒好不好？

娜如 爸爸！媽媽已經够省的了！上回媽媽病了，連醫生都不肯請。這兩天因為老媽子賺錢，連老媽子都不雇了……

馬金川 (極大聲。)

誰跟你說話呢！小姐，等人請你說話，你再說！

娜如 真的，爸爸，媽媽……

馬金川 你還有完沒有？給我睡覺去，滾開這兒！

娜如 我的功課還沒有作完呢！

馬金川 你早幹甚麼來着。好啊！跟你爸爸頂起嘴來啦，你在學堂裡就學的是這個嗎？好啊！我省吃省

穿地送你入中學，原來這是我的報應。

娜如

(含眼淚。)

我知道孝順爸爸。……

馬金川

對啊！哭吧！蒙吧？這還不够我急瘋了的，是不是？

阿南

馬金川，算了吧，孩子也不是故意招你生氣！

(向娜如。)

我看你還上裡間作功課去吧，裡間的火還沒滅呢；

娜如

幹嗎呢！媽媽！我還想在這兒作。

馬金川

你媽說話難道你不聽嗎？還不快去！

(娜如很高興地拿了她的書本同筆記。忽然有拉鈴叫門的聲音，三個人不約而同地怔住了，馬金川看着鐵低聲說。)

八點半了！

阿南

這也許是我們的街坊海二爺吧！

馬金川

不能够，他向來不會這們晚跑來呀！……

(沈靜。)

對啦！一定是工部局叫人拍賣來啦！這個老萬辦事真快呀！

阿南

金川，你別吓傻啦吧！那有大晚上來拍賣的。

馬金川

真個地，我簡直是瘋啦！

（鈴聲又響，馬金川想去開門，又停住。）

娜如你出去瞧瞧是誰？

（馬金川與阿南注意地聽着外面有一個男子的聲音說：「要找馬金川先生」。）

梅傑音（在門外。）

馬金川先生是這裡嗎？

娜如是的，請進來吧！

（馬金川站着不動，阿南走近他去，把手扶在他的胳膊上。）

爸爸！有個客人找您。

馬金川姓什麼，你也不問一聲，就這樣請人進來麼，真不懂規矩。

（梅傑音上，他是一個二十來歲的青年，身體高大，穿着一身極考究的旅行衣服，臉色被海風與日光吹曬得發黑，成了棕色，進來看見馬金川夫婦害怕的樣子站住了，怔一會，就微笑了，娜如在這時關上了門。）

梅傑音抱歉得很，我無端地使你們如此發驚，看你們的樣子好像把我看成魔鬼了。其實我差不多也是一個鬼子啦！

馬金川並不是……不過……

梅傑音好極了，我立刻就看出來了你一定不認識我吧。

馬金川對不起！我實在想不起來了。

梅傑音那不足怪，因為您看見我的時候我纔四歲，我是梅傑音。

馬金川 梅傑音？

梅傑音 是的，梅傑音，我就是您的外甥。

馬金川 噢！想起來了，真的嗎？你就是我妹妹娜英的兒子嗎？那我怎麼說不認識呢？

（他上前拉住他的手。）

對不起，因為我們這裡晚上沒有什麼人來，尤其是外鄉人來，你來見見吧，這就是你舅母。

梅傑音 （向阿南拉手）

舅母您好！

阿南 真想不到，你是從那兒來的？

梅傑音 是的，我真好像是從天上掉下來似的，是不是？我是從日本回來。

阿南 娜如你見見，這是你表哥，（向梅傑音）這是你表妹娜如。

（梅傑音同娜如很不自然地握了握手。）

馬金川 你看，我們爲紀念你母親所以給她的小名叫娜如。

梅傑音 我早就看出來啦。

馬金川 （不大自然。）

請坐吧！你給我講講你們那邊的事情吧！

梅傑音 好，好，不過先把我的汽車開發了吧！

馬金川 怎麼你坐汽車來的嗎？

梅傑音 是的，它還等着我哪。因爲我剛纔不知道能不能找到你們。

馬金川 好，好，你去吧！娜如，你陪着你表哥去罷。

梅傑音 （走出門去，娜如陪他出去，馬金川同阿南交換一個眼光）。

馬金川 你聽見了沒有？他是坐汽車來的。

阿南 金川，他要是能幫我們一點忙纔好呢。

馬金川 我知道，我知道，我早想到啦，你看見他穿的衣服了嗎？真是闊極了，再說，一個人從日本回來，總不能不帶點錢，真是俗語說的，喜從天降。我們這回子有救啦！

阿南 可惜我們沒有多少白蘭地了，你多少也得請他吃點東西。

馬金川 白蘭地？我還要留着自己喝的，他也許不會喝酒，別說啦，他來啦。

（馬金川走向門去接他，阿南把賬單藏了起來，把桌子收拾整齊，梅傑音進來，馬金川助他脫外衣。）

梅傑音 （看着牆上掛的相片。）

啊，舅舅！你也研究照相嗎？

馬金川 我很喜歡這門，可是總弄不好。

梅傑音 我是非常喜歡照相，我有一個最新式的照相機，好極啦！可惜在行李箱子裡，您還有別的照相嗎？可以給我看看吧？

馬金川 我沒有什麼好的，到這兒來暖暖和暖吧！今天天氣真壞極啦！

（大家都圍着桌子坐下。）

梅傑音 是的，這地方的天氣真可怕，又是風，又是雨，冷得真有些受不住，有人說中國北方的天氣總

是這個樣子，真的嗎？

馬金川 不然，不過冬天總是沒有好天氣就是啦，你這是從那兒來呀？

梅傑音 我是在東車站下的車，我把一切的行李都存在車站，叫了一輛汽車，就來啦。

馬金川 天津的汽車可真不便宜啊！

梅傑音 哦，我也沒跟他們細算就給了他們十塊錢，您住這地方離車站真遠，天氣又壞。

馬金川 可不是，不多，不多。

（馬金川和阿南交換了一個眼光。）

你母親好嗎？

梅傑音 媽媽去世啦，快一年了。

馬金川 真的嗎？真想不到，唉！我可憐的妹妹！

梅傑音 因為父親去世之後，她老人家也就一病不起了。

阿南 怎麼你父親也不在了麼？啊！你還有兄弟姊妹嗎？

梅傑音 沒有，怎麼？你們並不知道母親……

馬金川 不知道嗎？咳！真不該，我們因為一點小口舌差不多有五六年沒通訊啦。簡直的說自從你父親

到日本去了，我們就沒有怎麼通過訊，只是前幾年找你母親啦，給她寫過一封信，可是她也沒有給我寫回信，聽說你父親在海運公司有一個很好的位置，是不是？

梅傑音 是的，在日本沒有幾年就作了海運公司的經理。

馬金川 真的嗎？這可真是長足邁進啦！一定是賺了不少的錢啦？

梅傑音 是的，發了一點財。

馬金川 那麼，你總是要繼承你父親作經理囉！

梅傑音 不，父親死了之後，母親就把公司賣了，因為我年紀太輕，管不了這麼大的事，我母親又怕找不着可靠的人，所以把一切的都變成了現錢，我是去年纔在大學堂畢業的業。

馬金川 那麼說，你這次完全是爲娛樂而旅行囉！

梅傑音 不是的，我總想回國來替祖國作一點有益的事情。

阿南 你怎麼會找到我們家裡來呢？

梅傑音 這並不奇怪呀，媽媽常同我說起你們，她很想來找你們，臨死的頭幾天，還找出你們的住址來給我看，所以我這次來，一半也爲的是了結我母親的一個心願。

馬金川 你說這話真使我難過極啦！……可惜我們的房屋太狹小，再說又沒有客房，我真是抱歉得很！

梅傑音 我來看你們，完全沒有這種用意呀！

阿南 我們不是這麼說，我們是說要能够接待接待你，那是多麼好哇，無奈地方太小，真使我們難過極啦！

梅傑音 舅母，不要客氣吧！我一直到您這兒來啦，因於我剛纔回國對於一切都不知道，我想您一定能幫助我找一個好旅館。

馬金川 那自然啦，不知道你要住那一種旅館。

梅傑音 在船上有人同我說中華飯店很好。

馬金川 敢情很好！那是天津第一等飯店再比它壞十倍也還是個好旅館，不過價錢上也特別地貴，好在



這對於你，也沒有多大關係吧？

梅傑音 那沒有關係，我總可以試試，要是不合適，以後再換。

（馬金川同阿南交換了一個眼光，梅傑音忽然看見了娜如睜着兩隻大的眼睛看着他，就向她微笑。）

娜如 （極和藹而又極膽小地）

嗯！……你看見過袋鼠嗎？

梅傑音 袋鼠？當然嘍，看見過的！我在日本動物園見過的。

娜如 真的嗎？牠們肚子上是有個口袋嗎？

馬金川 （笑，故意作爲慈祥的樣子。）

袋鼠！這真是哪來的話！

（梅傑音也笑。）

嚶，這孩子呀，想起的事情來都是奇怪的。

（轉過臉來瞪了娜如一眼，把眉尖一皺，指示正面的門，娜如站起來，馬金川故作驚異）  
怎麼你這就睡覺去嗎？

梅傑音 （向娜如伸手。）

表妹，明天見！

（娜如不自然地同他拉一拉手又向他點了一點頭，回頭就跑了。）

馬金川 這個孩子真奇怪！阿南到底拿點什麼東西請請我們外甥呀？

阿南 哎呀，真不湊巧得很！

梅傑音 請您不要客氣，我已經吃過晚飯了，不過，我很想抽一隻煙，假使能允許的話。……

阿南 那裡來的這些規矩？這還用說嗎？不用拘束吧！

馬金川 等一等我拿給你。

（當他在衣袋內找烟的時候，梅傑音自他衣袋裡取出一個很大很厚的皮夾子，一面裝着香烟，一面滿裝着紙幣。）

梅傑音 請您先嚐嚐我的吧！

（馬金川看見了那許多的錢怔住了。）

馬金川 噯，你這個皮夾子可真好看哪！

梅傑音 我這個皮夾子真寶貴啦，這是我媽媽在我二十歲生日的那一天，送給我的，這種皮夾子是世界上最細，最堅固的。

（拿皮夾子給馬金川看。）

馬金川 （翻來翻去地看皮夾子。）

你裝得太滿啦！

梅傑音 這是一個很平常的牌子。

（馬金川笑。）

哦，你說的是錢票子，那倒是真正日本國家銀行的。

馬金川 （將皮夾還梅傑音）。

哎呀，一個少年人出門帶這許多錢，很危險哪！

梅傑音

沒有什麼，這是我帶着零用的，整批的款子都換成白金，鑽石縫在我的內衣裡呢！

（一個相當長的靜默，馬金川走向壁爐，點燃香烟，好像在沈思。）

阿南

（浮話，找話。）

路上還遇見什麼風浪吧？

梅傑音

嘿，風浪大得很，尤其是快到渤海的時刻，整整兩天，沒得安靜。

阿南

你不暈船吧？

梅傑音

一點兒也不暈。

阿南

你打算在天津久住嗎？

梅傑音

我還沒一定，我很想研究研究建築，你可以告訴我說天津都有什麼重要的建築嗎？

阿南

著名的建築嗎？哎呀！等我想一想看，有一個官銀號。

梅傑音

這恐怕是近代的建築吧？

阿南

你要看古代的建築，那裡有城裡的鼓樓。

馬金川

（叫像忽然醒了。）

他又不是是一個小學生，難道他連這些個小事情還不知什麼？

梅傑音

中國的鼓樓倒是一種值得研究的建築。

馬金川

真的嗎？我們知道它是一個老年的東西至於它真正好在不在那裡，我們倒不知道。

（馬金川好像心裡很急燥，他看了看食廚上的酒瓶，似乎決定了一件事情。）

阿南你要是頭疼，你就去睡吧，外甥又不是外人，用不着和他客氣。

（阿南起身，梅傑音亦站起。）

梅傑音 對不起得很，我不知道舅母身體不好，您歇着吧，我也要走啦。

阿南 不要緊，不要緊，你就跟你舅舅談談吧，他難得有個人和他談談，我也不客氣了，我先上樓去睡覺啦。

梅傑音 （和阿南握手。）

好，祝您晚安！

阿南 謝謝你，到底你們到過外國禮節多，再見吧！你可以天天來是不是？這同你自己的家一樣。

梅傑音 一定，一定！

阿南 （向馬金川。）

那麼我們也明天見啦，也許你上來的時候，我已經睡覺啦。

馬金川 好吧，明天見！

梅傑音 舅母，明天見！

阿南 明天見！

（下）

梅傑音 我也坐不了多久啦。

馬金川 咳！你忙什麼呢，我向來睡得很晚，多坐一會兒，沒關係，你這次回國來都打算作什麼事情？

梅傑音 我還沒有決定，我打算明天先叫一輛車到各處逛一逛，看一看我母親常提起的地方什麼事

闌，南市。

馬金川 你父親在國內還有家嗎？

梅傑音 我家是一個人也沒有了，就是親戚也只有您這一家啦。

馬金川 真的嗎？

梅傑音 可不是，日本我的朋友不少，可是在中國除了您，舅母，表妹以外，我是一個人也不認得啦。

馬金川 噢！噢！

梅傑音 剛纔我來的時候，在汽車上想起來，很傷感，我簡直是一個無家可奔的野孩子。

（他慘笑）。

這真笑話得很，我真有點兒孩子氣。

馬金川 不然，不然，我很明白你的感慨，你想長久住在天津嗎？

梅傑音 要能找着一件我所喜歡做的事情，那我就一定長久住下來。

馬金川 這麼說，你帶的這些錢總得想法讓他生生利纔好。

（把椅子靠近他坐。）

你母親跟你說過我是在什麼地方作事嗎？

梅傑音 說過的，您不是在一個外國銀行作事嗎？

馬金川 對啦！在茂利銀行，已經十幾年啦，我專管買賣證券的事。

梅傑音 我對於證券買賣上的完全外行。

馬金川 在我這一行內，真正內行的可以說是太少了，我跟你說，你今天到我這來真得說是好運氣，巧

極啦，我趕巧有一個千載難逢的發財的機會。

梅傑音 怎麼呢？

馬金川 在銀行關於證券行市的漲落，我比誰都先知道。

梅傑音 （還是不懂。）

那有什麼關係哪？

馬金川 現在有一種股票，價錢非常低，誰也意想不到，這兩天它要飛漲起來，這不是一個極好極準的

發財的機會嗎？

梅傑音 這是什麼意思？

馬金川 咱們要能够把這種股票買上一點，那麼我們馬上就可以發一筆大財。

梅傑音 怎麼呢？

馬金川 這種事情專看運氣，今天這個機會我已經等了一輩子了，我剛纔在着急，眼看着坐失了這個良機，而你居然來了。這我不是運氣是什麼？

梅傑音 我不懂您這話。

馬金川 怎麼，你還不懂，你出資本，我出計劃，咱們爺兒倆這個合作一定無疑是可以成功的。

梅傑音 其實呀，我也沒多少錢，我恐怕……

馬金川 並用不了多少錢，有個幾千塊錢足够了。

（梅傑音感覺不安，馬金川愈說愈有勁。）

這簡直簡單得和一二三一樣，只要你把錢存在我們銀行裏，再給我一封委託的信，那裡該買該

賣，我都隨時給你辦了，頂多一個禮拜，我們這筆財是發成了。

梅傑音 真是抱歉得很，我想……

馬金川 這是決無危險的我可以完全担保。

梅傑音 實在是怕危險，而且我也不願意作這種買空賣空的事情，我母親因為銀行靠不住，所以寧願把錢換了白金在家裡存着，也不往銀行裡送。

馬金川 (失望。)

怎麼？我真不懂，財運來了，你還把它推出門去嗎？

再說，這也不是什麼不名譽的事情呀！

梅傑音 不是爲這個，不過這些事與我這次回祖國來的志願完全相反的，請您不要說啦！我決計不願意作這種事。

馬金川 (在一個沉默中，自己鎖定了，坐下。)

好吧，我們談別的吧！

梅傑音 我要走了。

馬金川 你再坐一回兒吧！你要是現在就走，我還當你是和我生氣呢！

梅傑音 沒有的事，我們不必談這個了吧！

馬金川 我總要同你解釋，我想你總會明白我的，你知道嗎？我現在很困難，有許多銀錢上的困難。

(梅甚焦急的樣子，馬說得很快。)

你看我們這一家三口吃的，用的，穿的，真不容易維持，以前還好，自從減薪之後，簡直地糟

極了。我要是不能立刻找到一千多塊錢，那我簡直就算完了。現在已經就有人，想要到法庭告我！要把我們的傢俱拍賣，拍賣！這簡直是把我們的名譽完全喪盡了，我們雖然不是什麼體面人，究屬我們還是一個老家庭。

梅傑音  
(很爲難。)

我實在抱歉不過。

馬金川  
(極慘的樣子。)

我要失掉了名譽，那我非自殺不可。我想同你商量，商量。

(他望着梅，梅轉過臉去。)

我再沒別人能够帮我的忙，你能不能借給我一千塊錢，到月底我就可以還你一部份，我可以發誓在不久就可以還清。

梅傑音  
我真抱歉，我雖然有錢，可是一切都有了支配，我真對不起。

(站起來伸手給他。)

晚安，我們再見吧！

馬金川  
(慌亂極了。)

你不能這麼就走哇！

梅傑音  
我要走了。

馬金川  
我不能讓你這麼走，我想你一定生了氣，從此不來了。

梅傑音  
認真說起來，我也實在不想再來了，我本來很喜歡找到了我母親的兄弟，因爲在這世界上，只



有您這裏是我的家屬了，沒有想到我才到，您就反來覆去地同我要錢？……我這話說得很無理，只好請您原諒吧！

馬金川

（很慚愧的樣子。）

這實在是我不對。

梅傑音

我的話也太魯莽了。

馬金川

好吧，咱們喝杯酒，以前的話就算沒有說好吧！

梅傑音

當然奉陪，不過請您快一點兒吧，時間已經不早了。

馬金川

就來，就來，請你坐一回兒。

（他從壁爐上拿一張照片，遞給梅傑音）

你看看這照片裡面的人都是誰？

（他走向食櫥。）

梅傑音

這不是你們的結婚照片麼？

馬金川

對了。

（他把酒倒在兩個杯子裏。從此時起外面雷聲漸漸地大起來）

噯，這是什麼聲音呀？

梅傑音

我沒聽見哪！

馬金川

好像是你表妹叫我，請你等一等，我得上樓看一看去，因為這孩子怕雷電的。

（他趁梅不注意低頭看像片的時候，拿了一個杯子走向樓梯底下的一個小櫃子，從裡面拿出一

個帶紅條的小瓶子就上樓去了。) 你等一等我就來。

梅傑音 好！好！

(馬金川上樓去了，梅傑音看像片，馬金川回來把通樓的門關上。)

馬金川 我聽錯了，他睡得很安靜，剛纔一定是風的聲音，今晚這雨可真是不小呀！

梅傑音 (看着像片。)

這個是我的媽媽，是不是？

馬金川 對了。

梅傑音 那麼……這個小孩兒就是我了。

馬金川 (馬把他從樓上拿回來的杯子遞給他，眼睛望着他不動，很勉強地說。)

對了，對了，祝你健康

梅傑音 (舉起杯子。)

祝你健康！(見馬注視他，漸覺奇怪) 噯呀，舅舅您瞪着眼睛看我幹嗎？

(第一段完)

## 第二段

佈景 同上

時間 次日下午四時。

(窗戶開着。)

(阿南澆窗臺上擺着的花，娜如拿着她父親昨天晚上穿的衣服進來，衣服完全皺亂了，上面有許多

乾了的泥點。)

阿南 昨兒晚上雨真大呀，你看把這園子冲得好像有人刨過的，衣服乾啦嗎？

娜如 差不多乾啦。

(阿南接過衣服。)

阿南 真格的，你爸爸怎麼把衣服弄髒到這個樣子，你去找一個刷子來吧，能不能刷乾淨還是一個問題。

娜如 真的，爸爸昨天晚上做什麼來着？他是跟我表哥出門來着麼？

阿南 他沒跟我說，今天早晨，他的神氣很不好看，所以我也沒問他。

娜如 是呢！他午飯什麼也沒吃。

阿南 他吃啦，吃了兩碗飯哪！

娜如 他沒吃，他倒給我了。

阿南 真的嗎？

娜如 他在你出去的時候他就倒在我的碗裡啦。

阿南 爲什麼呢？

娜如 他說他不餓，他又怕你不放心。

阿南 好孩子，虧了你告訴我說。

(忽然改變了意思。)

不對，不對，既然爸爸不叫你說，你就不該告訴我。

娜如 是的，可是我想過，還是叫媽媽知道好，他說他腰酸極啦，離開飯棹的時候，他差不多都站不起來啦。

（娜如走向食櫥）。

阿南 這準是他的瘋濕病又犯了，那還用說，把一身淋得那樣子。

（刷衣服。）

真是他幹什麼來着，真奇怪，這件衣服叫洗染局洗去罷！我們自己沒法子弄乾淨的。

娜如 瓶子裏一滴酒也沒有了。爸爸又喝醉了吧。

阿南 娜如，不許你批評你的父親！再說，昨天晚上酒也沒多少了，我想你表哥也不會請他出去喝酒吧！噯，奇怪！

娜如 什麼，媽媽。

阿南 酒杯子我沒找着，你爸爸把酒杯擱在那兒去啦哪？

娜如 爸爸也許拿到樓上去啦吧？

阿南 沒有啊？

娜如 媽媽！

阿南 什麼事？

娜如 我想都是萬堂櫃的不好。

阿南 也許。

娜如 萬堂櫃真的來拍賣我們的傢俱，那怎麼好哇！

阿南 這個你放心！你爸爸早已經把錢給了我啦，我已經還他啦。

娜如 爸爸不是一個錢都沒有啦嗎？

阿南 他是沒有的，我想，是你表哥借給他的。

（娜如坐下。）

娜如 這才是好運氣呢，媽媽，我表哥真好！他昨天晚上甚麼時候走的？

阿南 我想他走的很晚吧？我沒有聽見你爸爸上樓，他一定睡的很晚，有兩點多鐘的時候，有一陣暴風雨，可怕極啦，就好像有人在樓拉棹子似的，又好像有人在園子裡頭鋤地刨地似的。

娜如 還好，我睡了，要是，我聽見了，那可要吓死我啦，媽媽，你聽我表哥真是一個美男子，是不是？

阿南 那自然，你姑媽作小姐的時候就真美極啦！

娜如 媽媽，中華飯店在什麼地方？

阿南 中華飯店是天津最關最大的飯店你問這個幹什麼？

阿南 我想知道知道。

娜如 我現在沒有工夫給你講這些個，你去燒個烙鐵來吧！

（娜如下，聽見街門開了。）

你聽你爸爸回來啦。

（馬金川進來，身上穿着一件藍嗶嘰的衣服，戴着帽子，拿着大衣，肘下還夾着一個紙包着的酒甌子，他臉色很白很疲倦的樣子，他的動作很急燥，他的神經好像受了很大的刺激，他不

地走向窗戶望着花園。）

金川，你回來啦？

馬金川 沒有人來嗎？

阿南 沒有。

馬金川 真沒有人來麼？

阿南 真沒有人來啊！爲什麼？

馬金川 不爲什麼。

（他走向食櫥，放下酒瓶。）

阿南 金川，你怎麼啦？

馬金川 沒有什麼，你還過了萬掌櫃的錢啦？

阿南 還啦，他說他抱歉的很。

馬金川 那自然嘍，見了錢又抱歉，從今兒起，咱們再也不同他交買賣了。

阿南 其實他並不是一個壞人。

馬金川 我們有錢，那兒買不了東西！他的氣我算是受够了啦！

阿南 好啦！好啦！你用不着生氣，我們從此不上他那兒去就是啦！

馬金川 孩子呢？

阿南 在廚房呢！

馬金川 （脫帽掛大衣。）

其餘的賬你也都還啦？

南 都還啦，就是肉鋪還差一點。

馬金川 好，我回頭，再給你。

阿南 咱們外甥，這孩子是真可愛啊！

馬金川 可不是嗎？

（打開酒瓶。）

阿南 按說他這點年紀，居然能作這麼漂亮的事，真是少有。

馬金川 少有！

阿南 你是喝茶啊，是喝咖啡啊！

馬金川 不喝！

阿南 並不費事，一會兒就得。

馬金川 我跟你說不喝不喝啊！老是這麼麻煩！

（對着酒瓶喝白蘭地。）

阿南 好啦，好啦，別喝了吧！

（一時間的靜默。）

昨天晚上你幹嗎來着？

馬金川 （大驚。）

你說什麼？

阿南 我是問你昨天晚上幹嗎來着，你看你那衣裳。

馬金川 我捧着啦！

阿南 你捧着那兒啦，怪不得你腰痛。

馬金川 沒有什麼。

阿南 你沒捧着那兒，別看有暗傷吧，你今天臉色可真不好看哪！

馬金川 不要緊，不要緊。

（忽然外邊有人拉鈴，馬金川向後一退靠在食欄上，極駭怕的樣子。）

阿南 我去看看去。

（忽然看見她丈夫的驚恐。）

金川你怎麼啦？

馬金川 沒有什麼，我忽然覺得心裡不好受。

阿南 你準是着了涼啦，真個的，你怎麼把衣裳淋的這麼濕？

（她出去，馬金川也走到門前去望，海蒙海二爺進來了。）

海蒙 老馬你好啊？

馬金川 喲！海蒙二爺，敢情是你啊？

海蒙 不是我誰？你們這兒還能來什麼貴客？難道說委員長還能來拜會你們嗎？你好嗎？

（阿南進來。）

馬金川 好！謝謝你。



海蒙 馬太太好哇？

阿南 我很好，海太太好啊？

海蒙 很好，謝謝您。不過我看金川今兒好似不大舒服似的。

阿南 可不是，昨兒晚上淋了一身雨，到底我還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呢？吃完晚飯的時候來了一位……

馬金川 (大聲。 )

你這個人總是這門囉嗦，討厭極啦。

(向海蒙。)

來吧！咱們喝杯酒吧！你要儘聽她的，那可就沒有完啦，阿南給我們拿個杯子來。

阿南 食櫥裡沒有嗎。

馬金川 沒有。

(阿南出)。

海蒙 怎麼樣？事由不錯吧？

馬金川 不錯。你呢？

海蒙 就算對付吧！你怎麼老不上我那打牌去啦

馬金川 真個的，可有些日子啦！

海蒙 你這兒沒出什麼事嗎？

馬金川 出事？我這能出什麼事！

(他不由己的望着窗戶。)

海蒙 我是這們說啊，沒有事很好。

(他也看了看窗戶。)

你種園子來着嗎？

馬金川 沒有呀！

海蒙 你看那園子裡有一塊地，好像是誰刨過似的。

馬金川 可不是，這准又是隔壁的那個狗。

海蒙 (笑。)

你這個狗花匠可倒不錯。

馬金川 (也笑着)

得啦，謝謝你吧！別開玩笑！

(阿南進來，拿着一個杯子和一瓶涼開水，阿南倒酒。)

阿南 請吧！

海蒙 謝謝，祝您康健，我想起來一件事情。

馬金川 甚麼事情呀？

海蒙 有一所房子要賣，你知道我們街上，這幾所小房子，房東都要收回翻蓋，所以我想起來啦，同你們說一說，與其租房子不如買一所小房子倒好，巧啦，我知道正有一所房子要賣。

馬金川 我們並不想搬家。

海蒙 我們總可以說一說啊。

(向阿南。)

你不是總嫌這個地方太偏嗎？

阿南 不錯，我跟你們太太說過這話。

海蒙 那好極啦，現在的機會到了，並不比這兒貴，可是交通比這兒方便多啦！

馬金川 我說過不搬家。

(看了看花園。)

我這輩子也不搬家啦！

海蒙 一輩子？這話未免說得太遠了吧？金川你聽我說……

馬金川 你不用說，就是把皇宮給我我也不搬家，這話够明白的啦吧？

海蒙 好好，其實我是完全想要替你幫忙呢！我真沒想到你是這們樣愛這一所房子。

馬金川 (生氣。)

我愛不愛這所房子，與你有什麼相干？其實我看你倒很愛這所房子，不然你也不會常來了。

海蒙 噯呀！你那兒來的這們大的氣呀？

阿南 馬金川！海蒙二爺，是爲我們好啊！

馬金川 我知道，我知道，對不起得很！你不要再說搬家的話啦，我們是永遠不搬家啦！

海蒙 好，就這們辦。

(喝酒，望着阿南。)

阿南 你沒到街口那新開的舖子裏去嗎？聽說好極啦，一切的時髦的化妝品？衣料都有。我打門口過，還沒進去過。

海蒙 是一位女太太開的，她叫作什麼格西太太。

阿南 這不像是一個中國姓呀！

海蒙 是的，她是嫁過一個法國軍官，現在這軍官回國去了，所以剩了她完全是自己謀生，她的房子也是我經手替他租的，人是漂亮極啦，你沒有碰見過她嗎？

阿南 沒見過。

海蒙 你要再碰見她，決不能不注意的，她的頭腳，身段，眼睛鼻子嘴兒，無一不好，要是說起話來，更是令人可愛。房東那天見了她簡直就傻啦，她說什麼是什麼，一切都由着她，我真沒見過我們房東對房客這麼要好的。

阿南 那不用說，一定是一位風流人物啦！

（馬金川走近窗戶，目不轉睛地望着園子。）

海蒙 那還用說，你可留神點馬金川，他要見了她非瘋了不行。

（大笑。）

金川你說對不對？

海蒙 忽然馬金川怪叫一聲，像一個瘋子似地跑出去了。）  
嚶！他怎麼啦？

阿南 真格的，這是怎麼回事？

海蒙 (兩人怔怔地對看了一眼，聽見外邊馬金川怒罵的聲音。) 他簡直瘋啦！

(他們走向窗戶、往外看。)

我向來也沒看見過他這樣發急過！

阿南 是隔壁的小孩到園子裡來找球來啦。

海蒙 這也不算是一件大事呀，你瞧他！簡直瘋啦！

阿南 (發驚。)

你瞧他要把這孩子打壞啦！這也不至於呀，你去攔攔他去吧，快去！快去！

海蒙 好，我可不敢管。

阿南 你瞧，他把那孩子踢出去啦，金川平常沒有這樣粗暴哇？

海蒙 再說這孩子也沒作什麼錯事，花園子又不是有什麼好花，你看看這些草，這堆泥？

阿南 我真有一點不放心，我也不知道今天金川是怎麼啦，他真有點反常。

(外面有送信的打門說：掛號信。)

是送信的來啦。

(出去，馬金川走進來又回頭望着門，阿南在外面向送信的說。)

等一等，我就去打圖章。

海蒙 天可長多啦！

(馬金川並沒聽見他說話，海蒙無趣地又回身走到窗前，阿南上，手裏拿着一封信。)

阿南 是你的一封掛號信，我去打圖章去。

（馬金川看信封，慢慢的打開，阿南打過圖章把收條送出去，回頭看着馬金川。）

馬金川 這是誰來的信哪？

（他讀信，怔了。）

阿南 什麼事呀？

馬金川 房東要讓我們立刻搬家。

海二爺 我跟你說過啦不是？

馬金川 他們限我們至遲一個月內搬家。

阿南 這真怪！我們並不欠房錢哪。

海蒙 你們要是非搬家不可，那麼就來看看我剛才所說的那所房子。

馬金川 （大怒。）

我已經跟你說過啦，我們決不搬家，一輩子也不搬家，就是要我們出重價買這所房子，我們也不搬家，你明白啦！

海二爺 是的，我的馬大人！好傢伙！

阿南 我們那來的錢買房子呀？我們就是有錢買房子，也不能買這所破房子呀。

馬金川 （更怒。）

這所房子我住慣啦，我有我的習慣，我有我的紀念，我非買不成。

阿南 買房子我們那來的錢呀？

馬金川 別管，反正我們得找着這筆錢！

（阿南海蒙都怔。）

阿南 買房子，買房子幹嗎呀？

第三段

佈景同：一星期後，下午六點。

（馬金川在屋裏走來走去，手裡拿着一本書，他把書擺在棹上，開開門，聽了一聽，又回來拿起書來又看，外邊有脚步的聲音。）

是你們嗎，阿南？

阿南 （在門外。）

是我們回來了。

（阿南與娜如進。）

馬金川 你們來，我有話同你們說。

阿南 我們就來，娜如快來。

（她們要上樓。）

馬金川 不用上樓啦！你們把大衣脫在這兒吧！

娜如 （拿起她父親看的書。）

犯罪學！喲！怎麼看這個書呀？

阿南 娜如！來，坐下！爸爸有話跟我們說。

(她們坐下。)

馬金川 你們倒是把大衣脫了哇。

阿南 好好，你看你這個麻煩勁兒，娜如！你把衣服擱在那邊椅子上去。

馬金川 好了，現在你們坐下吧，你們怎麼這們晚才回來吓？

阿南 對不起得很，可是我並不知道你有要緊的話跟我說。

馬金川 好了，好了，今天不是拌嘴的時候。

(低聲。)

我告訴你們說我最近做了一筆好買賣，其中的細情說了你們也不懂，反正這個買賣算是做成了  
這麼說你是發了一筆財嗎？

阿南 馬金川 (笑。)

是的，多並不多，不過總够我們一輩子舒舒服服地過日子了，好了，我的話說完了。

(他們都怔怔地看着他。)

你們是怎麼啦？發了財還不喜歡嗎？

阿南 我有點不明白。金川你賺了多少錢哪？

馬金川 反正不少吧。

阿南 到底多少啊？你告訴我。

馬金川 就說七萬吧。

阿南 七萬！



娜如 真的嗎？爸爸！

阿南 金川，你是怎麼發的這一筆財？

馬金川 我並不是像人們所想像的那麼傻。

（很滿意的樣子。）

再說這件事不只你一個人想不到！你不相信嗎？

阿南 不是不相信，我有一點不明白。

馬金川 這還有什麼不明白，這就是說我們再也用不着紮緊褲腰帶了，我們可以愛吃什麼就吃什麼，愛怎麼玩就怎麼玩，愛上那兒就上那兒。你們愛穿什麼就穿什麼，愛戴什麼就戴什麼，你們還不明白嗎？

阿南 （看見了食櫥上的酒瓶子。）

金川你跟我們開玩笑吧！

馬金川 不是開玩笑，完全是真話。

阿南 我真不敢信，那麼說我們可以把臨街的窗簾兒換新的啦？

馬金川 全家的窗簾兒都可以換新的，還可以買地氈，反正你們要什麼，都行，好讓我們紀念紀念這個發財的喜事，孩子你先說，你要什麼？

娜如 真的嗎？爸爸。

馬金川 是真的呀，你說吧！不要害怕，找一個你最喜歡的東西說！

娜如 （想了半天，忽然說。）

我要一副綠的絲襪帶。

馬金川 (笑。)

好！好！絲襪帶。

娜如 杜小姐有一副，她驕傲得了不得。

馬金川 我明白了，你是想要她看一看你並不在她以下，不過這個不算數，還得想一想別的，比方送你

到上海或者是東京去留學，你看怎麼樣？

娜如 那可太好了，爸爸，那麼杜小姐是非氣瘋了不成。

阿南 怎麼金川你想要她到外國去留學嗎？

馬金川 爲什麼不，我們課長的女兒不是在東京嗎？

(把手扶着娜如的頭。)

難道我們的孩子就不如她嗎？

阿南 不過……

馬金川 沒有什麼不過。只要我們孩子願意去，她就可以去，可是你還沒有說呢，你想要什麼，阿南你

說吧。

娜如 媽媽。你快點兒說呀？

阿南 我不能說，金川我也想不出要什麼，這個事是太出乎我的意外了。我真不明白，你怎麼會發了

這一筆大財？

馬金川 我從前不是跟你說過有一個好機會嗎？這個機會居然被我利用了，這你還不明白嗎？

阿南 我知道了，可是你那本錢呢？

馬金川 這個你就不用管了

(大笑。)

阿南 金川，我看銀行裡要辭你了吧？

馬金川 不用他辭我，我這就要辭他了。

阿南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呀？

馬金川 這十幾年來的牛馬生活，我算做夠了。阿南，我現在是一個自由人了！

阿南 這麼說，你是不工作了。

馬金川 反正我不在銀行裡工作了。

娜如 媽媽，你倒是說呀！你要什麼？

阿南 我不要什麼，孩子。

馬金川 爲什麼呢？你說罷！隨便你要什麼都可以。

阿南 (想要使他喜歡。)

你還不知道我向來的希望嗎？

馬金川 我不知道，你說吧。

阿南 在鄉下去買一所小房子。

(馬金川又走向窗戶不做聲。)

娜如 對了，爸爸，可以嗎？

馬金川（不高興。）

這可不行。

阿南 這是你不好，誰讓你剛纔說什麼都行呢？

馬金川 是的，我錯了，我應該說什麼都行，除去……再說今天下午我已經托人買我們這所房子了。

阿南 買這所房子嗎？

馬金川 是的，你再想別的吧！

阿南 那麼，我們要不搬家，也總得把我們這所房子收拾收拾呀！

馬金川 是呀！我們可以買一點新木器。

阿南 不只是這個，牆呀，屋頂呀，也得收拾，收拾。

馬金川 那麼說得叫許多的工人到我們家裡來唄？

阿南 我們既然有錢，很可以在工人收拾房子的時候，到北京去過幾個禮拜。

馬金川 那不行，讓一羣工人又挖又刨的，那我不幹，好了，我替你想好了。

阿南 那麼你說吧！

馬金川 明天，咱們到一家大商店裡去買木器，把這些個倒霉的東西全扔了。

（用腳踢一個椅子。）

你說怎麼樣？

阿南 好吧，金川。

馬金川（拿起他的煙斗。）

好了，現在算什麼事都完了。

娜如 媽媽，我能到上海去念書，我真喜歡極了。

阿南 娜如要是我，我就不去。

馬金川 爲什麼？她這個意思不錯呀！

阿南 我知道，不過……

娜如 我可以跟閩家的小姐們同學，那該多麼好啊！

馬金川 等你學得貴族派的時候，你該笑話你的老爸爸了。

娜如 那，那兒能够呢？爸爸，媽媽我能去收拾收拾東西麼？

阿南 收拾什麼東西呀？

娜如 收拾旅行的東西呀，我得去看看我短什麼？

阿南 你看她真好像明天就動身似的。

娜如 哎，媽媽，我可以去嗎？

馬金川 好了，既然她這麼高興就讓她去吧！

阿南 你去吧！

（娜如跑出去。）

金川，你不該這樣地騙她。她當是她真要去呢！

馬金川 爲什麼不真去。阿南你總像不相信似的，我是真的發了財，我總要我女兒受一點高等的教育。  
阿南 那自然嘍！

馬金川 這難道不應該嗎？

（一個可怕的靜默。）

阿南 金川！

馬金川 什麼呀？

阿南 我想：

（她遲疑，她痛苦。）

我也不知道怎麼樣向你說，你難道不信任我嗎？

馬金川 信任你？

阿南 你不能够把真情告訴我嗎？

馬金川 （不安）

真情？你是要想叫我說什麼事情呀？

阿南 你知道我是如何地體諒的愛你，我是決不會責備你的，無論你做了什麼事情。

馬金川 我不懂你的意思，無論我做什麼事情。

阿南 是的，你只管放心的同我說，你越不說，我越害怕，我看你不要瞞着我了吧！

馬金川 （漸漸地害怕。）

我，我真不知道你要說什麼。

阿南 我對你是如何地關心，難道我還看不出來？你看你這幾天慌亂的樣子，只要有一個人來，你怕

得了不得，我怎麼能够不知道呢？

馬金川 (發抖。)

你知道什麼了。

阿南 我的朋友，我們夫婦的感情決不能因為這件事情有什麼改變，我跟你說，爲你，我無論甚麼事都可以忍受，你難道不相信，我能够替你保守秘密嗎？

馬金川 並沒有什麼秘密呀！

阿南 金川，你難道還不明白我說的是什麼嗎？我知道了。

馬金川 (極驚怕)

你知道了？

阿南 啊呀！我可憐的金川哪？你看你這兩天驚怕顏色，我怎麼能够安心呢，我先還不肯信。

馬金川 (低聲。)

信什麼？

阿南 我總以爲我是見鬼，不過我的心，我愛你的心，總在那裡告訴我說，這是真的。

(馬金川張開了嘴，說不出話。)

我不能再使你爲難了，你要放開心的同我說一說，也可以使你心裡鬆快一點。

(一個極沉重的靜默。)

又有一件事，我最不放心，金川沒有什麼人疑心你嗎？

馬金川 (極可憐的聲音。)

阿南！

阿南 好了，我們不用說了，不過銀行要派人來，我們應該怎麼樣回答呢！

馬金川 銀行？

阿南 是呀！要是銀行發現了所短的钱。

(馬金川瞪着眼睛看着她。)

是呀！我早就猜着了，我很明白，竊到我們這個樣子反有那麼好的機會，無論誰也要動心的。

(馬金川忽然怪笑起來，一半是笑，一半是哭，阿南怕得往後退。)

你這是怎麼哪？你想呀！無論如何，遲早他們總是知道的。

(馬金川笑得更可怕。)

你別笑了吧！你怎麼這樣地看着我呀？

馬金川 哎呀！阿南你真叫我笑死！

阿南 噯！你一定神吧！

馬金川 (還是照舊地狂笑。)

你真相信了我是賊嗎？哈哈！

(忽然不笑了)

這真是沒有影子的事情，我偷錢，我偷錢幹嗎？

第一幕完



## 第二幕

### 第一段

佈景：同上，兩個月以後。室內換了新而又俗的木器，搬運夫正在搬運。

馬金川站在門前指示着搬運夫，擺置他們搬進來的新木器。

搬運夫甲 這個桌擺在那兒？

馬金川 （指示着龔橋的一個地方。）

擺在這兒！……再靠這邊一點。

搬運夫乙 你再往那邊拉一拉，行啦行啦。

馬金川 好啦！還有沒有啦。

搬運夫乙 沒有什麼了吧？

搬運夫甲 就剩油畫啦，我這就拿去。

搬運夫乙 （拿下他的便帽擰桌。）

這真得說是一件好木器，這活够多麼細呀！

馬金川 可不是，這是現在很少有的老木器啦！

搬運夫乙 你瞧是不是？這跟現在摩登木器真得說是兩樣，你看現在木器一個一個的都像箱子匣子似的

，那還有桌子形呢？誰你這個花刻的。方纔還有位太太瞧見咱們這兒的木器就站着不走啦，她說一句什麼舊金山，我跟她說：不是，這是馬金川的，她聽我說的話這個笑啊，差點兒沒有閉

過氣去，真個的，她笑什麼，也不是。

馬金川 是怎麼一位太太呀？

搬運夫乙 提起這位太太呀，可真是一個大美人兒，她說她要進來瞧瞧，我說這不是搬家，屋主都在裡頭呢！

馬金川 (疑心。)

她還問了什麼話嗎？

搬運夫乙 沒有，她直說這個木器好看，她很想細細地看一看。

馬金川 啊！

搬運夫乙 娘兒們好起奇來真利害。

(由窗戶往外看。)

你瞧她還沒走哪！

(搬運夫甲持油畫上。)

啊！那個娘兒們還沒有走哪？

搬運夫甲 可不是，她一勁地說，瞧見這個木器就想起法國來了，她說她到過法國。

馬金川 那麼就請她進來瞧瞧也沒有什麼！

搬運夫乙 老大，還是你去一趟吧！

搬運夫甲 得。

(出。)

馬金川 啊，你把這個畫，掛在這兒，你瞧這屋裏擺上這些新木器，再掛上這幾張油畫，就是王爺府也  
不過如此吧！

搬運夫乙 （在板櫬上。）

你給扶着點吧！這板櫬不結實，您瞧掛的怎麼樣！

馬金川 行啦，行啦，現在掛那邊那個吧！

（格蘭太太上，她是三十來歲的女子，長的非常妖艷，衣服也非常講究，是一個老經事故，很有風流經驗的女子。）

格蘭太太 真地我可以進來嗎？

馬金川 （週身不安）

可以，可以，請進來吧！

格蘭太太 我實在冒昧啦！

馬金川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搬運夫乙 （在板櫬上。）

您瞧瞧這個掛的行不行？

馬金川 行啦，行啦，很好！

（搬運夫乙出。）

格蘭太太 我瞧見了這樣美的東西，我就很想認識認識這些東西的主人，因為我覺得非得有極高美術思想的人絕不會選出這麼樣好這樣美的美術品。

馬金川 您這個太過獎啦，我是一個不識貨的俗人，我只覺得這些東西好看，雖然價錢貴一點，我還是把它買啦！

格蘭太太 這張畫也好極啦！

馬金川 這是我們太太選的。

格蘭太太 我想這張畫一定是您選的吧？

馬金川 對啦！

格蘭太太 您瞧是不是，我一猜就對啦，因為這一張畫實在是雄壯極啦。

（他們兩個人的眼光打了一個對面，兩個人都笑了。搬運夫乙上，拿着一張油畫。）

搬運夫乙 只有這張啦，什麼也沒有啦！

馬金川 你先把它立在那裡，我回頭再掛吧。

搬運夫乙 得。

格蘭太太 我瞧瞧行不行，我再猜一猜這一張是誰選的。

（搬運夫乙拿給她看。）

馬金川 連我自己也不記得是誰選的了。

搬運夫乙 這是貨單子，您簽個字就行啦。

（馬簽字。）

您沒有別的事啦吧？

馬金川 沒有什麼事啦。

搬運夫乙 那麼我們走啦！

馬金川 啊，你拿這個喝酒去吧！

（馬金川給他們一張錢票。）

搬運夫乙 您不用給啦，這幹嗎呀！謝謝啊，再見吧！老爺再見吧！太太。！

格蘭太太（微笑着。）

再見！

（外邊有關門的聲音，馬金川一驚。）

馬金川 我看我把我們太太請過來吧！

格蘭太太 馬太太要是忙着，就不用驚動她了。

馬金川（把樓門關上。）

其實也沒什麼，她一會也就下來啦，您請坐一會吧！

格蘭太太（極自然地坐下。）

我也只能坐一會兒。

（馬金川看見了她的大腿，故意作爲沒有看見的樣子。）

馬金川 您就住在這兒不遠嗎？

格蘭太太 可不是嗎！在街上新開的那個時裝店。……

馬金川 噯！您就是格蘭太太啊？

格蘭太太 是啊！這有什麼奇怪？

馬金川 我也不知道是爲什麼，也許是因爲我以前所擬想的格蘭太太不是您這個樣子。

格蘭太太 咳！我的丈夫是法國人，大戰中受重傷死了，所以我只有自己謀生啦！

馬金川 是的，是的，我已經聽人家說過，真是敬佩得很，這們說我們是鄰居啦！

格蘭太太 我們也常常聽人說起一位大名鼎鼎的馬金川先生大概您就是吧？

馬金川 馬金川是對的，大名鼎鼎就未必啦！

格蘭太太 您這個人太好了，又和氣，又謙虛，您這種經營得法，真是使人敬佩得很，誰提起來不誇您

一聲大財政家！

馬金川 不能吧！

格蘭太太 我難道還能說假話嗎？誰不說您在經濟界中是個能手，至於我的丈夫，他對於一切銀錢的問題絲毫也不懂得，所以我簡直沒有人指導過我。咳，我簡直的是一個漂流的人了。

馬金川 （被感動。）

要是我有能够帮忙的地方，那我一定效力的。

格蘭太太 謝謝，只要我能够常常地同您談一談，那我也就受益不淺了。

馬金川 彼此，彼此！

格蘭太太 哎呀！您這個人啊，真是太……太……好啦！

馬金川 您抽烟嗎？

格蘭太太 有時候抽着玩。

（馬金川遞給她烟盒。）

哎呀，您這個烟盒多好看呀，準是一位太太送給您的。

馬金川 不是，是我自己買的。

格蘭太太 得啦吧！您不肯說實話就是啦。

馬金川 真的，真的。

●（他燃了一根火柴，給格蘭太太點烟，格蘭太太把火柴吹了，使他就她的烟火點烟。）

格蘭太太 您跟我說，爲什麼您的太太不到我舖子裡去呀。

馬金川（走近她。）

她同我說過了，她這幾天就去。

格蘭太太 您同她一同來嗎？

馬金川 我要同她一齊去，你喜歡嗎？

格蘭太太（微笑。）

那自然嘍！

馬金川 真奇怪！我們兩個人住得這麼近，一回還沒有碰見過。

格蘭太太 我覺得今天能够碰見您，真是幸福極了。我每天所見的人，都那麼討厭！哎呀！您真不知道

我有的時候真是愁悶得要死！

馬金川 我很明瞭你，我有的時候也是這樣，那麼，你有的時候可以常來看看我，也可以使你散散心，

我的太太也一定歡迎的，比方像今天似的，晚半天……

格蘭太太 我來您也歡迎嗎？

馬金川 那還用問嗎？

格蘭太太 可是我這個人真不客氣，說來我就真地常常來呀！

馬金川 那好極了，你要是允許的話，你來的時候，我還可以送你回去哪！

格蘭太太 那麼，你待我可太好啦！

馬金川 （笑着。）

我想你待我也錯不了吧？

（他們兩人彼此看着。）

我看我還是叫我們太太下來吧！

格蘭太太 怎麼，你悶得慌嗎？

馬金川 跟你在一起，怎麼能够悶得慌呢！

格蘭太太 真的嗎？

馬金川 （走近她。）你是怎麼稱呼。

格蘭太太 我不是跟你說過嗎，格蘭太太！

馬金川 我是問你的名字叫什麼？

格蘭太太 我的名字叫白蘭，可是我的朋友們管我叫「白」。

馬金川 白！啊，這個名字可真是美極啦！不過你看我也可以算是你的朋友麼？

格蘭太太（微笑。）

你要願意作我的朋友，那還不容易，不過，你太太要聽見你管我叫「白」恐怕會有一點奇怪吧？



馬金川 你想我能當着她的面兒叫你「白」嗎？

格蘭太太（笑。）

你這個人真壞透啦！你是想要在沒有人的地方叫我嗎？

馬金川 我的話固然有點放肆，不過這可不是不能怨我！

格蘭太太 那變得要怨我對不對？

馬金川 你這個人太……你簡直地是……哎呀，這話我不能在這兒跟你說。

格蘭太太 爲什麼呢？

馬金川 （摸了摸她的衣服。）

你這個衣料真是好看極啦！

格蘭太太 好看嗎？

（馬金川極不自然地吻了她的脖頸一下。）

你這是幹嗎？這可太不好啦！

馬金川 請你原諒，我實在忍不住了。你太可愛了，我向來沒有遇見過像你這樣的人，我有許多話要同你說，我很想找一個清靜的地方，我們可以定一個約會嗎？

格蘭太太（似乎無意中把她的手絹丟在大椅子上面。）

那要看你自己了。你說吧！

馬金川 那一天晚上，你要是有工夫我們可以一同到奇士林去吃晚飯，你看怎麼樣？

格蘭太太（很狡猾的樣子。）

我不知道應該不應該答應你！

馬金川 你答應了我好了，謝謝你！

格蘭太太 其實呢，我老是一個人，也真是悶極了。

馬金川 那麼好，一言爲定。

（他看了一下樓門。）

你每天是一個人，在舖子裏嗎？

格蘭太太 我還用一個女店員，不過也可以說同沒有人一樣。

馬金川 那麼好。回頭一有工夫，我就過去看你，再說我太太同我的女兒，不久就要到海邊去避暑了，

我只是一個人在家裏，你要能來，那就更方便了。

格蘭太太 那麼就會更方便呢。

馬金川 難道你還不知道嗎。因爲在外面要遇見人是多麼討厭，總要說長說短的。

（她靠在椅背上笑起來。）

你笑什麼。

格蘭太太 你這個人真有意思，你們這般大經濟家真得令人佩服，你就好像是一個大元帥是的，只須你要作一點事情，立刻就決定了一切，你瞧你不是把一切都規定好了嗎？不過我呢，難道說我就沒有權利說一說我的意思嗎？

馬金川 自然嘍！不過，我以爲我所說的事情，你也很樂意作的，是不是？

格蘭太太 什麼事情我樂意作？就是上你這兒來嗎？等你家裏沒有人的時候，纔能上你這兒來，是不是？

馬金川（難堪的樣子。）

對不起！

格蘭太太（笑。）

我騙着你玩兒哪。

（伸兩手給他握着。）

當然我願意到你這兒來嘍；你難道還不明白嗎？你快一點打發她們走吧！到那時候……

（馬金川瞪圓了兩個眼睛看着她，忽然聽見上樓有人下樓的聲音。）

馬金川 留神！我太太下來了。

（他赶快走近桌子。）

您瞧這個桌子的樣子還可以嗎？

格蘭太太 這個桌子真好極了，線條雕刻無一不好。

（阿南進來了，腰間繫着圍裙，手裡拿着抹布，一看楞了。）

阿南 哎，我不知道這裡有客人。

馬金川 這是格蘭太太，她從我們這兒過。

阿南（點頭行禮）

噢，格蘭太太，您別見笑，我正在收拾房子！

格蘭太太 那兒的話，馬太太請您別見怪！

馬金川 格蘭太太是剛纔看見我們新搬來的木器覺得不錯，所以我就請她進來細細地看一看。

阿南 喔！喔。

格蘭太太 您的木器真好，使我一看見了就不由的想起我從前的家來。

阿南 真的嗎。您不是在街口上有個買賣嗎？

格蘭太太 是的，這有什麼法子，我是一個沒爹沒媽的孤女，我的丈夫格蘭先生又打仗死了。我們在外國房子也賣了，咳。想起來真令人可怕。

阿南 真是的！

格蘭太太（假作感動的樣子。）

我剛纔看見了你們這美麗的木器，

（嘆氣。）

我就想起了我從前的家園，心裡就好像刀子扎了似的。

阿南 那自然，聽說您的丈夫是一個法國軍官，是嗎？

格蘭太太是的，他打仗的時候真是勇敢極了，就爲國盡忠死了！

阿南 這真慘的很。

格蘭太太 嚀！別說啦罷！那天您到我鋪子裡來，我再細細地跟您說，我剛纔還跟馬先生提呢，請您到我們鋪子裏看看，我們新接到一批巴黎貨，有些衣裳，您穿起來一定合適極了。

馬金川 嚀，快別說你的貨物吧！

（笑。）

你知道買東西，可是我花錢呀。

格蘭太太 馬先生真愛說笑話。您就是整個地買十個我們那樣的舖子，也不算一回事呀。您來吧。有兩件衣服您穿起來一定漂亮極了。

阿南 (看着自己粗糙的衣服)

請您原諒我，今天穿得太隨便了，因為我們正在收拾屋子。

格蘭太太 我纔應該請你們原諒呢。好了，我不再打擾了，我走了。

(向大門走去。)

阿南 你喝碗茶再走吧。

格蘭太太 不喝了，謝謝罷，我可真該回去了。(口裡說着要走但反而走向坐下。)我真是幸福，認識了你們二位，我現在的生活，真是太簡單了。太愁悶了。我從前做小姐的時候，那是多快樂啊。整年的遊山遊水，現在關在一個舖子裏，真要把人悶死了，咳！不要說了吧，爲人總要認命。是不是，馬太太？

(花言巧語地望着馬太太。)

阿南 這麼說您的生活很困難吧？

格蘭太太 我大不對了，我盡願說我自己啦！也忘了問一問您啦？您有幾位少爺呀。

阿南 咳，我們沒有男孩子，只有一個女兒，今年已經十六歲了。

格蘭太太 (笑着，細看着馬太太的面貌。)

十六歲？不能罷，看您的樣子年青得很哪？

阿南 不能罷。她如今在上海念書哪。

格蘭太太 那麼暑假的時候，您一定到上海去看她囉？

（她看了馬金川一眼。）

阿南 不，是她回天津來，我們夏天是向來不到那裡去的。你看！我們儘顧了說話也忘倒茶啦！

（阿南起來，格蘭太太也起來了。）

格蘭太太 您別張羅，我可真要走啦。那麼希望不久也可以認識您的大小姐啦。再見吧。

（同阿南行禮）

您什麼時候到我舖子裡來呀？明天好不好？

阿南 我可不敢說一定，要能來一定來。

（她開門。）

格蘭太太 好吧，那麼，我明天整天都在舖子裡等您來，再見罷，馬太太、馬先生！

馬金川 好！我來送送你。

格蘭太太 不必送了！不必送了！

（他們出門去了，阿南站了一刻不動，臉上顯出了不安，忽然間聞見了格蘭太太留下的香味，甚是厭惡。把窗門開了，馬金川進來。）

馬金川 （心中不安。）

你看怎麼樣？

阿南 什麼怎麼樣？

馬金川 我是說格蘭太太，你看這個人怎麼樣？

阿南 我想總還好吧。

馬金川 那我明白了，你是說她不好，是不是？

阿南 我並沒有說她不好！

馬金川 你雖然嘴裡是沒有說，可是心裡一定是這樣想。

阿南 批評一個人，也不能這樣快，我們認識她還不到五分鐘。

馬金川 不過，我總覺她這個人很好，你看她也總算一個有身份的人，就這麼樣子地不擺架子來看我們，你聽她說了麼？她從前也是名門的小姐哪！

阿南 是的，你說的也對。

馬金川 你也跟我一樣地想法，那我真喜歡極了，好，我明天給你錢，你上她那裡買一件時行的衣料去罷！

阿南 我不用，我還有錢呢，你那天不是給了我啦嗎？

（她擦桌子）。

馬金川 怎麼？二百塊錢你還沒有花完麼？

阿南 差不多還沒有動，我只買了一兩件東西。

馬金川 買了什麼啦？

阿南 我買了一把條帚。

馬金川 （笑）。

什麼，一麼條帚？

阿南 還買了一把炒菜的勺。

馬金川 炒菜的勺，哎呀！這是家裏日用的東西呀！可是你給你自己買了什麼啦？

阿南 給我自己呀！我買了一個圍裙，是我做菜的時候用的，你沒有看見嗎？

（她還照舊收拾房子。）

馬金川 （笑）。

哎呀！你這個人真太固執了，你瞧！我給了你二百塊錢叫你開心，而結果你只買了些條帚炒菜的勺！……

阿南 哎呀！金川！這是我們必需的呀。

我知道是必需的呀，可是這個錢我給你，是叫你玩兒的，你真是不會花錢，我得教教你，還是我陪你到格蘭太太鋪子裡去罷！

阿南 對了，你陪我去罷！要是我自己去，我真不知道買什麼好！

馬金川 那末好，我們明天就去，再說，你旅行去的時候，你也得有一兩身新衣服。

阿南 我旅行去？

是呀！我想今年教你們到海邊去過一個夏天，你們可以住在一家大旅館，過一過貴族的生活，你看好不好呀？

阿南 那一定好極啦！我們真有這個能嗎？

馬金川 我們自然有這個能力嗎？再說，你也需要休息，休息，娜如不是說過多少次要到北戴河去嗎？

阿南 是的，娜如是很喜歡到海邊去，可是，你呢？你喜歡到海邊去嗎？



馬金川 我，我不去。

阿南 你說我需要休息，我看你更需要休息，再說，沒有你，我們也不會玩得高興的，把你一個人留在家裡，我敢不放心，你這些日子，睡也睡不好，吃也吃得不好，我看倒是你需要去換換空氣。

馬金川 誰告訴你說的？

阿南 我告訴我說的，你這些日子的樣子真叫我不放心。

馬金川 我並沒有病啊！我覺得我很好嗎，算啦罷！你別瞎發愁啦！

阿南 那麼，你要是真的不去，我就找個人來伺候你。

馬金川 (差不多惱了)。

我同你說過多少次啦，我們這個家裡決計不要一個外人。

(一度沈靜，馬金川態度略緩和。)

我自己自然會小心，這有什麼不放心的！

阿南 你待我真好！

馬金川 好啦！就這樣辦吧，你們倆好好的到海邊去過一個快樂的夏天，我一個人在家看家。這樣不很好麼？你去給我弄一杯茶來吧。

(阿南出，馬金川回想着方才的佳遇忽然發現了格蘭太太遺下的手帕，拾起來狂吻。)  
呵！她把手絹兒留在這兒幹嗎？

第二段

佈景：同上

時間：八月閏下午。

（房間有十五天沒有收拾過了，桌子上白蘭地酒瓶，礦泉水瓶，兩個玻璃盃，一個烟碟子裡堆滿了煙捲頭。報紙散亂着堆了一大堆，有一本書——犯罪學——擺在桌上一個顯明的地方，還有此個用過的刀子，叉子，茶壺，奶瓶等等。都雜亂地放在各處，地毯上擺着馬金川的皮鞋，馬金川衣服穿了一半，下樓來了。頭髮亂着，脚上只穿着拖鞋走進來，倒了大半盃白蘭地，對上一點礦泉水，準備要喝，忽然聽見外面門響，便把盃子放下走向門去。）

海二爺（在外面）。

喂！老馬！你好哇！

馬金川（迎出去）

喲！海二爺麼？這真奇怪！你怎麼自己就走進來啦！

海二爺 園門是半開着，所以我就一直走進來啦！

馬金川 園門開着哪嗎？這真奇怪！

海二爺（進來後不住向屋裏各處看）。

你現在不忙吧？

馬金川 不忙，不忙，沒什麼事。

海二爺 你老是一個人在家嗎？

馬金川 可不是！

海二爺 你也不找個人來收拾收拾……

馬金川 收拾幹嗎……

海二爺 她們什麼時候回來呀？

馬金川 她們明天就回來啦！

海二爺 哦！

（看見酒）

天真是悶得利害呀！今天晚上要不下大雨纔怪哩！

馬金川 你找我有事嗎？

海二爺 對啦，就是因為你們保險的事情。你現在就可以看一看錢數條件哪，對不對，要是對的話我就可以替你進行了。

馬金川 我現在先不看，等我清靜的時候再看吧！

海二爺 你等什麼人嗎？

馬金川 我不等什麼人哪！

海二爺 你好像很忙似的。

馬金川 忙？我一點也不忙呀！你跟我喝一盃酒，再走吧。

（當馬金川給他倒酒的時候，海二爺四下看，發現了一個女人的皮包）。

海二爺 喝酒，好極啦，今天可真是熱得怪。

馬金川 (舉杯。)

請罷！

海二爺 謝謝，

(他們喝酒。)

這一杯酒喝得真痛快，她們有信來嗎？

馬金川 有，禮拜四她們給我來了一個明信片。

海二爺 海邊的天氣應該不錯吧？

馬金川 好像是不错。

海二爺 也同我們這裏一樣的熱嗎？

馬金川 聽說今年這個熱，全世界都是一個樣。

(一度沈靜)。

海二爺 (過去拿起女人的皮包。)

這個皮包很好看哪！

馬金川 (大驚，把皮包奪過來擺在壁爐上，故作鎮定。)

呵！是的！這是我內人生日的時候我送給她的。

海二爺 真的嗎？這個顏色樣式都好看極啦！

馬金川 對了，還不錯。

海二爺 真奇怪，她怎麼沒有帶去呢？

馬金川 她還有一個呢？她是怕叫海水把這個弄壞了。

（他把盆子放下起來到窗前去。）

海二爺 （慢慢地起來。）

好，我該走啦，就這麼辦吧，保險單子你仔細地看看，我明天再來。

馬金川 好，就這麼辦。

（海二爺臨去時，又在各處看了一下，好像要看看有什麼人藏在那裡，馬金川一直把他送了出去，可以聽見他關門的聲音。格蘭太太從樓上下來，衣服還沒有穿得齊整，馬進來了。）

格蘭太太 是誰呀？

馬金川 我們那個街坊海二爺。

格蘭太太 他不知道我在這裏吧？

馬金川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樣的想，不過你不應該把你的錢包隨意地亂扔。

格蘭太太 我又怎麼知道你這公館，會隨便地叫人進來呢。

馬金川 我並沒讓他進來，是他自己進來的，園門開着來着，他看見那個錢包啦，我只好說是我太太的。

格蘭太太 他相信嗎？

馬金川 那有什麼不相信，我想至少他不會亂說的。

（格蘭太太打開她的皮包，梳頭，擦粉，她低聲地唱着，有時馬金川也陪她唱。）

格蘭太太 咳！這是我們最末的一晚了。

馬金川 (很愁悶。)

可不是，至少我們得分離幾個月了。

(他穿鞋。)

格蘭太太 你應該很想你的太太吧？

馬金川 你別開玩笑。好不好？我心裡够難受的了，這個日子過得多麼快呀！白！你知道，你把我整個的生活都改變了，有的時候我簡直連什麼都忘了！

格蘭太太 你不要忘了你還有一個太太同一個大女兒呀！

馬金川 我要忘的不是這個。

格蘭太太 (拉緊她的襪帶。)

那麼你想忘記什麼呢？

馬金川 沒有什麼。

格蘭太太 那麼好，我們說點正經事吧！

馬金川 什麼正經事？

格蘭太太 就是：我們買賣的事情。

馬金川 這個我們以後再說吧！

格蘭太太 (摟了馬金川的脖子。)

她們明天不是就回來了嗎？我們又要很久不能見面了。

馬金川 爲什麼不能見面？你難道不知道，我現在不見你是行了嗎？

格蘭太太 我知道，不過你太太……

馬金川 按說我的太太，也真是一個好女人，又節省又忠誠。

格蘭太太 有了錢，節省，忠誠，那還不是容易的事嗎？沒有錢，還能忠誠，那纔算呢！你知道我鋪子裡每天賠多少錢嗎？我真不知道要怎麼好啦！

馬金川 我也不知道。

格蘭太太 你怎麼說這種話？我的事不跟你說跟誰說？你從前不是說過你要幫我的忙嗎？

馬金川 你知道，我對妳那種買賣很不在行呵！

格蘭太太 喔！原來妳就是這樣地愛我呀！對我的事情一點也不關心。

馬金川 我怎麼能够不關心呢？白！

格蘭太太 那麼好，我求你一件事情，你可要一定做到。

馬金川 那要看啦！

格蘭太太 你能不能給我三千塊錢？

馬金川 三千塊？你知道這是多少錢嗎？

格蘭太太 我怎麼會不知道，我要是沒有這筆錢，我的鋪子就非關門不可了。

馬金川 這個數目可太大了，恐怕我一時拿不出來！

格蘭太太 我並不是向你要，是向你借，等多借我的買賣好了。……

馬金川 得啦得啦！照你這麼說，簡直也就是永遠不能還了。

格蘭太太 好！你們男子的心是真好啊！我這樣子待你，什麼都給你了，你反倒跟我說這種話！

馬金川 我待你也不錯啊！昨天晚上我不是還給了妳一百塊錢哪嗎！

格蘭太太 那是還醫院的賬的。

馬金川 那麼禮拜天我給妳的那三百呢？

格蘭太太 那是還女店員們薪水的，我不是跟妳說過了嗎？

馬金川 那麼，還有上禮拜給妳的錢呢？

格蘭太太 還有什麼？難道你給我的錢，還要我一個子一個子地報賬給你聽嗎？

馬金川 不過三天的功夫，我給了你七八百，難道還少嗎？再說還有我給妳的鑽石呢？

格蘭太太 難道你送給我的禮物，我還要給妳開個收條嗎？

馬金川 你知道，我並不是一個十分富裕的人。

格蘭太太 我真沒想到妳是這麼樣會計算。可是我對於你的感情向來沒有計算過。

馬金川 是啦，是啦，我知道喲！

格蘭太太 你們這般銀行家，一心一意地認準了你們的事業，無論什麼事都要估定一個價錢，說起來還

是我那個法國丈夫好，無論什麼事情說辦就辦，說給就給，決不計較。

馬金川 你也犯不上這麼生氣呀！

格蘭太太 你們男人哪，可真不是什麼好東西！自然嘍！當你們求我們的時分跪在地上什麼話都說得出

來，恨不能像一個小狗似的滾在地下打個滾，等到以後，哼！我也不說啦，真是使人傷心就是啦！

馬金川 白，你別生氣呀！我說可以給妳想法子，並沒有說我不管哪？這麼樣地吵嘴，真無意識。你這

是怎麼啦？



格蘭太太 誰想同你吵嘴！

馬金川 好啦！別生氣啦！

格蘭太太 我想你一定是不愛我啦！我作了什麼不好的事啦！你怎麼不愛你的白啦？白可是真心地愛你呀！

馬金川 我怎麼能够不愛你！從你頭一次到這房子裡來，我就愛你愛得發了瘋。

格蘭太太 那麼這三千塊錢怎麼樣？

馬金川 你真可以，你還沒忘了這個金兒哪？

格蘭太太 你可以給我嗎？

馬金川 我想可以吧。

格蘭太太 今天晚上可以嗎？

馬金川 今天可不行，我現在沒有這些錢。

格蘭太太、那麼，你就開個支票吧。

馬金川 支票，我看不妥當吧。

格蘭太太 那麼，你明天早晨給我送來吧！

馬金川 好，我可以想想法子看，可是我不能答應你一定。

格蘭太太 那好，那從今以後我可也不能答應你一定來同你相見。

(她要走。)

馬金川 白！你不要使我難過吧！你知道我是離不開你。

格蘭太太（聳肩。）

不見得吧？

馬金川（把她攔住）

我給你就是啦！你真作得出來！

（他想吻她，她躲開。）

你上那兒去？

格蘭太太 我去拿我的東西，我真該走啦。

馬金川 還早哪！不過纔九點鐘，再坐一會兒吧！喝盃酒好不好？

格蘭太太 不坐啦，我還有許多的事情要辦哪。

馬金川（著急。）

白，你不要走吧！我一個人在這屋裡真有點害怕。你不要離開我！

格蘭太太 我來了一整天了，你還不够嗎？我還有要緊的事呢！你知道麼？

馬金川 你不要走，你不要走，我一個人孤孤單單地真難過。

格蘭太太 你真太孩子氣。

（笑。）

馬金川 你不要笑，你不要笑！我真有一點害怕。

格蘭太太 你怕什麼？

馬金川 我……我不能同你說，你今天晚上不要走了吧！



馬金川 你快去幫幫你媽媽吧！

娜如 有車夫幫她忙的，說好了叫他搬行李的，哎喲，這屋子怎麼這樣亂呀？

馬金川 (著急，拿錢給娜如。)

你去開發車錢吧！我不能這樣就出去。

(娜如不懂，看著他。)

你去呀，你怔着幹嗎？

(娜如出去了，格蘭太太從樓上下來，馬金川做個手勢叫她。)

快一點，快一點，你從那個後門出去吧！

(他走向大門，想要攔着娜如，可是娜如已經跳着進來了。)

娜如 爸爸！你幹什麼呀！是誰出去了？是格蘭太太吧？

馬金川 (故作鎮定。)

可不是，這個女人討厭極了，她又來求我帶你媽媽到她舖子裡去買東西，你媽媽偏偏又不喜歡她，所以我趕快叫她走了。你不要同你媽媽說，聽見了麼？

(阿南上，穿着很時行的衣服，但是很不自然。)

啊！你回來了，好麼？

阿南 聽我告訴你說呀！我們是坐夜車回來的，因為聽人說禮拜六的車是擠極了。

(她回頭去向進來的車夫說。)

好，擺在這裡吧，謝謝你！

(她看了屋子裏雜亂的樣子，立刻心裡難過起來。

好，我說你不行，你偏說你行，你看看這屋子裡亂成什麼樣子！

我要知道你們今天晚上回來，我早就收拾啦！

馬金川

阿南 (坐下。)

你看桌子上這個油印子，無論什麼胰子藥水都洗不掉的，我就知道我不應該走。

(娜如坐下，翻騰着馬金川看的那一本犯罪學。)

馬金川 這不要緊，沒有關係，你們玩得好嗎？

阿南 真可惜你沒有來，你要是來了我們更高興啦！

馬金川 你們住的旅館怎麼樣？

阿南 那真是闊極啦！那種華麗，真是意想不到的。每天的飲食也是講究極了，有些個菜簡直叫不出

名字來，是不是娜如？

娜如 對啦，還不壞。

阿南 哦，還不壞？這個孩子的口氣愈來愈大了。啊，金川我想起一件事情來啦！

(她打着她的皮包。)

馬金川 什麼事？

阿南 我們外甥梅傑音沒來吧？

(馬金川的顏色立刻變了。)

馬金川 (很遲疑地說。)

梅傑音沒有來呀！爲什麼？

阿南（指着她從皮包裡拿出來的一張報紙。）

昨天我在旅館的大廳裡和娜如隨便的拿起報來看看。

馬金川（打斷她的話。）

啊？怎麼樣呢？

阿南 我看見了這段尋人的廣告，所尋的就是我們的外甥，是日本的一個律師登的。

馬金川（把報紙搶過來。）

你拿來給我看看。（看報）

阿南 你想他們找的是不是我們的外甥同名同姓的固然也有，不過怎麼這麼巧呢？也是從日本回中國來的，你不知道梅傑音到那兒去了嗎？

馬金川 我怎麼會曉得。

阿南 我是說也許我們不在的時候他來過的。

馬金川 他沒有來過，再說這也許不是他，叫梅傑音的多着呢！再說這個字的寫法也不完全一樣，這也用不着你這樣的不放心呀！

（他把報紙搓了，很生氣地扔在地上。）

我要到樓上去收拾收拾，有什麼話我們回頭再說吧！

（他出去，把門關上。）

阿南 我很不放心，爸爸的樣子使我害怕，你沒有看見他剛才聽見你表哥的名字驚慌的樣子嗎？你看

一個人老是坐在這個窻子的旁邊真要鬧出神經病來了。

（她起身收拾桌子。）

娜如 我看他的酒喝多了。

阿南 娜如，不準你這樣說你父親。

娜如 真是地，媽媽，你看他急燥的樣子，真是中了酒毒了。要不然他爲什麼提起來我表哥就這麼生

氣呢！

阿南 也許是因爲你表哥總不來看我們，所以他生氣了。

娜如 我說不是，他一定是有神經病的，媽媽，你瞧他看的書。

阿南 愛看書，不見得就是有神經病。

娜如 不過也要看什麼書啦！媽媽，你聽：

（她念。）

「此種毒藥只須幾滴，服後立刻就死，死後亦無任何異狀。……」

阿南 你快不要念了，這是什麼書？

娜如 這是一本毒藥學。

（繼續地念。）

「死後亦無任何異狀，只有專門醫生始能看穿。」

阿南 （把書奪過來。）

給來拿我看！

「果報是一種宗教的理論，就是說善惡終久有報，比方一個罪人」，媽媽，你想，看這種書怎麼會不得神經病，你看，這裡還有一本罪惡論。

阿南 好了，好了，別說了，我不知道他是看這一種書。

娜如 他一定還常常地看，你瞧這一篇，他看了次數那麼多，都黑了。

阿南 （發愁。）

他爲什麼看這一種書呀？

娜如 您要想法子勸勸我爸爸，再不要教他看這種書吧。

阿南 我真有一點不明白。

（忽然轉意。）

其實呢，他愛看什麼書就看什麼書，這也沒有什麼關係也許對於毒藥學特別生興趣，好了，你去收拾收拾樓上吧！我就來。

娜如

（拿了她的東西。）  
好，媽媽我就去。

（出。）

（阿南深思的樣子，臉上顯極端的痛苦，拿起書來，看了幾行，又拿起馬金川扔在地上的報紙，走向樓梯旁的小櫃子，怕的先不敢動，以後把櫃子打開，拿出了帶紅箋的毒藥瓶，看了一眼，大驚，把瓶子攔下，闔了櫃門，又回到桌子旁邊看書，馬金川上，看見了阿南的眼光，走近她，看見了她所讀的段落，大驚，往後退，阿南看出這種情形，更加害怕起來了，他們彼此的



眼光，又遇在一起，可是馬金川回過頭去。看着窻戶的外面，阿南用眼隨着他的動作，忽然明白了，她先用一個很啞的聲音叫起來，以後越叫越高，隨叫隨退，好像有一種不由己的厭棄）

阿南

馬金川！馬金川！不能夠吧！

（馬金川作了一個承認的表示。）

你害他？你把他害了幹嗎？

（馬金川像變成了石人不動。）

閉幕

第二幕終

### 第三幕

#### 第一段

佈景 同上，一年以後。

馬金川同阿南纔吃完早點。阿南用慈祥，憐愛的眼光看着馬金川，馬大改樣子了，頭髮白了，全身都顯着憔悴。在他們的談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們兩人的親密比以前更深了。她對他是一個慈母。他對她好像一個膽小的孩子。馬金川放下筷子，抱着頭凝想。

阿南 金川！

馬金川 什麼事，阿南？

阿南 不好吃麼？

馬金川 好吃，好吃極啦！

阿南 你簡直什麼也沒吃麼！

馬金川 阿南，我不餓，真地我不想吃。

阿南 總得勉強地吃一點呀！：你真讓我不放心，要老這樣怎麼好？

馬金川 我總是盡力地振作，不行，可有什麼法子哪？

阿南 我炖一點牛肉汁你吃，好不好！

馬金川 不用，阿南你待我太好了，你別不放心，不要緊的。

阿南 怎麼會不要緊，你看你整天不吃東西，你的精力要消耗盡啦，我怎麼能够放心哪。

馬金川 我看倒是你要吃點心補的東西。我不要緊，因為我的底子好。（看窻戶）喲！園門又開了哪，你剛纔沒有去關麼？

阿南 沒有！

馬金川 我不是叫你去關的嗎？

阿南 是呀。

馬金川 那麼你沒有去關哪。

阿南 金川！我不敢去。

馬金川 怎麼？

阿南 是的，我不敢去，我真不敢到那個園子裡去啦。

馬金川 好啦好啦，不要提了吧。……（裝如斗。）阿南。咱們現在每天花多少錢哪？

阿南 都算上麼？

馬金川 呵，都算上！

阿南 頂多不過三十塊錢吧。你問這個幹嗎？

馬金川 我想起來問一問就是啦。真奇怪是不是？你見咱們從前是那麼希望有錢，現在我們有了很多的錢又該怎麼樣呢？我得了這筆大財幹嗎？

阿南 真個地幹嗎？只有娜如能够受一個高等教育就昇啦！

馬金川 受高等教育究竟是件好事還是壞事還說不一定哪！

阿南 金川你怎麼說這樣的話哪？

馬金川 我看娜如與從前大不相同啦。

阿南 那是她大啦！再說在學堂裡每天所見的都是些闊家的小姐們，那她當然要與從前不同一點啦。馬金川 這正是我所要說的話，她現在有一種特別的神氣，使我看了很難過比方她今年住在同學的家裡過暑假，可是人家的地位比我們高得多呀。我們怎麼好同人家比呢！

阿南 不錯，是高得多，不過這有什麼不好哪，至少在她這個同學家裏我們娜如可以快活快活，若是跟着咱們，咱們能使她快活麼？

馬金川 這危險的很，也許有一天她就瞧不起我啦。咱們說這個話攔着，你看好啦。

阿南 真個地！她說過她今天早晨要回來，哪！她也該回來了。

馬金川 真的麼？

阿南 真的，那我先不撤桌子啦。等她回來也好吃一點！

馬金川 她這踰回來；什麼時候再到上海去呀。

阿南 她不去了啊，你不是知道的麼？

馬金川 囉，不去啦……

阿南 怎麼，你不是知道麼？她打算到一個照像公司裡去學習麼？她不是同你一樣，也非常喜歡照像麼？我不是同你說過了麼？

馬金川 不錯地我想起來了。

阿南 是麼！你不是說現在無論男女都要有一個專門的技能麼？

馬金川 是的，可是那麼娜如就要總住在家裡啦。

阿南 那自然啦，難道你不願意我們的女兒住在家裡麼？我看你好像不高興的樣子。

（她扶摸了一下她丈夫的肩膀。）

馬金川 是的，有那麼一點，不過這是不由我的……因爲這幾個月以來，我們兩個人是這麼樣好……我好像不願意多一個外人似的。

阿南 我們的女兒也不是外人哪，這是她的家，你難道不願意叫她回來麼？

馬金川 我幹嗎不知道……不過這幾個月以來我們彼此安慰，彼此了解，我覺得幸福極了。（阿南起來忍着淚）喲！你怎麼啦？

阿南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馬金川 倒底爲什麼哪？爲什麼？

阿南 嚀！自從這件事發生之後，對於我是又可怕，又可喜，因爲自從那一天起 我們兩個人是比以前更親密啦。

馬金川 是的，阿南你真是又慈悲又勇敢。

阿南 那兒的話……

馬金川 真地，自從我做錯了事，我自己又悔又怕，幸虧你知道了，不但不輕視我，責備我，反倒還原諒我，安慰我！若不然我那個時候真快要瘋了。

阿南 金川！你不要提這個了，好不好？

馬金川 阿南，當那一天你猜着了這件事的時候真是救了我的命。因爲我本想決計不叫你知道，我起誓

說是用盡了心機來瞞着你。可是我的頹喪我的懊悔，實在隱藏不住了。所以我叫你們母女到海濱去，希望我一個人的時候能把精神舒散一點，誰知道更糟，我的罪惡總是抓住了我不放！所以我纔買了那些犯罪論，毒藥學的書，整天地看了又看，也不知道是爲了什麼。直到那一天你明白了，好像把我的痛苦分去了一半。不過對於這件事我們總沒有談過，可是我們無論如何也要把她說一說呀。

阿南 不用，不用，說它幹嗎？

馬金川 我們總要說一說呵，因爲萬一……

阿南 萬一什麼？

馬金川 萬一……有什麼事發生了！

阿南 你快不要說，這個話不會的，一定不會的！

馬金川 那誰又能知道哪？固然壞，時間過得越久我們的危險是越小……現在我有時也會把這件事完全忘掉了，不過總不會長久地！只要有人把鈴拉得重一點，我立刻就驚怕起來，總以爲是有人來捉我了。

阿南 好啦，好啦！你不要說了罷！

馬金川 阿南，我們總也要有一個準備呀，我們總要把話對好了，萬一有什麼事，我們也好知道怎麼回答。

阿南 我求你不要再提這個好不好？

馬金川 可是……

阿南 我只盼什麼事也不要發生，因為就是預備了也白預備。你知道我的神經是多麼虛弱，就是預備好了，到那個時候也會說亂了的……所以我們說它幹嗎？再說我想也決不會有什麼事發生啦。

（門外有聲音）你看，是我們娜如回來了！

（娜如進來了，她比以前美麗多了，好像換了一個人走起路來都是舞女的台步，說話也非常傲慢。）

娜如 媽媽，爸爸，我回來啦，有什麼吃的麼？

阿南 我們纔吃完，你有桌子還沒有撤哪。你隨便先吃一點罷。

馬金川 怎麼樣？娜如你玩得好麼？

娜如 玩得好極了，爸爸。都有什麼菜呀？

阿南 你坐下罷，寶貝！我拿給你。

娜如 鹹菜，醬豆腐！……沒有肉鬆，沒有火腿嗎？

阿南 沒有，我們現在不喜歡吃這些葷膩的東西。

娜如 好，你們怎麼越來越糟啦，你看你們的早點這像什麼樣子！只是稀飯同鹹菜，我真得來管一管你們啦，若要儘這樣吃是要受病的呀！

馬金川 你不要替我們操心罷。

娜如 不替你們操心，你們簡直地不會吃麼？人家鮑小姐家那纔真講究吃哪！……那纔叫會享福哪！

（拿起碗來看一看放下）喲！這是什麼米呀？怎麼也不用一點好米呀？人家鮑小姐家的米熬出粥來一粒一粒地都有豆芽菜那麼長！

阿南 這個米並不壞呀！

娜如 不壞！好麼！都快成了漿子啦！

馬金川 我們並不覺得壞，我們覺得很好的麼！

娜如 （坐到大椅子上去）那隨便你們……好在我已經吃過早點了。

阿南 你吃過啦？

娜如 是的，我吃了兩塊俄國魚子夾麵包，還喝了兩杯扣可太兒酒！

阿南 你還喝了兩杯什麼酒？

娜如 怎麼？你們連扣可太兒酒都不懂？扣可太兒酒也叫鷄尾酒就是把好幾種洋酒配在一起，用冰冰

過，又涼又香又甜又辣，好喝極了！

阿南 怎麼你也喝起酒來啦？

娜如 鮑家的小姐們都是這麼喝麼！（拿出烟盒來。）

馬金川 你這是什麼？

娜如 這是我的烟盒！你瞧好看不好看？

阿南 娜如你怎麼也學會了抽煙捲啦？

娜如 那可是沒有法子，因為雪茄烟我總是抽不慣，所以也只好抽抽烟捲罷！

馬金川 娜如不許妳這樣放肆地向你母親說話 你什麼時候學會抽烟捲的呀？

娜如 等我想想看！呀呀我可真有一點兒記不大清楚了！

阿南 年紀還小，不應該抽烟呀！娜如！



娜如 年紀太小？哎呀，你們真太落伍啦！

阿南 我並不是說別的，我是說抽煙對你的身體有害呀！

馬金川 娜如你聽着，別的我不管，不過在我家裡，煙是不許你抽的，你明白麼？

娜如 好，不抽就不抽！

（她本想把煙扔在煙碟裡，可是扔在地氈上了）

阿南 娜如，你留神一點呀，不要燒壞地氈哪！……

（娜如很不願意地檢起煙捲頭放在烟碟裏息滅了，走到鏡子前理長髮。阿南想把話頭引到別

處。）

娜如，你這幾個禮拜都做了些什麼好玩的事情呀？

（馬金川裝烟斗吸烟。）

娜如 好玩的事情？沒有衣服穿能够作什麼好玩的事情呀？我不是給你寫過信了麼？

阿南 是呀，我接到了信就把衣服給你寄去啦，你沒收到麼？

娜如 收是收到了，不過不是我所要的那樣的。

阿南 你要什麼樣的呀？

娜如 哎呀，媽媽！您給我寄了一件印度綢的旗袍，那叫我怎麼騎馬呀！

阿南 騎馬？

娜如 我不是同您說過麼？人家鮑家的朋友每天早晨都騎着馬到跑馬場的樹林子裡去繞一個灣，我因為沒有衣服，只好在家裏待着。我跟您寫信要錢是想做一身騎馬服裝，您爲什麼沒有給我寄哪

？後來鮑小姐借給我一身，可是人人卻知道不是我自己的，真丟臉極啦！

馬金川 你不要瞞怨你媽，是我不要她寄的，我以爲幾天的工夫用不着花那些騎馬服裝？

娜如 幹嗎只爲幾天工夫呀，以後我也可以用呵！

馬金川 什麼時候用呵，到那兒去用呀？

娜如 在天津也可以用呵？我爲什麼不能也每天早晨騎馬出走一趟呢？海大道早晨騎馬溜灣的也不少  
啦！

馬金川 照咱們這樣門第的小姐，用不着騎馬出去出風頭。

娜如 照咱們這樣門第的父親也不見得都像您這樣吝嗇。

阿南 娜如，你這是怎麼同你父親說話呀！

娜如 我說的難道不是真話麼？

馬金川 好罷，小姐既然不滿意，說我吝嗇那麼索性把你每月的月費不要好啦。

娜如 你們真是什麼都不懂！

馬金川 我們不懂什麼？

娜如 不但騎馬服裝的重要你們不懂，就是一切一切你們都不懂！

馬金川 一切什麼？

娜如 一切什麼？你們知道鮑家的客人，每天每個時刻都有每個的特別衣服麼？而我呢，只有兩件單  
旗袍還是去年的樣式，我算是丟盡了臉啦，叫人笑够啦。

馬金川 娜如妳那件藍色的，西洋料子的不是很好看的麼？

娜如 你看，哎呀！媽媽，您真是什麼也不懂，你們知道他們每天要換多少次衣服麼？早起出去散步是一種衣服，打網球是一種衣服，晚上去聽戲或是去跳舞又是各種不同的衣服。我那兩身衣服你們叫我够幹嗎的？

馬金川 我看不出這個有什麼重要，你外婆家也很不錯啦，你媽作小姐的時候也沒有那麼穿過！

娜如 媽媽，哎呀，那又是一個時代啦！

馬金川 什麼又一個時代，我不懂，你講一講我聽！

娜如 講了幹嗎？反正你們也不懂！

馬金川 我懂！我懂得很哪！我最懂得一件事就是你從今往後再也別上鮑家去啦，你看你好好的一個人簡直地都變了麼！

娜如 不用我去，反正人家也不會再請我去啦。

阿南 爲什麼不請你去啦？

娜如 爲什麼？因爲人家看見了我們住的這所房子啦！

馬金川 咱們這所房子怎麼樣？

娜如 她們一定要開汽車送我回家，我本打算在街口下來，可是她們不肯，一定要把我送到門口；我看出她們臉上要笑的樣子，真是把我氣壞啦！

馬金川 她們是看不起我們是不是？我看你現在也有一點看不起我們了！是不是？

娜如 我不是說這個，不過鮑家的小姐們看見了我們這個房子差一點沒有笑出來就是啦！還好，幸虧她們沒有下車進來！

馬金川 爲什麼？難道我們還不配接待她們麼？

娜如 不是你們……不過……（指着棹椅）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叫她們看見了那才糟哪！

馬金川 （不懂）什麼？我們的木器麼？這不都是上等的木器麼？糟？糟什麼？

娜如 （狂笑起來）上等木器，哎呀，快別說了罷！這些木器真是俗不可耐地醜死嘍！

馬金川 （氣得要打她）你再說？你再說？摩登也得有個分寸。我看你摩登都摩出毒來啦！

阿南 金川！娜如！別說了吧。

娜如 我早就看出來啦，爸爸恨不能早些讓我滾蛋！

阿南 娜如不許這樣說話，快一點同你爸爸陪不是，準是你剛才喝酒喝得太多啦，叫你這麼胡說八道

的！

娜如 （不得已）好啦！我錯啦，對不起！

馬金川 對不起？哼！

娜如 我說過對不起了，是不是！還要怎麼樣？

馬金川 對不起，哼！

（一度不安的沉靜。）

娜如 呵！照像公司那兒的事我不去啦！

馬金川 爲什麼？

娜如 因爲我不高興去啦。

阿南 你先不是很高興去的麼？

娜如 我以前高興現在我不高興啦。……  
因為我想做一點比較更好的事情。

阿南 什麼事呀？

娜如 我在鮑家遇見了一個人。

阿南 遇見了一個人？

娜如 對啦，遇見了一個男人。

阿南 一個男人？

娜如 這個男人有一個朋友是一個舞場經理。他說我可以在那裏找一件事做「做」。

馬金川 做什麼事呀？

娜如 做跳舞教授。

馬金川 做跳舞教授？

娜如 對啦！他說我的舞姿好極啦，我的身段，我的曲線是任何一個明星都趕不上的。

阿南 這個男人怎麼敢同你說這種話呀？

娜如 他說我生來是一個舞蹈明星的才幹，不可錯掉了機會，枉費了我可寶貴的青春！

阿南 他在什麼地方同你說的這些話呵？

娜如 （故意）在一個旅館裏！

馬金川，阿南不由己一驚，）

阿南 只你們兩個人麼？

娜如 那自然嘍。

阿南 他……

娜如 他親過我沒有是不是？那還用說，不但親過而且還親過也不知道多少次哪！……

阿南 你瘋了！是醉了？怎麼越說越不像話啦？

娜如 我就知道你們不會贊成的，所以我在沒做以前先同你們提一聲。

馬金川 (厲聲地)

你不能做的。

娜如 真的麼？

馬金川 我同你說不能做就不能做，你明白麼？

娜如 您還拿我當小孩子是不是？真好笑！做舞女有什麼不好，您以為在照像公司同照像師關在黑房

子裏好麼？

馬金川 我說不能就不能，跳舞教授？你簡直要造反哪！

阿南 按說你上了一個一年好幾百塊錢學費的學堂！應該多懂一點道理才對！怎麼連好壞都分不出來

啦？

娜如 分不出好壞？你們才分不出好壞哪！你們這般舊腦筋總拿藝術當下賤玩藝！舞女讓你們看起來

就好像娼妓差不多，可是你們知道人家外國舞女死了還有舉行國葬的呢？(看着她的父親說，

我也不是往家裡帶什麼人，用得着這麼大驚小怪麼？

馬金川 你這孩子！你想說什麼？因為一個混蛋說你好看，你就美得不知怎樣好啦！

娜如 他才不混蛋哪，他不像你！

阿南 娜如！

娜如 那是他比你們好！你們若是不要我啦，那沒有什麼，我找他去！

馬金川 你說什麼？

娜如 我說可以到他家去。

阿南 你說的這還像人話麼？

娜如 爲什麼不像人話？上禮拜他就想要我去，可是我以爲你們還想要我呢，所以我沒去。不過你們

若是不要我，那我只好……

阿南 誰說我們不要你啦，你這孩子怎麼變得這麼壞呀？

娜如 我壞，也許對的，不過無論怎麼樣我也未必壞得過爸爸。……

馬金川 你說什麼？

娜如 我說我沒有什麼對不起你的事！媽媽說我還可以呀，你沒有資格罵我！

阿南 怎麼你敢同你爸爸這樣說話呀？

娜如 我爸爸？您問問他跟那個外國太太，那個臭美的格蘭太太都做過什麼好事？

馬金川 你有完沒完？

娜如 我沒完！去年我們到北戴河去的時候，那個洋太太就上咱們家來啦，那天叫我看見啦，當時我

還不懂，現在我可全明白啦。

馬金川 你中了邪了罷，你再說我打死你！

(馬金川去打她，她躲開了。)

娜如 她那個時候就住在咱們樓上，睡在媽媽你睡的地方！

馬金川 (氣瘋了要打她) 你……

阿南 金川你不要理她好了，她一定是醉了。

娜如 (跑過去，上樓) 你還說不叫我告訴媽媽好了現在媽媽可知道了你這個正經人辦的好事啦。

馬金川 這那裡是我們的女兒，簡直是一個妖怪麼！我非殺了她不可！

(馬金川要趕出去，忽然心痛倒在椅上，阿南過來扶他。)

阿南 (怕起來。) 你怎麼啦？又是你的心臟病犯了罷！

馬金川 (呼吸困難。) 是……是……是……我的心……不要緊……一會就好了……拿一點威士忌給我……

阿南 (拿酒給他。) 好啦……別說話啦……好一點麼？

馬金川 好一點啦……

阿南 你靠好了，不要動。……

馬金川 我好多啦！……她到那兒去啦？

阿南 她上她屋裡去了，不要管她，你安靜一會兒罷。

馬金川 這個孩子真是中了鬼了！

阿南 你別生氣啦！

馬金川 說這種瘋話！

阿南 她總是一個孩子，不要同她計較……你的心痛了麼？



馬金川 不痛啦！……啞，都變了……

阿南 什麼都變了啦？

馬金川 你看娜如還像是我們的女兒麼？

阿南 她一定是喝醉了？你等着我去看看她去。（她上樓，叫）娜如！娜如！……（跑下來）金川！

她的皮箱不見了……（又跑出後門去看，哭着回來）她一定是走了。

馬金川 走了？

阿南 一定是走了，園子裡也沒有她。

馬金川 她一定會回來的，阿南你放心好啦。

阿南 她若是不回來，那咱們怎麼辦哪？

馬金川 你不要怕，她一定會悔過的，她一定會回來的。看吧！

（沉靜，阿南哭起來。）

阿南 金川！

馬金川 什麼！阿南？

阿南 娜如剛才爲什麼說那個格蘭太太？

馬金川 誰知道？……

一定是她氣急了，不知道說什麼好啦！

阿南 她怎麼說得那麼準？說什麼我們從北戴河回來的時候還看見？金川，這不是真的是不是？

馬金川 你還看不出來麼？娜如是瘋了，纔能說這種話呀！

阿南 爲什麼不說別人？單說這個洋太太呢？

馬金川 那我怎能知道呢？

阿南 一定有一個原故？……

馬金川 是呀！爲什麼呢？

阿南 她沒給你寫過信麼？

馬金川 誰呀？

阿南 格蘭太太呀！

馬金川 爲什麼你問我這個話呀？

阿南 去年年底下你不是接到一封從上海來的信麼？信封上還寫着格寄？

馬金川 （不自然）呵，不錯，那是我的老朋友王格廬王先生寫來的，我不是還同你說過是爲一筆款子

的事情麼？

阿南 沒有呵！

馬金川 我記得好像同你說過的麼……他在上海很困難，本錢總倒不開手，所以他要同我借兩千塊錢……

我想我們的錢攔着也是攔着……後來我就借給了他……他不久一定會還給我們的……我記得跟

你說過麼！（沉靜）你現在放心吧！

阿南 ……我放……心了！……

馬金川 （拉了她的兩手）你難道還疑心我……疑心我會做……

阿南 不是疑心……不過若是果然有這種事……我可真受不了！金川！我爲你什麼都能忍受……你叫

我做什麼都可以。不過你若欺騙了我，不愛我了，那我只有自殺，一定的，我就是這種想不開的傻女子……那有什麼法子……

馬金川 我同你發誓說決不會有的……

阿南 我相信你，金川……你也不要心煩了吧？……（她起來向樓門走去。）我想到樓上輪一輪去！

（下）

馬金川 （呆了半天，忽然抱了頭）。啫！我幹嗎？我幹嗎！我？我這是幹嗎呀？（哭起來）。

## 第二段

佈景同：三個禮拜以後。

（幕開時無人。幾秒鐘後馬金川從樓上下來，端着一個盤子，上面擺着二個碗，一個小碟，一個玻璃杯。另手拿着一包橘子。他穿着拖鞋。這時有人輕輕地按門鈴。馬金川把東西擺在桌上，去開門。他同海蒙輕輕進來。）

海二爺 怎麼樣？馬金川太太好一點兒麼？

馬金川 （關樓門）。好多了！謝謝，她昨天晚上睡的很好。

海二爺 那好極啦！

馬金川 你們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海二爺 昨天晚上纔回來，今天早晨聽見送牛奶的說，所以我就趕過來看一看。你受驚不小呵！

馬金川 可不是？這一天天下大雨把她一身都淋透了，她回來就病得不省人事啦。這都是因為娜如走後沒

信，急得她跑到滿處去找！

海二爺 她走了有多少日子啦？

馬金川 昨天整是三個禮拜，剛巧就是你們去北京的第二天。

海二爺 我不打擾你吧？

馬金川 不要緊，她又睡着了。我纔把藥碗拿下來，你坐一坐兒罷！

海二爺 我內人也直不放心，她說您若是用人，她可以來幫幫忙。

馬金川 謝謝……現在用不着……你替我謝謝海蒙太太吧！

海二爺 你總也得找一個人幫忙呵！你這兒有人了麼。

馬金川 沒有，一切都是我自己做。

海二爺 你們還是沒僱老媽子麼？

馬金川 沒有。

海二爺 你橫是夜裏也不得睡？

馬金川 可不是麼？

海二爺 你臉上的氣色可乏得利害呀！

馬金川 不要緊的！

海二爺 我說老馬，你不要客氣吧，讓我們內人來幫你幾天吧！

馬金川 不用，謝謝你們兩位的好意，阿南，好多了，已經不費什麼事啦。

海二爺 怎麼醫生也沒有勸你僱一個看護婦哪？

馬金川 他怎麼沒有說呀？他起先總不相信我會招呼病人，後來他不得不說我是一個極好的看護生了。

海二爺 這真是夫妻的恩義的力量，其實你那裡是看護病人的材料呢？

馬金川 可不是？阿南總找我。一步也不讓我離開她。有一天她燒的都過了四十度啦！哎呀，海二爺，真把我吓着啦！她嘴裡說着糊話，我以為他真要死啦！幸虧現在算是好啦，只要慢慢地等着他復原好了。

海二爺 他的精神怎麼樣？

馬金川 精神好極啦！……臉上老是有笑容兒。

海二爺 身體當然很弱了。

馬金川 弱極了！……他現在動一動都不能。……醫生說至少還得兩個月纔能下床走路哪！

海二爺 現在總算沒有什麼危險了吧？

馬金川 完全沒有啦，這點倒是可以放心啦。

海二爺 你吃飯了麼？

馬金川 我現在吃飯是不成問題的，隨便吃點甚麼也就是了。

海二爺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們現在就沒有娜如的一點消息嗎？

馬金川 唔！沒有麼！一點也沒有。

海二爺 你難道一點兒也不知道她到什麼地方去了麼？

馬金川 就是不知道麼！各大城市的各種報上我都登了廣告叫她回來，可是總沒有消息……使阿南的病難好的正是這一件事……越想起來就哭，又怕我心裏難過不敢哭出來！……

海二爺 那也難怪他，這麼大的一個女兒忽然不見了。

馬金川 唔，若是娜如回來了，阿南的病也就好的快了。

海二爺 那還用說，咱們就盼着她早早地回來吧。我也幫着你們到各處打聽打聽去。你也別着急啦，

咱們晚上再見。還是這句話，你若是累了，我就叫我的內人來陪馬太太幾天，那沒有什麼。

馬金川 謝謝你們二位的好意，晚上見吧。

海二爺 晚上見！

（海二爺下，馬關上門。打開果子包作橋子水，聽見外面有人說話）

格蘭太太 （在外面。）馬先生在家麼？

海二爺 在家哪。

格蘭太太 喲！海二爺嗎？少見了哪！

（馬關上門，吓一跳後退了一步，格蘭太太進來了，以輕視的眼光看着他，譏諷地微笑着）

馬金川 白！是你麼，你上我這兒來幹嗎呀？

格蘭太太 我正要拉鈴，海二爺剛好出來啦。怎麼，你不願意我來麼？

馬金川 你幹嗎來啦？

格蘭太太 我來瞧瞧你！不許麼？再說我給你寫的信，你怎麼連一個回信都沒有呀？

馬金川 你不能到我這裡來，我請你趕快走吧！我的太太……

格蘭太太 我不怕，你不要拿你的太太吓嚇我！

馬金川 妳不知道，我的太太病啦，病得非常地重！……她就在樓上哪！……

格蘭太太 在樓上怎麼樣？

馬金川 如要是聽見了你的聲音，一定心裡要慌忙的，所以絕對不能讓她聽見什麼……

格蘭太太 我用不着叫她聽見！只要妳肯聽我的話就得。

馬金川 不能在這裡，白？不能在這裏！妳先走吧。

格蘭太太 我從上海到這裡來是特別爲找你來的，你叫我走，妳叫我上那兒去？

馬金川 輕一點！輕一點！不要叫她聽見！

格蘭太太 聽見就聽見，活該啦，我纔不管那套哪。（坐下來）。

馬金川 哎呀，天哪！你怎麼這樣不明白？再說你找我幹嗎？要還是錢的話，我請妳不必說了罷，我告訴妳，我所有能給妳的鈔都給了妳啦。

格蘭太太 真的麼？

馬金川 怎麼不真！我自己有錢沒有難道還不知道？算了吧，妳走罷！

格蘭太太 走？多僥我願意走纔走哪！

馬金川 妳究竟打算怎麼樣？

格蘭太太 妳叫我走也行，不過妳要告訴我一個準時候，準地方，我們回頭再見……可是你要騙我，那

你要小心一點……

馬金川 我不能答應你這個，因爲我太太病着，這裡我離不開。

格蘭太太 喲！喲！現在你太太又算一回事啦！

馬金川 是！我愛我的太太！（格蘭太太笑了）。你笑什麼？

格蘭太太 我笑你從前不是說過她不是一個小老媽子麼？

馬金川 (大怒) 我不許你說我太太的壞話，她是一個賢德的女子！而你只是一個蕩婦，她的爲人你連

做夢都想不到！

格蘭太太 你不用費這麼大事，我來不是爲她來的，她賢德也好，不賢德也好，與我什麼相干。

馬金川 我從前真傻透了，怎麼會上了你的圈套，好在如今我明白了。

格蘭太太 你明白了更好，不錯，我要的我愛的只是你的錢，好吧，拿錢來吧！

馬金川 還要什麼錢？我不是給過你了嗎？

格蘭太太 那還是去年年底哪！你知道我今年也病了好幾個月，差一點沒有死了，直到如今醫院的錢還

沒有給哪！

馬金川 得了。得了。你這種瞎話說過不知道有多少次啦。現在不靈啦！

格蘭太太 靈不靈沒有關係，不過比方的話，我說我要兩千塊錢你看怎麼樣？

馬金川 你愛用多少用多少同我說幹嗎？

格蘭太太 幹嗎？我不同你說同誰說去，難道你要我去同你太太說去嗎？

(說着要到樓上去的樣子)

馬金川 (發驚) 你這是什麼意思？

格蘭太太 我想同她談一談去年她到北戴河去的時候我們在這裡做的好事，也讓她明白明白你的人

性。

馬金川 你說她也不會信的。



格蘭太太 我可以說是我們天良發現了，我悔過了，我要懺悔求她赦罪，這是一件很正大光明的事呀。她要是一個賢德的女子一定會相信的。

馬金川 你這個妖怪：你給我滾開！

格蘭太太 你愛怎樣罵就怎樣罵！反正你不給我錢我不走！不但不走我還要到樓上跟你太太去談談哪！你自己斟酌好啦。

馬金川 哎呀！我真混蛋透了。（抓頭髮坐下）我怎麼交了這樣的一個女騙子？簡直比綁票的土匪還利害麼？

格蘭太太 好啦！不要着急吧！我吓嚇着你玩哪！我想你總還沒有完全忘了你的小白罷！來你再幫他一次忙好了。

馬金川 （完全戰敗了。）白，我真沒力氣同你鬧了，算了吧。

格蘭太太 好吧。你再簽一個支票就什麼都完了，我再不跟你搗亂啦！

馬金川 不能呵，白！唉！沒有錢啦。

格蘭太太 （從她皮包裏拿出一支自來水筆強攏在馬金川的手內。）快別孩子氣啦。來！來！你的支票本子在什麼地方，還在原來的地方，在衣袋裡嗎？（從馬金川衣袋裡拿出支票簿。）好啦，寫吧！交來人三千元正，我多一個錢也不要你的，按說我應該再罰你一千塊錢！噫，誰叫我痛你哪。

馬金川 我的銀行裡沒有那麼許多錢啦。

格蘭太太 不要緊：你先寫一個支票回頭再想法子去補足好啦。

馬金川 不，白！還是……

格蘭太太 哎呀！你不要囉嗦了吧，可是一樣，明天銀行裏要取不出這筆錢來咱們可還是麻煩！只有這一回啦，我決不再同你爲難了。

馬金川 我怎麼能够相信你哪？

格蘭太太 哎呀，你要信任我呀！

馬金川 信任？你上次不是也這樣說的麼？

格蘭太太 這次與上次不同了，你放心好了，我可以同你起誓，寫吧！寫吧！

馬金川 （背着樓門坐好，格蘭的手扶在他的肩膀上，他寫了兩個字就停下。）這回可真完啦，你若再來就是打死我，我可也沒有辦法啦。

格蘭太太 好了別說傻話吧，什麼死了死了的，我不願意聽你說這個話，因爲你知道？無論如何我是愛你的呀！

馬金川 好！謝謝吧，不敢當。

格蘭太太 不敢當？你從前怎麼敢當來着？

馬金川 （寫好支票）好了好了！現在可完了，拿去走吧！（把頭伏在桌子上。）

格蘭太太 （拿起支票摺了馬金川的脖子，極柔媚地說。）你以爲我真能忘得了你嗎？（當她說話的時候門開了是阿南下樓來了，她圍了一個圍巾，面黃蒼白，勉強支持着倚在門框上。）金川我永遠忘不了你的！你還記得去年麼每天下午你都在這個窗戶的面前坐着，我偷偷地進來。就把你的臉一矇，你就說了：『是我的小寶貝不是？』……（阿南痛苦極了，閉上眼睛。）你就起來

把我摟在懷裡，哎呀！馬金川！你叫我怎能忘了你呀？（阿南在食櫃上拿了一個杯子，輕輕地關上門去了。）

馬金川（忽然站起。）你聽這是什麼聲音？

格蘭太太 什麼呀？

馬金川 我聽見門響！

格蘭太太（回頭看。）沒有呵，什麼也沒有呵！

馬金川 好啦！你快走把！

格蘭太太 是的，我走啦，我就是再來也只因為你，來看看你啦。就是啦！

馬金川 得了我求你從此不要再想我好啦。

格蘭太太 好，就這麼辦。

馬金川 不要囉嗦了，滾開吧！滾吧！

格蘭太太 滾吧！滾開？你怎麼一點禮貌也沒有啦？

（忽然有人拉鈴。）

馬金川 你看，有人來啦，你還是從廚房的後門走吧，不要叫人看見！

格蘭太太 哎呀！你們男子的心變得真快呀！（第二聲拉鈴）

馬金川 好了，好了，走吧，請吧？（把她從旁門推出去，去開外門。）

醫生（在外面。）怎麼你沒有聽見我第一次拉鈴麼？（進來。）怎麼樣？好一點了吧？

馬金川 好多了，大夫！

醫生 你的臉上很忙亂似的，我還以為是馬太太的病又重了呢？

馬金川 不！好多了比昨天至少好十倍。

醫生 她吃了什麼東西沒有？

馬金川 剛吃不久，喝了有多半碗粥，我把盤子拿下來，她說她要睡一會兒。

醫生 她喝了橘子水啦麼？

馬金川 也喝了，

醫生 你可以盡量地給她喝，橘子水對於病人再好沒有了。

馬金川 是的，你看我不是正在做橘子水麼？呵！那瓶藥水吃完啦！這個藥真好她的精神一天比一天好啦。

醫生 那麼……可以照方子再吃四五天罷。

馬金川 好吧。

醫生 （看馬金川。）不過你的氣色不大很好哇？

馬金川 我不要緊的。

醫生 你不要說不要緊，我看你沒有事情的時候可以多到公園裏去走一走去吸一點兒新鮮的空氣，好，你在這裡歇一歇，我到樓上去看一看。

馬金川 我陪你去吧！

醫生 不用，你到園子裡曬一曬太陽去吧！

馬金川 好吧，我做完了橘子水就去。（馬金川做橘子水，樓門開着，醫生上樓去了，沉靜。醫生回來

手裡拿着一個杯子，用兩眼極深刻地看着馬金川，馬金川甚爲發驚。）怎麼一回事？大夫！

醫生

怎麼一回事？

馬金川 怎麼，阿南她不大好麼？

（沉靜，醫生凝視杯子。）

醫生 她死啦！……

馬金川 什麼？不能夠……決不會的。……（他要跑到樓上去看。）

醫生 （攔住他。）你上去也沒用了，她死了已經有五六分鐘啦。……這事真奇怪！

馬金川 死了麼？哎呀！天哪！天哪！（哭起來。）

醫生 眞實說起來，你的太太是中毒死的。

馬金川 什麼！中毒？

醫生 對了，中毒！你家裡有毒藥麼？

馬金川 沒有，沒有哇，就是有，她也拿不着呀！

醫生 是氰化鉀。是不是？

馬金川 氰化鉀……是的……因爲我喜歡照像，不過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醫生 這個毒藥水擺在什麼地方？

馬金川 （指着小櫃。）擺在那裡……她決不能夠來拿的。

醫生 等一等，（他走到小櫃拿出藥瓶，）是這個不是？

馬金川 是的。……不過以前還有一半藥水哪！怎麼空了？（他想拿瓶子來看。）

醫生（不給。）哼！我明白了。（他打開瓶塞聞一聞。）你什麼時候拿桶水給她喝的？

馬金川 呵……差不多有三刻鐘了吧。

醫生 你是看着她喝的麼？

馬金川 是的。……（哭起來）我一直等她喝完，我纔下樓來的。

醫生 杯子哪？

馬金川 在食櫥上。……（她走到食櫥。）哎？我擺在這裡啦！以後有一個朋友來，我去給他開門去了

……剛纔還在這兒哪！呵，大夫，你手裏的杯子是在這兒拿的麼？……

醫生 我是從樓上床旁邊的小桌子上拿下來的。

馬金川 不是！我是從樓上床旁邊的小桌子上拿下來的。

馬金川 不能呵？這樣的杯子我們家裡只有一個……是我自己擺在這個盤子裡的嗎？……（沉靜）大夫

！她自己不能下樓來拿罷？是不是？……

醫生 不能！決對不能下樓！

馬金川 那麼這個杯子自己怎麼會上樓呢？

醫生 是呀！我正要問你哪！……（他注視着馬金川，他的眼光無疑地顯示出來他以爲馬金川是罪人

。）

馬金川（極悲慟。）你說是我毒死她的麼……我……我毒死她，幹嗎呀？（戰抖音，跪倒，伏在地下

慟哭。）

幕落

## 尾 聲

(佈景與序幕同，海二爺同租房人仍在序幕閉幕時的位置。)

海二爺

幹嗎？他殺死他的太太是爲要同那個混賬女人結婚哪！

租房人

我總想這裏面也許有什麼誤會的地方馬金川若要是在這兒辦哪？

海二爺

沒那個事！這裏頭誰也沒有我明白！我碰見他們那倆個狗男女不是一回啦！就說出事的那一天，我從馬家出來，一出門就跟那個娘兒們碰了一個頭，你說不是爲這檔子是爲什麼？再說你想他看的那些個書，什麼犯罪論嘍，毒藥學嘍，不安心害人看那玩意幹嗎？

租房人

不過馬金川也太傻了，他的太太病着，要活也活不了多久啦。又何必下那樣的毒手哪？就說害她罷，也可以害得乾淨一點呀！幹嗎留那麼些個痕跡哪？你看！好像馬金川惟恐人們不知道是他害得似的。天底下那有這麼粗心的兇手呵？

海二爺

想這就叫作色膽包天！他那還有工夫計算那些個，准是那個洋娘們跟他一上外國勁兒，他就不知道怎麼好了，糊裏糊塗地就把他的女人給害了。等到犯了案他再想遮蓋可就晚啦！哎！咱們先把這檔子事擱下，等以後有工夫了再慢慢地跟你說！怎麼樣？這所房子你到底是租不租哇

？

租房人 我一定租，不過這個房子可也該好好地修理修理啦，尤其是外面這個圍子，要想除這些荒草非得好好地把它刨一刨翻一翻不可呀！

海二爺 可不是麼，你要是想種花，那可非得深深地把它刨一刨，翻一翻不可！（這時外面有叫賣晚報的聲音：『嘿晚報來晚報！看一看明天早晨馬金川受死刑的新聞來！』得！這一回可算完啦。

租房人 我們買一張來看一看！

海二爺 好，我去！（海二爺出門去。租房人在門內等他。）晚報，來！晚報！給我一張！（進來交給租房人，兩人同看。）

租房人 （讀報，）『馬金川案向國府主席請求特赦事已被批駁，頃法院傳出消息，馬犯將於明晨六時執行絞刑云。』

海二爺 噫，挺好的一個人！……哎！人心不知足，可真沒有法子，有了魚翅還要想吃燕窩，幹嗎？

（全劇完）





# 半夜

## 登場人物

陽體	電影明星
羅化奇	退休政客
程德紀	刑事科長
謝先生	房產經理
黃升	羅的僕人
劉福	門房
老關	陽體的僕人
小孩	戲院小使
信差	
雜役	
汽車夫	
學生甲，學生乙	
池名海	嫌疑犯

半 夜

書記官

警官

偵探甲，偵探乙，偵探丙

大夫

看護甲

看護乙

警察甲

警察乙

法院人員等

羅太太

羅曼麗

何小姐

穆太太

邵太太

舞女

女友

姚小姐

女僕

亦賢羅化奇之妻

化奇之女

曼麗同學

曼麗的家庭教師

租戶

邵太太的朋友

湯龍的女友

時間 現代

地點 某大都市

## 第一幕

某現代化的大都市中，一位退休的政客同他的妻女在一座高貴的大洋樓裡，過着豪華的生活。他的洋樓一共是三層：樓下是人同房產經理人住，第一層是政客自己住，二層三層每層有兩所西式住宅，都租了出去。租戶中有一位電影明星，一天明星忽然死了，頭上中了一顆子彈，他自己的手槍落在他的身旁，他是自殺？還是被害？疑雲當然是染着桃花的顏色。這個戲是從明星才搬進這洋樓最初四五天的時候做起。

舞台上見到的是這座洋樓的門口。當中是一座極雄偉壯麗的樓梯的側面，向左昇通着上層一樓的樓板。左邊角上是升降機的門，再往左是通天井同僕人用的小樓梯的門。正面右邊角上是大樓的號房。再右面是通大街的鑲着厚玻璃的鐵門，這個門的鐵欄干當是很美麗的圖案。正面在樓梯的下面擺着一個綠呢的長沙發。

一個春天將近中午的時候看門的劉福正在擦樓梯的欄干，隱約地聽見外面大街上各種聲音。一個俱樂部雜役，穿着制服，從大門進來，好像在門外停下了腳踏車，他來扣號房的門：

雜役 門上有人嗎？

劉福 (走下樓梯) 什麼事？

雜役 羅局長是這兒嗎？

劉福 是這兒，什麼事？

雜役 這有一封信是國際俱樂部何先生送來的，您交給局長，就知道了。

劉福 好吧！您交給我吧！（門房走進號房，雜役下，一個舞女打扮的少女，從衙門進來，有點胆怯地看着門房外面掛着的房客表，好像找不着她所找的名字，這時候，門房又從號房出來，向天井的門走去，少女追在後面問）

舞女 請問你們這裡有一位……？

劉福 那不是有房客表嗎！請您自己看吧。（他頭也不回地走進通天井的門，一個郵差揹着裝信的信包，從樓上下來）

舞女 對不起！您知道電影明星楊龍……？

郵差 楊龍，噯不錯，昨天早晨我給他送過一封掛號信。

舞女 那麼他是住在這兒，怎麼房客表上沒有他的名字？

郵差 他搬過來不多日子，才幾天，他住在三樓靠樓梯的門。（郵差由街門下）

舞女 （想上樓，但又在猶疑，這時候一個僕人，從下人樓梯的門出來，走向號房）

僕人 劉爺！劉爺！（舞女好像放棄了上樓的主意，走到大街上去了。明星楊龍，這時候從樓上下來，他聽見僕人叫門房的聲音，從衣袋裡拿出一封信來，假裝讀信，可是他注意在聽樓梯上主人的說話）

劉福 （從下人樓梯門上）什麼事？

僕人 你上那去了？

劉福 我到天井去了，什麼事？

僕人 回頭局長的車回來，告訴汽車夫，不要開進汽車房，太太就要出門。

劉福 好吧！（走進號房）

邵太太 （一望而知這是一位很好玩並且極喜歡看電影的女性，她的穿戴打扮都有點像電影明星，她在這個時候慢慢地從樓上下來，偶然遇見了楊龍，先還不注意，以後好像在那裡看過似地，她回過頭來，盯了他一眼，邊走邊回頭地已經快走出大門了，她忽然決定轉回身來，走向楊龍，拿出極交際的口吻說話。）

您是大明星楊龍先生吧？真是難得極了，榮幸極了。

楊龍 （不大高興敷衍地）是的！太太貴姓？

邵太太 我姓邵，我丈夫已經死了多少年了，我對於電影非常地感覺興趣。

楊龍 是的，是的。（他拿起他的信，拚命讀，顯明地是要終結了這勉強的談話）

邵太太 聽說您也住在這個樓上，這麼說我們是近鄰了！

楊龍 是的，是的，對不起邵太太。（他說完話，就好像有要緊的事，走向樓上去了。）

邵太太 請便，請便，再見，再見。（仍然很興奮得意地走出大門去了，這時候楊龍把信收起來，下了幾層樓梯好像注意聽着樓上的動靜，剛才來的舞女，走進門來，似乎在門外得了更確定的消息，她毫不遲疑地從手袋裡拿出一個小紀念冊，走向楊龍。）

舞女 楊先生，請您簽個名吧！

楊龍 （很習慣地接過冊子來，簽了一個名字，還給舞女）簽的不好！

舞女 （看了一下）您太客氣了，您可以不可以多寫幾句話，給我留着做個紀念！

楊龍 （似乎比剛才高興了些，起首注意到舞女的容貌，接過本子來，）好吧，好吧！（拿着筆想了

半天，也想不出寫些什麼！實在說起來，他也不會寫出什麼來，終用極俏皮的口吻，）要寫的話太多了，不知道從那寫起，我看還是不寫了吧！

舞女（接過本子來，似乎會意，很高興地，）那麼您就不用寫了，您說給我聽就是了，有工夫請到我們舞場裡來玩，我在新都會，我叫：華梅。

楊龍 好吧，再見，再見！

舞女（極用工夫地做一個微笑，收起本子，下了樓梯，走向大門去，臨出門還回頭來，想同楊龍做一個最後的告別，但是楊龍早已把這段事忘掉，又在那兒注意着樓上的動靜，舞女沒趣地走了，一刻工夫以後，楊龍似乎聽見什麼，他往上走了幾步，忽然停着不動，因為上面有人下來，他閃開路靠着牆，讓羅太太走下來，羅太太是一位極高貴的婦人，她的穿裝打扮，非常考究，但並不華麗，她的舉止言談，處處引人尊敬，她不但身體整理的乾淨，她的靈魂也非常的清潔，她極安祥地從樓上走下來，她從楊龍面前走過，並沒注意到他，只是覺得有人讓道，應當客氣一下，她只略微地點了一下頭，就走了下來了，楊龍望着她走下去，眼裡冒着火，他決定了要去同她說話，他鼓起勇氣跟了下來，羅太太似乎有所感覺，她下了樓梯就返過身來，向着楊龍，客氣，但是很嚴肅地。）

羅太太 先生您有什麼事嗎？

楊龍（拿出他所能做到的好姿態，）對不起羅太太！

羅太太 什麼事請說吧！

楊龍 羅太太您大概不記得了！

羅太太（比剛才緩和一點）您是楊龍先生吧？因為我在外面見過您很多的照片，並且也看見過您在舞台上演戲，可是我不記得有人給我們介紹過！

楊龍 介紹過的，羅太太，但是您忘記了，三年前，那時候我才進電影界，有一次您同羅局長到我們廠裏訓話，那時候我們一行十幾個人，都由我們經理介紹給您同羅局長，您一定是忘記了。

羅太太 參觀電影場！是的，不過我實在不記得跟您見過。

楊龍 那不足怪，因為那個時候我還是一個無名小卒，當然人們不會注意到我。

羅太太 不過現在您可是大名鼎鼎了，這個禮拜四您不是在大仙戲院演「蝴蝶劍」嗎？我們全家都預備去看哪。

楊龍 那我真是榮幸極了，到那一天我一定好好地，專一地替您演戲。

羅太太 您最近還排着什麼新戲嗎？

楊龍 是的，我正在預備一本，改編的俄國戲，「罪與罰」。

羅太太 那個原著的小說是不是「朶斯託夫斯基？」我看過一種翻譯的本子，真是好極了。

楊龍 是的（但是他說不清楚，只含糊地發了幾個音，末後清楚地說出一個斯基）是的……斯基的，我很喜歡這個戲，因為這戲裡的主角是一個感情很熱烈的，我最喜歡演感情熱烈的戲！

羅太太 您是到這邊找朋友來了嗎？

楊龍 我現在是您的租戶，就住在您的三樓，您不知道嗎？

羅太太 您什麼時候搬來的？我真不知道。

羅龍 搬來有幾天了，三樓第一個門。



羅太太 經理人還沒跟我提過。

楊 龍 (說着笑話) 請您放心，我們公司的生意雖不怎麼好，但是我不會欠房租的。

羅太太 楊先生真會說笑話，好了，再見吧！

楊 龍 (做了一次鞠躬) 再見，羅太太！不過我的運氣真不好，同您見面的時候，您總是這麼忙。

羅太太 對不起，我的車就要來了。

楊 龍 那真使我難過極了，因為我有許多很重要的話，您不得不知道的話，還要同您說哪。

羅太太 這真奇怪極了，什麼要緊的話呢？

楊 龍 是的，很重要的話，不管您愛聽不愛聽，說我總是要說的，您的車既然是還沒有來，您就聽我

說一說吧，不過讓您站着聽，我太過意不去了，羅太太：您請坐(他指着樓梯下的長沙發。用着舞台上一個很好看姿式，羅太太忽然笑起來，)羅太太您笑什麼？

羅太太 我是笑您的姿式，您剛才讓坐的樣子，同「泥中蘭」中的讓坐的樣子一樣，(又笑)真有意思

，好吧您說有重要的話，請說吧！(站到沙發旁但是她並沒有坐下。)

楊 龍 好吧！羅太太您知道，在我第一次見到您的時候，您曾留給我一個極深的印象。

羅太太 (故做驚訝) 當真嗎？

楊 龍 請您不要譏笑我，我的話很長，那一天府上有茶會的時候，可以不可以賞給我一個小帖子？

羅太太 可以的，羅先生一定也很歡迎您來。

楊 龍 那好極了，因為我對您說的話很嚴重，在大門道說話未免不是地方不過我真有點等不及了，還是現在跟您說了吧，您知道三年前，當我頭一次見到您的時候，就是您來參觀電影場的那一次

，現在我來跟您說實話吧，那時候並沒有人給我介紹，因為我那時候還不配介紹給您，可是自從那次見到您以後，覺得好像有一種電力打動我的心靈，以前我不過是隨便玩玩，並沒有什麼好強的心，進取的心，可是自從見到您以後，我總想做一個有名的人，值得使您注意！現在幸而小小地有了進步，湊巧您這樓上有房，所以我就搬到這裏來，而我搬到這裏來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要認識您，想要讓您認識我。

羅太太（鄭重地）楊先生您的意思很好，我得工夫一定要向羅先生提，只要他的力量能做到的事，將來我們總會幫您的忙的，好吧！再見。

楊龍（攔着她的去路）羅太太您錯誤了我的意思，我並不是想求羅先生幫什麼忙，我要您知道的，是我所以能夠有今日完全是虧了您，羅太太！

羅太太好了，楊先生，請您不必說了，我很明白您的意思，不過您要知道我已經是一個十七八歲女孩子的母親，我決不是熱鬧場中一般瘋狂的女性。

楊龍唉，我們演戲的人真倒霉！不管你要說多麼真心的話，人們總以為你是在演戲，羅太太，真的，就連我今天活着也是因為我在三年前遇見了您，那個時候我頹喪，我失望簡直想要去自殺；等到我見到了您好像從黑暗中又見到了天日，從那天起，我努力，我奮鬥，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到您的朋友，我知道我現在還不配，可是我求您給我一個希望。

羅太太楊先生，我很感謝你同我說這許多的話，我居然能使一個藝術家努力，這真是榮幸極了，好吧，楊先生，再見！（她走向門房去，）老劉！

楊龍（知道不能再繼續，不得已地，）好吧，羅太太，再見！不過我請您不要忘記了我同您說的話

，因為一個人假使被人逼得成了瘋狂，他是什麼事都會做得出來的！好吧，羅太太，再見，（他揚長地走出大門去了。）

羅太太 老劉，老劉！

劉 福 （從門房走出來），太太有什麼吩咐嗎？

羅太太 謝先生在家哪嗎？在家請他立刻就過來，我有話同他說。

劉 福 是，太太！（他從僕人用的樓梯門上去。）

羅太太 （有點急暴地在門道裡走來走去，有一輛汽車在大門前停住了，隨着關汽車門的聲音走進來一位五十來歲的紳士！和藹的面貌，但是透着剛毅，他在政治舞台上做過大事，現在他退休了，他是這座樓房的主人，羅先生，）啊，化奇，你回來啦！

羅化奇 啊，亦賢，你要出門嗎？你坐車去吧，我不用了。

劉 福 （從後樓門上）太太，謝先生就下來！

羅太太 是啦！

羅化奇 怎麼，你找他有什麼事嗎？

羅太太 沒有什麼事，聽說樓上的熱水管子壞了，問問他修理得怎麼樣了？

劉 福 （到門房裡拿出一封信來）局長這兒有一封信，是國際俱樂部何先生打發雜役送來的。

羅化奇 好，知道了！（向羅太太）那我先上去了，回頭見！（門房走進他的房裡）

羅太太 好，回頭見！（羅化奇從升降機上，走進升降機的門上樓去了。）

謝先生 （從後樓門上，四十來歲，非常小心謹慎，衣服穿的非常整齊，不斷地在他身上發現人們看不

兒的灰塵，不斷地用手指彈擲，也許他是過於小心了，所以他說話有點過於繁細，羅太太找我有事嗎？巧極了，還好我剛才沒有出去，不然您找我不在又要就誤事情。

羅太太 三樓是來了一個新房客嗎？

謝先生 是的，我正想同您提呢！新房客是楊龍，您知道吧！電影明星，有名極啦！最近幾年還時常演戲，連我還去看了一回，那戲叫做什麼來着？唔！我想不起來了！反正是好極了，好極了！

羅太太 局長知道了嗎？

謝先生 關於租房子的事情，事先總是先向局長稟明的。因為我們一向的規矩是……

羅太太 那局長一定是沒有聽明白，不然一定不會答應你租給這位先生的，謝先生你知道像楊先生這樣的人物做我們的房客是不大適宜的，我並不是說他有什麼特別的不好，其實我連認識他都不認識。

謝先生 怎麼？羅太太！你連楊龍都不認識嗎？現在差不多的人都認識楊龍啊！楊龍的名氣大得很哪！所以啦！就是因為他的名氣大得很，所以我才說他做我們的房客不大適宜，你想想看我們這裡是如何地安靜，現在有了這麼一位名人做我們的房客，我們這裡豈不是要非常地忙亂了嗎？

羅太太 真格地我沒有想到這一層，您說得一點也不錯。今天早晨已經有許多人到這裏來找他了，我真沒想到幹了這麼一件大錯事。

羅太太 那倒不怪你，不過你想想看有什麼法子讓他退房沒有？租約是怎麼定的？

謝先生 噯呀！讓他退房？那很難，租約定的是一年，除非我們說房子要收回自用，那也得要等兩個月以後，唔，我真該打，怎麼會做了這麼一件錯事！（汽車夫從街門進來，穿着制服，把帽子摘

下拿在手上等待着羅太太的命令。）

羅太太 好了，你也不要着急，慢慢地想法子吧！（一邊說一邊向街門走，謝先生跟在後面，）不過這種人做我們的房客，總是早走一天我們早安靜一天，（說完話很快地，就走出去了，汽車夫早已趕在頭裡侍候太太去上車，聽見關車門的聲音，汽車開走了。）

謝先生 （走回後樓門，自言自語地）我真沒想到，我是讓他的名氣給虎住了；再說演戲的人總是好一時歹一時的，你看吧，下月就許交不上房錢，我向來小心謹慎，怎麼這回會做了這麼一件錯事。（羅曼麗同她的女同學何小姐一窩蜂似地從街門走進來。）

何小姐 （她大概有十七八了，假使她家裡管的不嚴她一定會打扮得比一個舞女還要妖艷衣服的颜色，上既不能隨她的意思，她只有在腰身上用功夫，這不是一個好伴侶。）她跟我說是你跟她說的。（她同何小姐同樣的年齡，她或者很想同她學，可是羅的家教一定更嚴，因為她的服裝舉動比何小姐正派得多，何小姐有一雙迷糊的，神秘的眼睛，而曼麗却有一雙明亮，但含蓄着熱情的眼睛，）別讓她瞎說了！沒有那回事，我就沒跟她說過。

何小姐 那變好，我明天非質問她不可！

羅曼麗 值不得質問她，往後咱們少理她就完了，你胡天上公國，你約會了小王了嗎？

何小姐 沒有，我成心氣他！（何小姐把羅曼麗拉了一把，好像有話怕什麼人聽見，她們向後樓門走了幾步，何小姐從皮包裡拿出了一本書趕快地遞給羅曼麗，羅曼麗也會意地趕快把書放在皮包裏面，）你留神，別叫人看見！這本書好極了，聽說還有一本等我找到了再給你，（這時候曼麗的家庭教師穆太太從街門進來，穆太太是一個四十來歲的女性，也許是一位老嫗，也許是一

位寡婦，就她臉上的羞嚴及冷淡看起來大概是一個很孤僻，剛毅的人物，何小姐同羅小姐趕快裝出一種正派有禮貌的態度。）

羅曼麗 雅瑞，明天見！

何小姐 好！曼麗，明天見！明天見！穆先生。

穆太太 明天見，何小姐！（穆太太同羅曼麗上樓，何小姐從街門走出去了，忽然的羅曼麗又從樓上跑下來。）

羅曼麗 雅瑞！雅瑞！

何小姐 （又走回來）什麼事？什麼事？

羅曼麗 今天下午別忘了給我打電話！（小聲地）你還記得爲什麼事嗎？

何小姐 All right！（說完了她們又分手了，上樓的上樓，出街門的出街門一會兒何雅瑞又跑回來。）

曼麗！曼麗！（羅曼麗又跑下樓來，穆太太站在樓上等著她）我忘了告訴你說了，小萬今天早晨又給我打電話：他說他跟麗麗完全決裂了，他直跟我起誓，你說我是信他還是不信他？……（她們看見穆太太監視著她們，她們把聲音放低了。）

穆太太 曼麗！

羅曼麗 穆先生，我就來！（小聲地）缺德，老妖精！（大聲地）我有一段功課不明白讓何小姐給我講一講，我就來！

穆太太 那麼好，快一點兒！

羅曼麗 其實啊，我說他們沒有一個是好東西！小萬、小黃、小秦都算上，都是小嘴兒會說，其實啊一

點兒真格的沒有！我看你敷衍着跟他通通信，逗逗他玩兒可以，不必跟他動真格的。

何小姐 我才不那麼傻呢！你知道我可不是林黛玉，好了，明天見，有什麼話今天下午我在電話裡再跟你說。

羅曼麗 好了，明天見，記着打電話，可別忘了！

何小姐 是了，是了！你瞧你這麻煩勁兒！（她們剛要分手，羅太太從街門走進來，羅曼麗，何雅瑞都立刻換了一付小女孩的口吻）

羅曼麗 哎，媽媽回來啦！

何小姐 羅伯母出門啦！

羅太太 是的，出去買點東西，你們學堂的功課忙不忙啊？

何小姐 還好，羅伯母。

羅太太 穆先生那兒去啦？

羅曼麗 咳！剛才還在這兒來着呢，大概是上樓去了。

羅太太 （給曼麗收拾衣服）你看你衣服老穿不齊整！今天大姨在學堂有課嗎？

羅曼麗 有，媽媽，大姨還問您禮拜四包廂裡還有位子沒有？大姨也很想去看戲。

羅太太 看戲呀？禮拜四我們不去看戲了！

羅曼麗 （失望地）媽，我們包廂的票不是已經買了嗎？

羅太太 是的，買了，可是我又退了，因為有事我們不能去，（向何小姐）你母親好嗎？回去說請你母親有空過來玩。

何小姐 我母親很好，也讓我問伯母好呢！

羅太太 （看見羅曼麗的皮包）我跟你說過多少次了，皮包不可以裝得這麼滿，有東西僅可以另外拿着

，皮包撐得走了樣兒，頂不好看了（拿過皮包來，發現裡面的書，）誰借給你的這本書？

羅曼麗 一個同學的。

羅太太 那個同學的？（看見何小姐的臉忽然紅了。）唉呀！何姐姐，你以後不要借這種書給妹妹看了

。也許你年紀大了可以看這種書，妹妹年紀還小這種書是不好的。（把書遞給何小姐）

何小姐 對不起，伯母，再見！（她從街門走去了，羅太太同羅曼麗慢慢地上着樓。）

羅太太 何小姐不是一個好伴侶，你以後要少同她親近。

羅曼麗 媽媽！您真……

羅太太 我知道何小姐人是很有趣味，可是她人性，品行我看有一點兒過於輕浮，我記得你班裡很有幾

個用功的同學，怎麼老不到家裏來找你？你知道社會上處處都是危險，女孩子只要一步走錯就

許墮落了，一輩子翻不過身。（她們上樓去。）

楊龍 （過了一個相當的時間，楊龍從大街門上，打門房的門。）喂，有我的信沒有？

劉福 （開開門。）沒有您的信，楊先生。

楊龍 奇怪？（他吹着一個時行的小調慢慢地走上樓去。）



## 第二幕

佈景同上，六個禮拜以後，下午六點半鐘，邵太太同着一位女朋友從樓上慢慢地下來。

邵太太 不對，不對，你聽我慢慢告訴你說，別看我這麼好玩，燻菜做飯我可不讓人！我告訴你要是用花生油啊，一定得讓油熱熱地冒一會兒烟，以後再把蔥花兒攪在裡頭，等到蔥都快糊了再攪肉絲，肉絲可不要炒得太熟，隨便炒幾下你就把醬油倒上，這時候要能「噉啦」地響一聲這個鍋算是燻好了，以後煮麵或是煮片兒湯都行，要是講究就攪點冬菇，蝦米·油菜·白菜什麼的都行，我們北邊都是這樣的作法。

女友 這回我明白啦！怪不得我弄的不好吃呢！

邵太太 你怎麼弄的？

女友 我攪了油以後就攪醬油，以後跟着又攪肉·又攪蔥，又倒水，作出來總不是您作的那個味兒。邵太太 那當然不會有味兒了！最要緊的是油要熱熱的，醬油要最後攪，攪醬油的時候非得要「噉啦」地響一聲，要不然這個鍋是不會燻得好的。

女友 好了，這回我會作了，噯，我聽說那個電影明星楊龍也在這兒住，是真的嗎？

邵太太 是的，他搬來快兩個月了。

女友 你見過他嗎？

邵太太 何止見過啊？我們熟極了！他剛搬來的第二天就跟我說話，問我貴姓？問我先生做什麼事？啊，和氣極了！

女友 你既然跟他那麼熟，你可以不可以跟他給我們要兩張電影院或是戲院的免票呢？

邵太太 那還不容易，今天晚上我見了他就給你要，啊！作片兒湯還有一件要緊的事，就是麵不要和得太硬（這個時候羅太太用皮帶牽着一個極考究的狗從街門進來上樓，邵太太滿臉堆笑地，）羅太太您剛回來啊？

羅太太 是的，出去走走，令郎還在四中哪？明年該畢業了吧？

邵太太 對了，明年暑假畢業，等畢了業還得請羅太太給找個事兒。

羅太太 一定，一定，羅先生總會幫忙的。

邵太太 那麼我先謝謝您啦！

羅太太 不用謝，再見吧，邵太太。（上樓去了）

邵太太 再見，羅太太！

女友 這就是羅局長的太太吧？

邵太太 對了，人好極了！她還請我到她家裡吃過飯呢，呵，那家裏才叫闊呢！吃的那東西我都叫不出名字來！（有個男人帽子戴得很低，大衣的領子往上翻着遮蓋了大部的臉，急急忙忙地從樓上跑了下來，從大門出去了，）奇怪，這是什麼人？我沒有見過啊！（一個小孩，像是戲院子裡面的工友，從外面跑了進來，急忙地上樓，劉福從門房裡走出來。）

劉福 噯，噯，你不知道用人要走後面的樓梯嗎？

小孩 我知道，可是我等不及，你知道楊先生屋的電話爲什麼沒人接嗎？

劉福 那我怎麼知道？不過反正我知道他在家，沒出門！

小孩 楊先生今天早晨說戲院若是排戲叫我們給他打電話，我們打了兩回了，可是老沒有人接，現在大家都來了，就等他一個人啦！他還說過，今天下午一定不出門的。

劉 福 那也許是他睡着了，你什麼時候打的電話？

小 孩 就是剛才打過的，叫了兩回都沒有人接！

劉 福 那麼好，我跟你一塊上去瞧瞧！（他們坐着升降機上樓去了，當他們說話的時候邵太太把她的女友送到門外，現在她回來了，也打算坐升降機上樓，等了一會兒，升降機老不下來，她着急了，）真糟糕這個電梯老出毛病，上去就不下來了，（揚着頭向上喊）噯，你們倒是下來下來啊？（升降機果然就下來了，劉福慌慌張張地走出升降機跑出街門去了。）

邵太太 這個老劉真是瘋了！什麼事啊，這麼忙！不用你美，我上去也不把電梯放下來！（她坐升降機上去了，一會兒工夫以後，劉福帶着一個警察進來了，隨走隨說，走到升降機門，因為等它不下來，就從大樓梯上去了。）

劉 福 我拚命地敲門可是裏面不答應，我明明知道他在家，他屋裡還點着燈呢。

警 察 在幾樓？

劉 福 在三樓。

警 察 那咱們從樓梯上去吧！你准知道他在家嗎？也許他出門了呢。

劉 福 不能，不能，他出門的時候總要到門房看看；問問有信沒有什麼的，一定沒出門！（學生甲他是邵太太的兒子，不是一個什麼好學生，他的朋友也是一個很好修飾的青年，一臉的疤痕，但是擦着很厚的雪花膏。）

學生甲 你還沒到我家裡來過吧？

學生乙 來過一回，你怎麼不記得？上回同小王……

學生甲 跟小王？

學生乙 是啊，你怎麼忘了？那天不是在門口還碰見羅曼麗啦嗎？

學生甲 啊，我想起來了！

學生乙 噯！憑良心說，小邵，你跟羅曼麗，你們倆有什麼事兒沒有？

學生甲 天地良心！我就沒跟她說過話。

學生乙 噯？這個電梯怎麼還不下來呀？

學生甲 誰知道那個王八蛋上去又不放下來；討厭極了！

學生乙 那咱們從樓梯上去吧！

學生甲 再等一等吧，我真懶得上這幾層樓梯。

學生乙 你剛才說你沒跟羅曼麗說過話，我真有點兒不相信！你說她沒跟你說過話我倒有點兒相信。

學生甲 你這是什麼意思？

學生乙 什麼意思？像你這樣的，又跟人家住在一個樓裡會不想法兒跟人家說話？不過人家不理你就是了！

學生甲 真的我沒跟她說過話，你別看我平常挺衝，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兒，一見了她我就沒胆子了。你知道，那個電影明星楊龍，他也住在這兒，搬來有一個多月了，有一天可真把我氣壞了，我親眼看見羅曼麗跟他點頭，還笑不勁兒的樣子，真把我氣壞了！

學生乙 那誰讓你沒長着楊龍那樣兒的腦袋呢？那麼說，你是害了單思病了？

學生甲 那你倒可以放心，沒那麼傻，告訴你說，二十世紀的男性就不知道什麼叫單思病！算了，不等了，上樓梯！（街門外有一輛汽車停住了，進來兩個穿白衣的看護）。

看護甲 （隔着玻璃向門房裡看了一眼，）門房沒人，他大概是從樓上打的電話。

看護乙 對了，是的，他是從楊家打的電話，他還說讓我們到了就一直上去，三樓第一個門，（一個醫生也隨着進來，他們走向升降機門）。

醫 生 既然沒有電梯我們就走上去吧，晚了也許來不及了，（外面人聲鼎沸，好像把街門圍起來了，有許多人說話的聲音）。

警察的聲音 請大家散一散！（兩三個警察二位便衣的偵探，前面一個警官帶着走了進來，謝先生，房產經理人，好像聽見了外間雜亂的聲音，從樓上下來）。

謝先生 什麼事，什麼事？諸位找誰？

警 官 我是本段警長，您貴姓？

謝先生 賤姓謝，我是這兒的房產經理人。

警 官 怎麼，電梯壞了嗎？

偵 探 電梯在上頭，嘿，樓上有人沒有？請把電梯開下來！

謝先生 諸位，倒底什麼事啊？

警 官 這一個樓房的房東是那位？

謝先生 這兒的房東是羅化奇羅局長。

警官 呵，不錯，不錯，知道的，局長在幾樓住？

謝先生 局長住第一層，到底有什麼事？請您……（外面的嘈雜的聲音越發地大了。）

警官 請您把大門關上吧！（這時候醫生同看護從樓梯下來。）

醫生 呵，警長您來了！現在救護車是沒有什麼用了。

警官 怎麼？

醫生 現在人已經是不行了，據我看他是半點鐘以前死的，他在地面上躺着，頭上中了一個子彈，現在是法院的事情了，好吧，警長，再見！（醫生同看護走向大門，謝先生也跟過去。）

警官 噯？你那兒去？

謝先生 我去給他們開門，（看護及醫生走出大門。）

警官 好！（向兩個警察）你們兩個在這兒看門好了，任何人都不要放他們出去，（電梯下來了，警官同偵探乙坐升降機上樓去了，偵探甲同兩個警察看着大門，其餘的從樓梯上樓去了。）

謝先生 （向偵探甲）先生，我是這所房子的經理人，既然這裡出了什麼事，我想你總應當告訴我說一說，到底是出了什麼事？

偵探甲 剛才有人給區裏打電話說，楊龍，楊先生，那個電影明星讓人用手槍打死了！

謝先生 什麼，楊龍讓人打死了？這是那兒的事！誰把他打死的？

偵探甲 楊龍在你們這兒住了多少日子了？

謝先生 噯，住了多少日子啦？噯呀，您是問我他多咱搬來的吧！您瞧，真把我給吓糊塗了，簡直想不起來了，您瞧我這個人真奇怪，一受驚怕我就什麼都糊塗了！您等等，讓我靜靜地想一想，呵

想起了，他搬來大概有一個多月了，就說差不多兩個月吧，對了，差不多兩個月！楊先生這個人怎麼樣？我是說他平常爲人怎麼樣。

謝先生 人是好極了！那沒什麼說的。

偵探甲 常有人來找他嗎？

謝先生 這我可不知道，反正就我知道的沒多少朋友到他這兒來，可是究竟是不是有很多人找他？那也……：……：那我也說不定，就許我瞧不見的時候來一大幫子人找他，這事問門房的老劉他倒許知道。

偵探甲 這楊先生夜裡沒在家裏開過跳舞會打牌什麼的？

謝先生 沒有：至少：至少我是不知道，我是沒有聽人說過，從他搬進來我們就留着他的神呢，打算找岔兒叫他搬家。

偵探甲 那爲什麼？剛租了他爲什麼又要讓他搬家呢？

謝先生 是因爲他的名氣太大，怕是有許多人找他亂的慌，所以自從我們上頭知道他是電影明星，很瞞怨了我一頓，說我不會辦事，果然我們上頭有眼力，他就真出了事了嗎，還真是怪我不好。

偵探甲 什麼，上邊兒？誰是你的上邊？

謝先生 上邊兒就是說我們局長，局長太太的意思。

偵探甲 到底是誰說的不願意租給他？是你們局長，還是局長太太？

謝先生 平常租房子的時候也就是跟局長回一聲。

偵探甲 那麼這回呢？

謝先生 這回也是跟局長提來着，不過……

偵探甲 不過怎麼啦？

謝先生 不過，後來太太知道了很不願意？

偵探甲 呵！（從懷裡掏出一個小冊子，在上面寫了幾個字）

謝先生 您若是沒有什麼話問我了，我可得上去報告我們局長知道，您想這個事兒可太糟心了！本分兒太太就瞞怨我說不該租給這種人，現在果然就出了這麼大的兇事，讓我怎麼對得起上邊兒，您想一個事對房東沒有什麼關係吧？別回頭因為這個還得給我們上邊找麻煩，那我可更對不起上邊兒了。

偵探甲 （似乎就沒聽見他這一套演詞）他用着幾個人？

謝先生 他只用一個人，老關，（這會兒街門有人按鈴，警察把門開了，兩個法院的技術人員走進來，一個拿着照像機，一個提着一個小提包，他們見了偵探甲打招呼）。

偵探甲 老關現在那兒？

謝先生 大概聽說他是兩頭跑，戲園子裡有事他就就在戲園子裡，園子裡若是沒事他就就在這兒侍候楊先生，我倒聽見過他兩回，挺老實的一個人。

偵探甲 三樓第一個門，你們二位從樓梯上去吧，電梯在上面呢，沒下來，（正說話間警官同門房及戲院報信小孩同下）。

警官 呵，你們來了，你們快上去吧！（向偵探甲）你也上去看看吧。

偵探甲 是，不過我有事要報告警長，（他把警官領到離眾人稍遠的地方，低聲秘談了一會兒）。



警官 好，知道了，你上去吧！

偵探甲 是，（陪着兩個技術人員上樓去了。）

警官 謝先生，您要到樓上去報告貴主人是不是？

謝先生 是，您要是沒什麼話問我了，我想就上去報告他老人家去。

警官 那麼，謝先生請您就上去吧，見了賈上羅局長就提本區吳巡官給他老人家請安。

謝先生 呵，是了，是了，吳巡官，一定替您說到！您既然認識我們局長，那就好辦多了，沒別的，一

切請您多幫忙吧。

警官 這沒說的！回頭見，謝先生，（謝先生從樓梯急忙地上樓去了，巡官在沙發上坐下，拿出一個

本子寫，問門房），您姓劉是不是？

劉福 是的，我叫劉福。

警官 侍候楊先生的老關，你見過他嗎？

劉福 常見，他不斷地到門房來聊天，挺好的一個人，他怎麼會沒在楊先生家裡呀？

小孩 老關在戲園子呢，戲園子排戲的時候他總到戲園子來幫助，楊先生，這兒除非給他收拾收拾屋

子，並沒有什麼事，楊先生每天吃飯都是到飯館子去吃，老關雖然也會作飯，可是一個月裡也

不過給他作兩三回飯。

警官 這個老關是在楊先生這兒睡，還是在戲園子裡睡？

（同時）老關在這兒睡。

劉福

警官 他侍候他有幾年了？

劉福 這我可不知道，沒有聽他說過。

小孩 老關侍候楊先生可多年了，回頭他若是知道了，不定怎麼哭呢！他們主僕之間的感情太好了，就跟一家子人一樣。

警官 （向一個警察）你在戲園子傳姓關的立刻就到區署裡去，（看牆上掛的房客表）你們這裏還住着一位大夫他在家哪嗎？

劉福 不知道他在家不在家，這會兒也許出診去了，您若有事我可以去看看。

警官 他同楊龍都是住在三層樓上，是不是？

劉福 對了！

警察 你沒聽見槍響嗎！

劉福 在三樓關着門，我們這兒怎麼能夠聽得見啊？

警官 我是說你收拾樓梯的時候碰巧也許聽得見。

劉福 沒有，我收拾樓梯也是在早晨，下午沒事我向不上樓。

警官 請你到上頭看謝先生回話了沒有，回完了，讓他立刻就下來。

劉福 是，（上樓去了）。

警官 （問小孩）楊龍在戲園子裡大家對於他怎麼樣？

小孩 楊先生的人緣非常的好，就是外面的女朋友太多，我們經理時常說他，前些日子還有兩個女人到戲園子去找他，要同他打架呢！（謝先生從樓上下來了。）

警官 呵，謝先生來了，我們到區署裡去吧！

謝先生（恐懼地）怎麼？你要叫我到區署去嗎？

警官 不要害怕，謝先生我是因為還有許多話要同您談談，您見過局長了嗎？

謝先生 沒有，局長沒在家，我只跟太太說了一說，太太人真好，也沒責備我，我真後悔怎麼做了這麼一件荒唐事，給上邊兒招了這許多麻煩。

警官 好了，來吧，（帶着謝先生同戲院送信小孩一同走出街門，臨出門的時候向看門的警察說）

門仍舊地關着，進來的人同出去的人都同他們要居住證，把他們的名字號碼都記下來。

看門警察 是，（向警官行禮，黃升從後樓門下來。）

黃升 劉爺，太太叫你啊！

劉福 不行呀，我這門房沒有人呀！

黃升 不要緊，我在這兒給你看著。

劉福 好吧！

黃升 到底是怎麼回事兒呀，劉爺？

劉福 你問我，我問誰去？（門房從後樓門上去了，這時候街門有人按鈴，又有汽車關門的聲音，警察把門開開，羅局長進來了，警察向羅行禮。）

羅化奇 怎麼回事？爲什麼街門關着？你們二位是……老劉！

黃升 （從門房出來，）局長，老劉太太叫去了。

羅化奇 今天這是怎麼回事兒？

黃升 您知道三樓住的那個電影明星楊龍，讓人在腦袋上一槍打死了，剛才區上吳巡官把謝先生帶走了，羅化奇 呵？奇怪！（他急忙地坐電梯上樓去了。）

### 第三幕

#### 前幕的第二天

警察廳刑事科，科長辦公室。正面是兩個洋式的大窗，窗前擺着科長的辦公桌子，桌後是科長的椅子。桌的兩旁各有大椅一件，是預備來訪的客人坐的，左邊有一個小的辦公桌，那是書記官記錄口供的地方。右邊有門通走廊。屋內牆上掛着些統計表佈告之類的東西，再加上幾個收藏宗卷檔案的木櫃子，這個莊重冷酷辦公室的陳設，盡於此矣。從窗戶射進來兩縷陽光把這屋裡的森嚴景像好像更照得怕人。開幕時刑事科長在公案桌後坐滿，翻看着一本案卷。書記官也坐在小桌上記錄口供。老關（楊龍的用人），站在公案桌的右邊面對着書記官。一個偵探坐在右手門旁的一把小椅子上面，好像在細心地察看着老關的後背，在第二幕我們見過的偵探甲站在科長的身旁，好像也在研究着老關身上，臉上所有的表情。

刑事科長 你總見過你們先生盛錢的皮包嘍！

老關 沒有瞧見過，因為他從來就沒有過皮包！

刑事科長 怎麼？那麼用什麼盛錢呢？

老關 他什麼也不用，他的錢是這個口袋也有，那個口袋也有，攔在那兒是那兒！不過大數目的錢票他總攔在右手的褲袋兒裏面。

刑事科長 據你看起來，昨天他身上能有多少錢？

老關 這個我可說不定，反正我知道昨天他身上的錢多不了。

刑事科長 怎麼會多不了呢？

老關 說起來他每月倒不少進錢！

刑事科長 所以啦！既然他不少進錢，怎麼你會說他身上的錢多不了呢？

老關 怎麼？非要我說明白了不成啊？

刑事科長 自然要你說明白啦？非說明白不可！

老關 那麼，我可就說啦！

刑事科長 快說，快說啊！

老關 那我可跟您說啦？他有時候啊，身上連一個錢都沒有，就跟您這麼說吧，連一毛錢一分錢都沒有！

刑事科長 那是怎麼回事呢？難道說他好賭錢嗎？

老關 沒您不聖明的，您真說對了！他就這樣兒不好，愛要錢，他掙的錢哪，一多半兒都輸出去了，

不過也有贏的時候，總是啊天快亮了才回來，回來一輪下就睡着了！衣裳褲子就隨便那麼一扔，那一個衣袋裡頭都能有一百八十的，可是也有時候他輸得連回來的車錢都沒有啦！第二天總問我說：「老關，你有錢沒有？」您想我能有多少錢？可是啊，我總給他找出三四十塊錢的。您知道這錢是那兒來的嗎？是在他贏錢的時候給他這個口袋裡拿兩張，那個口袋裡拿兩張，我總存起幾張來給他收着，預備他沒有錢的時候用，就是現在在他褲子底下我還給他存着有一百幾十塊錢呢！人是個好人，就是太愛要錢了！

刑事科長 他身上帶着有什麼值錢的東西嗎？

老關 值錢的東西呀？他有一個表可也值不了多少錢，當了好幾回了，當舖也就給他寫三四十塊錢！

愛呀，值錢的東西……；等我想想看……；呵想起來了，他有一個烟捲盒，大概是金的！這個

烟捲盒他可寶貴的了不得，不論多麼爲難他也沒有當過它！這個烟捲盒準是個寶貝東西。

刑事科長 呵，你說他有一個金烟捲盒，一定有嗎？

老 關 一定有！

刑事科長 你說說這個烟捲盒什麼樣子？這件東西很要緊，因爲你所說的東西我們都找到了，可是我們並沒有看見這個烟捲盒！

老 關 是一個很扁的盒子，大小？……（指着科長棹子上擺着的一個烟捲盒）大小就跟這個差不多，可是比這個要薄一半，一邊兒是金的，一邊兒是藍顏色的。

刑事科長 上面有花紋嗎？

老 關 沒有花紋！

刑事科長 有字嗎？

老 關 沒有字。

刑事科長 裡面有字沒字？

老 關 這個我可不知道，因爲我就沒有打開過，再說這烟捲盒是最近才有的。

刑事科長 這烟捲盒你在手裡拿過沒有？

老 關 沒有，我就是遠遠地看見過幾回。

刑事科長 那怎麼能够呢？

老 關 那怎麼能够啊！我跟您說罷，我向來就不抽烟捲，（停了一會兒，偵探甲向科長的耳朵說了幾句話，指着棹上擺着的手槍）。

刑事科長 好吧！

偵探甲 你認識這隻手槍嗎？

老 關 這是我們楊先生的手槍。

偵探甲 你准知道是你們楊先生的手槍嗎？

老 關 那不會錯的，上禮拜我還給他擦過一回呢！柄上嵌着的有一塊象牙，因為有一回我不留神把手槍掉在地上了，還把象牙碰壞了一塊，不信您瞧！

刑事科長 （拿起手槍來看一看）不錯，是的，你從什麼時候同楊先生住在一塊兒？

老 關 快兩個月了，從楊先生搬到這個房子裏來我就跟楊先生住在一塊兒住，從前楊先生總是住在旅館裡，在戲院裡我們主僕就很投緣，所以在他找到了這所房子的時候，他就叫我搬到那裡跟他一起住，給他收拾收拾房子，有時候也給他做做飯。

刑事科長 你知道他有什麼女朋友嗎？

老 關 女朋友？我可不知道他有沒有女朋友！

刑事科長 那麼說自從你跟他在一塊兒住就沒有有一個女人到他家裡來過嗎？

老 關 倒好像是有一個女人來過幾回，可是我向來也沒有看見過。

刑事科長 （漸漸地嚴厲）你現在說話可要小心點兒！直到現在可以說你總沒有痛痛快快地回答我問你的話，不要緊的事我也就麻糊過去了，沒有肯十分追問你，可是我告訴你，現在我所問你的事是非常重要的，你若是不這這麼吞吞吐吐地說話，或是不說實話，將來我要查究出來，對你可非常地不利，好了！我的話你是聽明白了，是不是？現在你好好地回答我的話吧！我再問你一句

，你認得不認得楊龍先生的女朋友？

老關

科長，我跟您說我老關甬說跟您，就跟任何人我也沒說過瞎話！這個您只管打聽！現在您問我認得不認得我們楊先生的女朋友，我跟您這麼說得啦，不錯，我們楊先生是有一個女朋友，她也到我們家來過好幾回，可是我一回也沒有看見過她。

刑事科長 那怎麼能够呢？

老關

說起來也難怪您不信，可是您聽我跟您一解說您也就明白啦，我們楊先生這個女朋友總是夜裏來，有時候我也聽見過楊先生起來給她開門，可是他的女朋友是什麼時候走的，那我可就不知道了，您知道我本來睡覺就跟死牛似的，加上這兩個月戲園子的事務又忙，所以我晚上一沾枕頭就睡着了，！不過我知道他有一個女朋友，可是我並沒有瞧見過她一回，每天早晨我起來的時候，他的女朋友也早就走了！

刑事科長

好！（向書記官）這一點要記清楚，（向老關），這麼說你主人的這個女朋友總是深夜裡來，在天沒亮的時候就走，你說的是這個意思不是？

老關

科長，真沒有您不聖明的！您說的一點兒也不錯，是這麼一回事，可是這麼着，我白天到戲園子去幹活兒的時候，我們楊先生是不是一個人在家，那個時候他的女朋友來過沒來過，那我可就不知道了！

刑事科長

（沉思了許久，最後向偵探甲）是不是門房說過向來夜晚他沒有見過不認識的女人出入？

偵探甲

科長，是的，關於這一點我問得很詳細。

刑事科長

奇怪，奇怪，真奇怪！（一個警察進來敬禮，）什麼事？



警察 回科長的話，羅局長已經到了，現在客廳，等科長問話。

刑事科長 呵，好吧！（向老關，書記官，偵探等人，）你們先出去一會兒，等羅局長走了，我們再繼

續問話，（向警察）請局長到這邊坐吧！（衆人出去後一會兒，警察開門說「羅局長到！」科長迎了過去，）局長到這邊坐吧！局長，我們多日不見了！局長大概還記得我吧？

羅化奇 （走進來後面隨着羅太太）呵，程德紀，程科長！久違，久違！（過去同他握手，把他介紹給羅太太）這是程科長，這是內人。

刑事科長 （向羅太太行禮）呵，羅太太，還沒跟您見過哪！請坐吧！

羅太太 不客氣，科長請坐！（羅局長與羅太太分別地在公案兩旁的椅子上坐下，科長也在他本來的位子坐下。）

羅化奇 程科長這一向好呵！

刑事科長 托福，托福！局長這一向也都好吧？

羅化奇 承問，承問！世兄們都好嗎？

刑事科長 都很好，老大今年暑假就要高中畢業了。

羅化奇 怎麼，都要高中畢業了？

刑事科長 可不是嗎？局長算算，他今年已經十八了！

羅化奇 可不是嗎，日子過得真快呵！我真沒有想到今人在這兒能夠遇見你。

刑事科長 是的，本來這件事情應當先歸區署辦，因為我聽說這個事件不幸發生在您所住的樓房裏面，我立刻就叫他們把全案都轉到局子裏面來了，爲公爲私我都應當加倍効勞的。

羅化奇 那我真是感激得很。

刑事科長 那難道我還不應該嗎？當年要不是局長提拔指導我那兒能有今天的成績，可是直到現在我做  
事還是稟承局長從前的教訓，公事公辦，今天本當我自己到府上去向局長打聽幾件事，可是我  
知道局長一向主張公事應當是公事公辦的，所以今天勞動局長到鄙局來幫助我們解釋這個案子  
的幾個問題。

羅化奇 那好極了；程科長辦事能够這麼認真，那我真是高興極了，不過抱歉得很，我要預先聲明，我  
對於這件事情所知道的太少了，死者楊某人雖然是我的房客，但是我同他並沒有見過一次，至  
於這件不幸的事件我也僅僅是在報紙上得到一點消息。

刑事科長 在自己住的樓房，出了這種事件真是不幸得很，我們這有地方責任的人真是抱歉得很，只好  
努力趕快把這個案子調查清楚，今天約您到鄙局來也就是請您一面原諒我們平日的疎忽，一面  
幫助我們同指示我們一個着手調查的路徑。

羅化奇 是的，我很明白科長的意思，請科長不客氣地照常向我問話好了。

刑事科長 好的，請局長略候一候，（按桌子上的鈴，警察上）請書記官來，（警察下）今天我請局長  
到這裡是做這個案子的一個証人。

羅化奇 好的；我是應當効勞的。

（書記官上）

刑事科長 墨先生過來見一見，這是羅局長，這是羅局長太太，這是我們墨書記官。

書記官 （向二人行禮）請局長多指教。

羅化奇 不客氣，請執公吧！

刑事科長 羅局長同羅局長太太，今天是我到我們這兒來，做証人的，局長，您對於死者楊先生以前認識嗎？

羅化奇 他的名字當然是認識的，他在舞台上演戲我也看過幾次，現在雖然有着房東房客的關係，可是我並沒有見過他一次。

刑事科長 局長對於他的言語行動有什麼耳聞嗎？

羅化奇 並沒有什麼耳聞，也只是道聽途說地知道他的私生活上不十分檢點，這次把房子租給他全是我

的房產經理人的一時大意，現在果然就出了這種事件，真是一件可惱的事。

刑事科長 局長對於楊龍死亡的事件有什麼假想嗎？請局長注意，我說死亡的意思是因爲現在法醫還不能十分確定他是自殺還是被害。

羅化奇 對於這個我毫無意見！

刑事科長 局長所住的這座樓房一共有多少租戶？

羅化奇 這個我知道的也不十分清楚，最好還是請科長問我的房產經理人謝先生，我這所樓房一共是三層樓，每樓都有兩所住宅。

刑事科長 楊龍是住在三樓嗎？

羅化奇 是的。

刑事科長 三樓的另一家是什麼人？

羅化奇 是一位婦科專門的大夫，那是一位老租戶了。

刑事科長 今天羅太太也自動地跟着局長到這裏來，真使我們感激得很，因為我想羅太太也許比局長對於死者知道得詳細一點兒。

羅太太 那倒不然，我對他也並不知道得很清楚。

刑事科長 羅太太，您認識死者楊龍嗎？

羅太太 我只認識他是一個演員，並且也看過他很多次演戲，至於我對他私人的認識可以說並不認識，不過有一次，這也就是我今天要隨局長到這裏來的動機，因為我想讓官方知道有這麼一件事，這話差不多有兩個月了，也就是楊龍初搬到我們樓房來住的時候，有一天早晨我下樓覺得有一位先生在樓下門道裡好像等什麼人，等我走近，立刻認出來他是楊龍，因為我見過他許多便裝的照片，以後忽然他走過來向我行禮說從前在我同局長參加過的某一個開幕典禮的時候，他會被人給我介紹過，只是時候很長久了，我不大記得了，當時他說話很有禮貌，我也就很有禮貌的回答他的話；以後他的態度驟然間地改變了，我非常奇異，因為他忽然跟我說了許多夢話傻話，等我想想看，他是怎麼說來着；（她假作思索的樣子，）真是可惱，我實在想不起來了！不過我們現在說一個死人的壞話好像不大合理吧。

刑事科長 羅太太，這沒有什麼不合理，再說由您的談話也許我能够得到很大的光明把這個事件的神秘打破，因為您同局長也都知道往往一件小事也能引我們走到破案的正路。

羅太太 是的，科長的話很有道理，您等我細細地想一想看，對了，我想起來了！他說當他第一次見我的時候，他正是在一個悲觀，失望，甚至於想自殺的時候，可是因為看見了我，他忽然得到了勇氣，自己發奮努力，甚至他說因為他看見了我才有現在的成功，反正是一遍胡說吧！總而言

之他說對於我有一種不可阻止的感情，他也說這是他不應當有的感情，可恨他總不能阻止自己等等的話，我聽了他的話先還覺得很有趣，不過他後來漸漸說得不像話了，簡直說他的態度，他的口吻變做很大胆，很下流，所以當時我也很嚴厲阻止了他……

羅化奇 科長想想看這種人是多麼可惡！

刑事科長 對不起得很，局長，羅太太！我想請您在可能範圍內把他所說的話及所用的詞句都詳細地再說一回。

羅太太 嗚呀，科長，對不起，我真地記不清楚了，因為當時我非常地氣憤；反正我記得他所說的是一種極端下流的話，是一種類似拆白黨的話。

刑事科長 那麼楊龍跟您那一次談話的時候是不是像吃醉了酒的樣子？

羅太太 不，我並沒有感覺到 he 當時是吃醉了，不過，我只覺得這個人的神經一定不正常，所以這件事情經過以後我就把我們房產經理人找了來讓他想一個辦法同他解除租約，讓他搬家，當天晚上我就把這個事件同我們局長說了。

羅化奇 是的，我還記得，當時我內人非常氣憤，恨不能立刻就讓他搬家，不過我想這麼做豈不太露痕跡？所以……

羅太太 是的，後來我也覺得這樣一做免不得要招人注意，說不定楊龍就有借題做他的宣傳的心。

羅化奇 這種人說起來真可嘆！這幾年來他們爲給自己做宣傳的原故，不惜假作或引起各種嚇人聽聞的事件，甚至把滅倫滅理的事都登在報上來招多數人的注意，這種情形我們這有治安之責的人們實在應當嚴厲取締他們，要不然他們簡直要把傷風敗俗的事反做當做體面，當做光榮了，這對

於世道人心豈不危險，就拿這個事件說，雖然是小事一段，假使我們當時認真起。說不定要弄得滿城風雨，所以當時我勸我內人只當沒有這件事，置之不理，『見怪不怪，其怪必敗』。

譚太太

究竟還是局長有見識，以後果然沒有什麼別的事情發生，不過現在忽然出了這麼大的亂子！我

又後悔當初沒有立刻讓他搬家了。

刑事科長

二位今天的談話實在給我們不少的幫助，現在還有幾個煩瑣的問題想請二位解答一下，不過

我要預先聲明，請二位千萬不要見怪，局長說得對，公事公辦，所以也就免不得有些個必要的手續。

手續。

羅化奇

科長不必客氣，有什麼疑問只管提出來，不必顧忌。

刑事科長 倒不是什麼疑問，只是這件事情既然發生在您的樓房裡面，所以對您樓房裡面所有居住的人

們，我們都要對於他們當天的行動有一個詳細的調查，這實在是一件不得已的事。

羅太太

好，科長照公事問吧！我同局長絕對不會多心的。

刑事科長

好！那麼羅太太，我想問您當出事的那一天您最末一次出門是幾點鐘回家的？

羅太太

大概是六點半鐘，也許是六點半剛過一點兒的時候。

刑事科長

（看一看案卷）您當時是走路回來的嗎？

羅太太

（一怔）走路？是的，我是走路回來的，因為那天最末次出去，我是帶着我的狗散步去來着。

刑事科長

我真是抱歉得很，這種問題實在說起來真是瑣碎得很，不過沒有法子，只好請二位原諒。

羅化奇

這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我們很明白這個道理，科長只管問吧！

刑事科長

您回來的時候碰見了什麼人沒有？尤其是在您住的樓房門道裡或是樓梯上？

羅太太 在門道裡，……樓梯上，碰見什麼人？……等我想想看呵！呵，想起來了，不錯，我碰見兩位太太，一位是我們的房客邵太太，那一位我不認識，以前並沒有見過，看那個樣子大概是邵太太的親戚或是朋友。

刑事科長 她們是在樓梯上，還是在門道裏？

羅太太 在門道裏。

刑事科長 在樓梯上您沒有碰見什麼人嗎？

羅太太 在樓梯上？在樓梯上我沒碰見什麼人，沒有。

刑事科長 (看着案卷) 可是據邵太太說在您回來的時候她正送她的一位女親戚到大門口，等您進門上樓以後不久她曾經看見過一個人從大樓梯上下去慌慌張張地跑到大街上去了，所以我想當您上樓的時候您也會碰見過這位先生。

羅太太 (想了一想) 呵！不錯，我想起來了，可並不是在樓梯上，是在我按電鈴叫門的時候好像有一個人正從二樓下來，走過樓板又下樓去了，不錯，我現在記得很清楚，是有這麼一個人。

刑事科長 那麼您可以說大概這個人的外形是什麼樣子嗎？

羅太太 嚶呀！科長，這可難說，因為我只覺得有一個人從樓板走過，這是常有的事，我並沒有注意。刑事科長 既然您覺得有人走過，並且又是一個男人，您對於他的外形總有個大概的印象，請您再仔細

地想一想看！

羅太太 好，等我想一想看，可是這只是一個印象，倒底對不對我可不敢說一定，彷彿是一個中等身材的男人，穿着西服大衣，戴着帽子，衣服帽十都是很深的顏色的，是黑的，還是藍的？就說不

清楚了。

刑事科長 這個人的臉您看見了沒有？

羅太太 雖然沒注意，現在想一想倒還有一個印象，這個人的臉彷彿是很瘦，氣色很不好，好像是熬了夜或是有病的樣子，不過這只是一個印象，模糊得很。

刑事科長 要是把這個人找來您還能夠認識得出來嗎？

羅太太 這個很難說，我真不敢說一定。

刑事科長 您總可以試一試，好不好？

羅太太 好吧！可是我真沒有把握。

刑事科長 好！（按鈴，一個警察上來行禮）把剛才傳來的池先生帶到這兒來。

警察 是，科長。

（行禮，下。）

刑事科長 （向羅太太）羅太太，假使您感覺得不便，您可以在遠一點的地方站着仔細地看一看。

羅太太 （站起來，）好吧！（走到屋角去，用手摸她的頭。）

羅局長 （趕快跟了過去，）怎麼，你累了嗎？頭痛嗎？

羅太太 沒有，不累，並沒有什麼。

刑事科長 （也走過來，）我真抱歉得很，這樣打攪羅太太，不過您的證明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好了

，再有幾分鐘，就可以完事了，真是抱歉得很！

（警察帶着池先生上。）



刑事科長（拿出開官的口吻，比同羅太太說話時大不相同）你是池名海先生嗎？（池名海是一個瘦小

的青年人，薄嘴唇，尖下巴，鷹鼻，鼠眼，是一個狡猾的，不安分的人物。）

池名海：是的，我叫池名海，您找我來有什麼事嗎？

刑事科長：你先別問我，等着我問你，把帽子戴上！（一個偵探把池先生戴好了的帽子改正了一下，池

先生賭氣地把帽子摘了下來，又重新地自己戴上。）

羅太太：好了，好了，不必多事了！反正這位先生不是我那天所看見的人。

池名海：那你算是說錯了，我就是你那天碰見的那個人，你要是不記得我，我可記得你，我下樓的時候

你正在按鈴，你那天穿着一件棕色的衣服還拉着一條狗，對不對？我沒有說錯吧？

羅太太：不錯的，可是我當時因為沒有看清楚，所以我不敢亂認，尤其是關於這麼重要的案子。

池名海：那您真是菩薩心！世界上的人都要照您的那麼心好，那可就省大事了。

刑事科長：好了，不必多說話了！池先生，您現在沒有事了，可以回去罷！

池名海：好，謝謝科長！（下）

刑事科長：這個人雖然外表可疑倒是個好人，他當天是聽他的姐姐去了，我是想要知道那天從樓上下來

的是不是還有別人？本來，我以為這是一條線索，可是現在看起來這條線索與這個案子是沒有

關係了，羅太太您還有什麼別的事情可以告訴我們的嗎？

羅太太：（想了一想，）實在沒有什麼別的事情了。

刑事科長：那我只好謝謝二位了！二位給我這麼大的幫忙，多謝，多謝！

羅化奇：那麼，科長，再見吧！

刑事科長 再見，局長！

羅化奇 公事清閒的時候，可以常到舍下來談談，世兄也請你帶他來玩，您還記得他在六七歲的時候不是整天同小女在一塊打鬧嗎？沒想到一幌兒他們都這麼大了，您回去見着世兄請您跟他說讓他有功夫的時候只管到我們那兒去玩，我很想再見見我們這位小朋友。

刑事科長 好，局長，我一定告訴他說，他一定會喜歡極了！我知道我一家大小，沒有一個不感念局長的，誰都知道我們能够有現在的快活日子都是局長的恩惠。

羅化奇 德紀兄，快不要說這種話！好吧，再見！

刑事科長 羅太太您知道局長當年待我那真是仁慈極了，特別極了！

羅化奇 德紀我並沒有特別地待你實在是您的學問，道德特別，並不是當面誇你，現在在官場上的人要都像你呵！我們的國家也就不會這麼亂了！好了，再見吧，科長。

刑事科長 再見，局長，不遠送了，再見，羅太太！

（羅化奇羅太太下）

刑事科長 （回到原位，按鈴，向進來的一個警察）傳帶姚鴻秋。

警察 是，科長。（下）

（刑事科長把他書桌上的座燈捻着了，書記官也關了他的燈，正在這個時候姚鴻秋同一個警察走進來了。）

刑事科長 你是姚女士嗎？

姚鴻秋 （從前一定相當的美麗過，但是失望與困苦在她臉上留下了很深的印痕，她現在雖然還努力打

扮，可是總也遮不過她滿臉淒涼，姚小姐，她是一個演話劇的，而大多數劇本上的愛情悲劇，她差不多都真實地經驗過了。）

刑事科長 請坐，你叫什麼名字？

姚鴻秋 我叫姚鴻秋。

刑事科長 職業，年齡，住址？

姚鴻秋 話劇演員，二十六歲，住拉都路合羣坊三十五號。

刑事科長 你認識過楊龍嗎？

姚鴻秋 我認識過楊龍，我同他從前在好幾個劇團裏演過戲。

刑事科長 你同他交過朋友嗎？

姚鴻秋 何止交過朋友，他同我訂過婚。

刑事科長 你們沒有結過婚嗎？

姚鴻秋 沒有結過婚，可是同居過，我還同他生過一個孩子。

刑事科長 你們同居了多少日子？

姚鴻秋 我們同居了不到一年，差不多我生了孩子他就不要我們了。

刑事科長 那你就這麼甘心受他的遺棄嗎？

姚鴻秋 他太好名了，恨不能立刻成功，我知道我們是他的「累贅」所以我就趁了他的心願跟他離開了。

刑事科長 你們同居的時候在什麼地方住？

姚鴻秋 我們同居的時候住在環龍路。

刑事科長 分開以後呢？

姚鴻秋 我帶着孩子跟我母親住在一起。

刑事科長 他每日給你們多少錢生活費呀？

姚鴻秋 同他離開時候他答應我先給我兩千塊錢，以後他每月幫我們一百塊錢，可是一直到現在連一個錢也沒有見着他的。

刑事科長 你難道不瞞怨他嗎？最近你沒有去找過他嗎？

姚鴻秋 離開以後我從來也沒有找過他，有的時候我想他了，也只是一個人偷偷地到戲園子裏去看看他演戲，我但願他的名氣越來越大，就是我吃點兒苦也不要緊，要不然我還不離開他呢！現在完了。連他的戲我都看不着了！（說着眼圈濕了，拿出手絹擦淚。）

刑事科長 你知道他同你離開以後還有什麼別的女朋友嗎？

姚鴻秋 這個我不知道，再說我也不打聽他這些事情，因為我准知道在這個世界上再沒有第二個女人能像我這麼真心地愛他！

刑事科長 你知道他有什麼仇人嗎？

姚鴻秋 不知道，我想他不會有仇人，他沒良心，他好發脾氣，不過這只是對於我們女人，說到對於他的男朋友再沒有像他那麼和氣，那麼大方的了，恨他的人，實在說起來只應當有我，可是我並不恨他！

刑事科長 他對待你總也有些個好處才讓你這麼死心塌地愛他。

姚鴻秋 他能讓我這樣真心地愛，這不就是對我一個頂大的好處嗎？我因為是真心地愛他，無論我怎麼

樣地受苦，只要一想起來這是爲他，那麼無論多麼人的痛苦也變成快樂了，現在什麼都完了！他怎麼會死了呢？他並沒有短命像啊！

刑事科長：你再細細想想你最近聽說過有什麼女人同他來往嗎？

姚鴻秋：我知道有多少女人都想同他來往，至於是誰真地同他有來往那我不知道了，反正給他生過孩子的只有我一個，科長，我仍然沒有正式結婚，可是他的兒子還是他的兒子呀！我的孩子能够出名替他爸爸出殯嗎？

刑事科長：那當然可以。

姚鴻秋：可憐他現在還沒有入殮。

刑事科長：這沒有法子，因爲法院還要細細地查驗，我想再過兩三天你們就可以辦事了吧，不過，你放心，他現在是在冷房裡不會壞的。

姚鴻秋：那麼就請科長快快地給他伸冤吧！

刑事科長：好吧，你可以回去了。

姚鴻秋：好，再見科長，（向書記官行禮，）再見，先生。

（姚鴻秋下。）

刑事科長（向書記官）：真想不到楊龍這麼一個壞小子會有這麼一位好太太，雖然他們沒有正式結婚，可是有多少正式太太還未必趕得上這位姚小姐哪！

書記官：真是地！世間的事情太不公道了！這樣樣好的一個女人偏偏遇見這樣樣一個混賬的男人，實在說起來這個楊龍真有點該死！

刑事科長 該死不該死，這個我們先不要管，可是他到底是怎麼死的？那真是一個大難題！是被人陷害了還自殺了哪？

書記官 法醫不是說很有自殺的可能嗎？

刑事科長 是的，傷口的位置很像自己動手放的槍，不過手槍離着屍身又相當的遠，固然嘍，他倒下來時候也許會把槍甩到遠處，這個問題還得讓專門家細細地研究研究！

書記官 他爲什麼要自殺呢？

刑事科長 所以啦！這就看我們研究的結果啦，我的意思不管他是自殺或是被害一定同女人有關係，因爲棉鄰居說出事的下午楊龍家裡的確有一個女人來過，戲園子在下午給他打電話的時候，似乎也聽見有女人同他吵鬧的聲音，再說他所有的東西之中只失掉了一個金烟盒，我想這個烟盒倒是一個線索，將來我們要能找到這個烟盒，也就離真相不遠了，今天傳的證人都問過話了嗎？

書記官 (看了一看單子，) 今天所傳的都問過話了！

刑事科長 好，那麼你們可以出去休息休息吧！把今天的紀錄拿來給我看一看吧！

書記官 (把記錄的案卷送到科長面前，他又回來收拾收拾他的桌子，) 再見，科長。

刑事科長 再見！(科長聚精會神地讀着紀錄，忽然有鼓門的聲音，還沒有等他說話，羅太太已經推門進來了。)

羅太太 對不起，科長！我大概把我的皮包落在這兒了。

刑事科長 (很驚異地站了起來，) 啊，您剛才坐在哪個椅子上來着？

羅太太 (當科長在旁處尋找的時候，羅太太已經在她方坐的大椅子角兒上找到了她的皮包，好像她是

有意留在那裡的，)科長，謝謝你！不用找了，我已經找到了。

刑事科長 (笑着) 噯呀，您看看短什麼東西不短吧！

羅太太 (微笑，) 沒有的話，您真是會說笑話！把東西放在您這裏真是比放在保險庫還保險，好了，

請您原諒，真是打攪您了！

刑事科長 沒有什麼，羅太太，請不要客氣。

羅太太 好，再見，科長。

刑事科長 再見，羅太太！

羅太太 (在剛要開門的時候停住了，想了一想回過頭來。) 噯呀！科長；我想起來一件事剛才忘記告訴科長了，不過這件事也許沒有什麼要緊，也許毫無關係。

刑事科長 什麼事？是關於楊龍這個案子的事嗎？

羅太太 對了是關於楊龍案子的事不過是間接有關係的事！

刑事科長 那麼羅太太，請坐下談罷！

羅太太 好，謝謝。我在報紙上看見到關於這個案子的記載中，說法院方面很注意到揚龍私人生活的問題，說他最近有個女朋友，也許與這個案子有很大的關係！

刑事科長 不錯的，羅太太，我們的確很注意到這個問題，因為您想像楊龍這樣出風頭的人，一旦出事自然十有八九是由女人身上起的！

羅太太 好！不過事前我想要求您答應我一件事，也許這個要求是很幼稚可笑……

刑事科長 不要緊的，羅太太，您有什麼要求，只管說，我總當盡力使您滿意！

羅太太 我是說這件事說出來有對於一個人很不便的地方，您想是否能夠答應我保守相當秘密？您想是在報紙上可以不發表不公佈？

刑事科長 關於案情偵查的事情，我們向來是保守秘密的，報紙上發表的也只是我們認為無關緊要的事情，再說您既然有話，我個人更當嚴守秘密，您放心罷，有什麼話您儘管說罷，決無危險。

羅太太 我如此慎重，實在是我決不願讓一個人傷心，因為如果這個人知道了這件事他一定要受一個非常利害的打擊，所以我要求您答應我，在這件事我問您說了以後決不叫第三人知道？

刑事科長 羅太太！司法本身就有這種保守秘密的義務，何況您又有話在先，您放心罷，我以刑事科長的名義答應您，絕對不會對任何人洩露的！

羅太太（愈顯出不安的神氣。）好啦。科長，楊龍最近的女朋友，也就是法院方面現在急於要知道的那個女朋友巧得很我認識她！

刑事科長（極關心地。）怎麼？羅太太，您認識她麼？那好極啦，因為我的確是很想知道這個人，我也正在各處訪查着哪！

羅太太（顯出錯亂，急燥）真的麼？我沒想到這件事會有這麼大的關係！其實是與這個案子極不相干的一件事！

刑事科長 無論如何，既然您知道，那麼就請您告訴我罷！

羅太太（要想得到一個適當的氛圍。）對不起，科長，這房裏的燈光有點兒讓我眼暈！

（科長把屋頂的大電燈熄了，只剩下桌燈隱約地照着科長的臉，羅太太是在暗形裡。）您一定要問爲什麼我要來報告您這一件事，是不是？



（科長有個模糊的表情，好像說並沒有這個意思。）

我是因爲如果您在她許多的女友中萬一也調查出來這一個的時候我希望您能够例外地設法，替她保守絕對的秘密，回頭我說出她的名字，您自然明白我爲什麼一定要求您這樣做！

（羅太太的臉色變得雪白了，而手握緊大椅的扶手，閉上眼睛。）

科長，他最末的女友就是我，而我也他的情婦。

（她的神經過於緊張，全身抖擻把頭倚在椅背上，似乎暈過去了。）

刑事科長 羅太太，您不必害怕，先休息一會兒罷！

（走過去安慰着她，一個偵探推門進來，科長用一個手式叫他出去了，偵探看了看羅太太一眼退了出去，羅太太並沒有看見以上的動作，只是關門聲使她發一大驚。）

羅太太 誰？哎呀，嚇死我了。科長對於我真是太可怕了，我現在跟您說出這種事實，就好像我把全

身都赤裸了給人看，真令人難堪極了！您不會明瞭我的，我得同您解釋，您得聽我詳細地同您說。

刑事科長 羅太太請您不要害怕，鎮定，慢慢地說罷！我一定用心地聽您解釋！

羅太太 （思尋着適當的詞句）我真不知道怎樣同您解說，您對於我是一位大公無私的法官，您代表的

是法律！但是我恨不能當您是一位神父，而我這段述說只算是懺悔！對了，請您當我是在懺悔罷！（科長極莊嚴地用手示請她講下去，自己也回到坐位坐下。）

您知道我剛才當着我丈夫，用盡我所有的力量隱瞞着真情，我這一生也沒有像剛才那樣地做着假戲，說着假話，而我所以那樣做，實是因爲我丈夫真是天地間最真誠最正直最慈祥而又最富

情感的一個純人，我寧願我自己受盡各種所磨苦難我也不肯讓他傷心，讓他失掉了對我的感情。您知道我丈夫的爲人實在是太高貴太正直了，如果他知道了我這種無恥的事他一定非悲痛死了不可！

刑事科長 我很明白您的心裡，羅局長是我的舊上司也是我的恩人我自然也極知道他的爲人！噫，真是不幸！您有幾位公子呀？

羅太太 （略停了一會兒，以後說得很快地）我們只有一個女孩子，對了，一個女兒，她叫曼麗！

刑事科長 羅小姐今年多大歲數了？

羅太太 十六歲，還完全是個小孩呢！

刑事科長 那麼說您夫妻之間一定有什麼不如意的地方？

羅太太 啊！那的話哪？我們夫妻之間不但沒有任何不如意的地方而且是非常圓滿的，您知道羅先生是個世家子弟羅先生的祖父父親都做過很大的事情而我的娘家只是個普通的人。羅先生當年要同我結婚不惜同他的家族反目因爲他們的家族嫌我不是世家可是羅先生竟自不顧一切同我結婚甚至同他的家族斷絕了關係而我現在居然這樣地報答他，噫，我真是太對不起他，太沒人格了。

刑事科長 那麼……這件事情到底是怎樣發生的呢？

羅太太 我也不知道是怎樣發生的也許我前輩子欠下了楊龍一筆債，在我沒見楊龍以前我敢說我對我丈夫的確是毫無愧對的地方，我們夫妻間的情感信義可以說是絕對地完美。那知道我一見了這個青年以後我竟自變了一個人竟自忘了我以往的端莊純潔，我的靈魂固然是時常地責備着我，可是我的肉體指使我做出許多無禮的事，對了好像我的肉體背着我的靈魂夜間叫我起來偷地

跑到三樓上去同他相會！

刑事科長 您難道不怕羅先生醒了找您麼。

羅太太 我們多年是分房睡覺的，各人有各人的臥室。

刑事科長 難道您也不怕有什麼人遇見您麼？

羅太太 那不緊要，因為我有理由可說，三樓還住着一位醫生，我很可以說我一時忽然感覺不舒服是上去看大夫的，不過我想決沒人知道（越說越興奮）我想此後也決不會有人知道的，也決不能叫

任何人知道的，是我的秘密，我絕對的秘密！

刑事科長 那我不懂了，羅太太，既然這是絕對的秘密，那您為什麼要對我懺悔述說呢？

羅太太（好像由夢初醒。）對呀！為什麼要對您說呢？啊，對了，我是怕您偵查這個案子一定非常地仔細，萬一在楊龍的房裡也許找到了我一件什麼隨身的東西因而找到了我所以我來預先把這件事同您說明了，您就可以不必再找這個女人了因為這個女人就是我，而我以最誠懇的哀求請您千萬不要對任何人說，尤其是我的丈夫我的女兒，那絕對不能叫他們知道的！

刑事科長 好罷，羅太太，您放心罷，我擔保絕對不會叫任何人知道！

羅太太 啊，科長，謝謝您，我真不知道我應當怎樣報您答的大德！

刑事科長 請不要介意好了。不過現在我們還找一個烟盒就是出事的那一天忽然不見了，不知道您見過這個烟盒沒有？

羅太太 怎樣？見過呢？那是我送給他的一個紀念，那上面刻着一個日期，也就是我同他訂交的日期。  
刑事科長 這個烟盒是什麼樣子您可以講給我聽麼？

羅太太 是金質的，外面是藍色斑駁的花紋。

刑事科長 好，羅太太，您可以讓我把您這兩回的述說對照一下麼？

羅太太 那有什麼不可以，剛才我當着我丈夫所說的完全是事實，不過我並沒有像我所說那樣嚴辭拒絕。他就是了，至於我爲什麼沒有一直拒絕他到底，那真是我到現在還不明白，也只能說是前生冤孽罷，唔，想起來我真慚愧，恨不得死了才好！

刑事科長 羅太太，還是請您多多鎮定，不要太憤慨。我問您這個楊龍平日爲人到底是怎麼樣性格哪？羅太太 他的爲人麼？……很是輕浮好動，性格是非常地急躁，極容易悲觀，比方有時我同他提起我們

結合遲早要散，他就立刻說他非自殺不可……當然我總不肯相信他是一個能够自殺的人。

刑事科長 不過您知道不知道他有什麼仇人沒有？

羅太太 不知道！我想他不會有什麼仇人的。自從出事以來我總在思尋到底是什麼人害得他呢？是怎麼害得他而又是爲什麼要害他呢？出事的那天晚上，當着我的丈夫我差一點沒有甞了過去……（停頓了一會兒偷偷擦了一擦眼角。）科長，您有什麼線索麼？您有什麼特別的意見麼？……

我知道我很不應該問您這個話……

刑事科長 自己人沒有關係，不過各方報告還不完全，所以很難說定！

羅太太 好罷，科長！萬一您有用得着我的地方，請您只管打電話找我來，我一定隨傳隨到。

刑事科長 那兒的話，您太客氣了，將來當然還有許多要借重的地方！

羅太太 將來我的神經安定了以後，也許會想起什麼有關係的人來，現在我實在是混亂，恐怕什麼也說不清楚。

刑事科長 請您不要着急，我非常瞭解您的心情，就請您先回去好好地休息休息罷！您的車沒等您罷，

我叫他們給您叫一輛車罷！

羅太太 不必啦，科長，謝謝您，我想走一走！

刑事科長 對了，走一走，舒散舒散也好！（送羅太太，走到門前。）啊！對不起，您方才說的那個烟盒上面的字是照着您的筆跡刻的麼？

羅太太 （停住轉回身來，望着科長）不是，是工匠尋常刻的字。

刑事科長 那個日期，您還記得麼？

羅太太 是四月十七日。（說時轉回身去走着躲避着科長的眼光。）

刑事科長 您一點也不知道這個烟盒到什麼地方去了麼？

羅太太 我一點也不知道，他也許把它賣啦？或者是當啦？這也是可能的事！很可能……

刑事科長 （拿出日記小本，在上面寫了幾個字。）好罷，羅太太，謝謝您幫忙，再見罷！（走到前面把門開了。）

羅太太 ，再見，科長！

（她很不安地慌忙地走出去了，科長却很尊敬地向她行了鞠躬禮，似乎並不以她的錯事而看輕了她，等她走出把門關了，回到公事桌，用心地閱看案卷，閉幕。）

## 第四幕

羅局長公館客廳，正面左方有門通內宅，右方有門通出入大門，中間大窗可以望見獨旁樹梢。右面門通飯廳，左面門通書房。中間窗下有三繩桌，桌兩旁有椅。左邊沙發，大椅，小桌，烟具，書報等件。牆上掛着時人字畫，也有一兩張水彩，油畫。富麗且高雅的氣派，被兩個書架同古玩，桌子點綴得實足。開幕時桌燈開着羅太太坐在沙發上看書，但不能安靜。連換了幾大書報都不能獲得相當的注意終於按鈴，女僕由右方門上。這是與前幕同日的晚間。

女僕（一個年青尚爲美貌的少婦，假使燙起髮來再穿上一件時裝的衣服，說不一定會得到大學生的戀愛。）太太叫我麼？

羅太太 是的，老爺回來也許要洗澡，你去看看水管的水够熱不够熱，若不熱，妳在廚房再燒一桶熱水罷！

女僕 是的，我已經預備好了，我每天晚上都預備，怕您要用。

羅太太 噢，妳能這麼用心做事很好，沒別的事啦，妳去給我倒杯茶來罷。

女僕 唉！（由右方門下，羅太太又試驗着安下心去看書，但總不能集中注意力，把一段書看下去，當女僕倒水往返的工夫她又換了好幾次書詞好幾種看書的姿式，女僕端茶上，擺在羅太太近旁的小桌上。）您不用別的東西麼？

羅太太 不用，妳去罷！（將下，見羅局長進來，閃開道路，等羅局長走過然後出去。）

羅局長（從石方小門進來。）亦賢妳早回來了？

羅太太 是的我早就回來了。

羅局長 程科長沒說了什麼話沒有？

羅太太 沒說什麼，你走了以後，我就照著你的意思又回到科長辦公室把我們家裡的情形詳細地同程科長說了一遍，程科長很表示熱心說不久一定會有結果的並且說要盡力使我們避免麻煩避免口舌。

羅局長 那好極了，程科長為人向來是忠厚的辦事也非常認真，此次的事件能够遇在他的手裡，那真事萬幸不然的話雖然我們處心無愧可是他們也有的是方法同我們搗亂呢！

羅太太 好啦，不要說這件不高興的事了罷，你今天晚飯吃的好麼？要不要再吃一點稀飯？

羅局長（走到書棹去，要看看有無什麼信件。）吃得很好，不要了。

羅太太 你若洗澡熱水也預備好了。

羅局長（在棹上看見一封請帖。）誰請我們吃飯。

羅太太 是你的老同學陳先生同陳太太，他們不是就要到北方去了麼。

羅局長 那不對，我們已經在他們家吃過一次飯了，這回應該是我們請他們到我們家裡吃飯才對，我們怎麼好再去打擾他們？

羅太太 是呀！我也是那麼想，剛才我還給陳太太打過電話，他說你們是老同學不分彼此，誰請誰都沒關係，不過是她說的意思，好像我們這裡既然發生了這件逆事，他們不大願意到我們這裡來似的。

羅局長 是奇怪，他的平常很開通，怎麼也這樣迷信起來了，難道我們樓上死了人，就連我們自己住的房子也變成凶宅了麼？噢，我想起來一件事。（按電鈴。）

羅太太 什麼事？

三

羅局長 妳看過今天的晚報了麼？（女僕上）妳去叫管房產的謝先生來！

女僕 噯！（下）

羅太太 看過了，你找謝先生做什麼？

羅局長 晚報上不是說死者好像有一個女朋友麼？好像這個女朋友就住在我們的樓裡，因為看門的說向來晚上沒有給不認識的女人開過門，不管是出去或是進來！（找到晚報指給她看）妳看這兒不是說得很明白麼？我想找謝先生問一問我們這樓裏住的都是些什麼樣的女人。

羅太太 你未免也太多事了，問這個幹嗎？他的女朋友不會白天來了等第二天白天再出去麼？

羅局長 不能够，據他們調查，說這個女朋友只是晚上深夜才來！奇怪爲什麼今天程科長沒對我們提這件事？以後對妳也沒有提過麼？

羅太太 沒有提！也許他不以爲這件事有什麼關係罷！你看你累了一天了，也該休息休息了，他有女朋友沒有同我們有什麼關係，謝先生的廢話又多，說起來又該沒完了，你又得到兩三點才能睡覺不要緊的，我必得問一問他，我自己的樓裡都住着些什麼人，我應當知道知道。

羅局長 你問就問罷，順便你也問一問他樓頂都有什麼要修理的，今年夏天不是樓上的住客說有漏水的地方麼？

羅局長 好的，（說話的時候始終在看着報。）妳聽：「楊龍有金質藍瑤蓋之烟盒一個，被害後，遍覓不得……」難道凶手爲這一個金烟盒就把她殺了麼？

女僕 謝先生來了！

羅局長 請他進來罷！（女僕下，謝先生上。）

謝先生 局長叫我有事麼？



羅局長 是的，有一點事情，你今天也到警察局去過麼？

謝先生 去過的，可以說這是我今生第一次，不，也可以算是第二次了，因為前年，不對，大概是前年的夏天，我有一個朋友的汽車被別人的汽車撞壞了，可是他的汽車也把別人的汽車撞壞了，我到警察局裏去做過一次見証人，以後……

羅局長 都問過你什麼話？

謝先生 他們問我出事的時候，我是坐在車上還是走在路上……

羅局長 什麼車上路上，我是問你關於楊龍的案子，你都說過什麼話？

謝先生 噢，關於楊龍的案子，我是實話實說，我說楊龍搬進來的第二天或者是第三天，我們太太會說過最好想個什麼方法同他解除租約叫他搬家。

羅太太 可不是，當時我也不知道是什麼原故，也許是一種先覺。

謝先生 是的，一定是一種先覺，現在不是果然出了事啦嗎，女人的先覺有時候特別發達，有一回我同我的朋友跟他的太太一塊去到飯館去吃飯，菜都叫好了，忽然我朋友的太太要換房間，

羅局長 今天的晚報你看過了麼？

謝先生 看過了，您聽我說完了，我們只好聽她的話換到別的房間去，沒想我們才走出去，原來的那個房間的頂棚忽然塌掉了，您說女人的先覺多利害。

羅局長 對了，女人有時候很利害，你知道楊龍的女朋友搬說就住在我們的樓裏麼？

謝先生 我看見了，不過我不大相信……

羅局長 不管相信不相信我們總得調查一下，你身上有租戶單子麼？

謝先生 有的。

羅局長 好，你拿出來，我們一塊看看。

謝先生 （拿出單子，交給羅局長，）這就是的。

羅局長 樓下都是誰住？

謝先生 樓下只是看門的文福夫妻兩個，汽車夫同黃升，還有我（打算開玩笑，）暫時獨身尚未結婚。

羅局長 那麼說只有文福的老婆是女人，樓下似乎沒有問題。

謝先生 劉福的老婆若有兒子，年歲恐怕比楊龍還要大，當然無問題。

羅局長 一樓是我們自己住，女僕年紀很青可是很老實，亦賢妳看成不成問題？

羅太太 成不成問題我不管，不過我想不會的罷。

羅局長 好，二樓邵先生邵太太。

謝先生 邵太太有兩個男孩子都在高中。

羅局長 對而是李太太，這位李太太是做什麼的？

謝先生 這位李太太也有個男孩。

羅太太 多大歲數了？

謝先生 五歲了。

羅局長 我是問李太太。

謝先生 李太太今年三十一歲，李先生從前在稅務局做事，死了有四年了。

羅太太 李太太人非常安分。

謝先生 太太的話非常有理。

羅局長 不管有理沒理，論年紀李太太比邵太太的可能性是大的。好了，看三樓。三樓是楊龍對面是張大夫，張大夫有太太麼？

謝先生 張大夫沒有太太。

羅局長 有看護婦麼？

謝先生 沒有看護婦有看護生。

羅局長 這麼說起來所有的女人中只是我們的女僕同李太太有可能性。

謝先生 關於李太太我敢担保。

羅局長 用你担什麼保，真奇怪了，我們不過是在這裡推測，這有什麼關係，好了，我不談這個了。樓頂好像漏水的地方，明天可以叫一個工人來看看（羅太太當他們說話一面聽一面看書，現在把書放下，從正方通內室門下。）

謝先生 是，局長！

羅局長 （把租戶單還給謝先生，又拿起報來看，後覺得謝先生還不走。）怎麼？你還有什麼話說嗎？

謝先生 是的，局長，可是這件事也不見得有什麼重要事，不過若是不說好像心裏又不安，是的，有一件事……

羅局長 有事就說罷，你看你總是這麼嘍囉！

謝先生 是的，有一件事我沒敢向警察說。

羅局長 那是你錯了，你爲什麼不同警察說呢？

謝先生 因為我想先聽一聽您對這一件事的意見。

羅局長 好，你說罷。

謝先生 有一次偶然巧遇，我看見一個女人從我們這房裏出來到楊龍的房裡去。

羅局長 (起始驚訝。) 那是我們的女僕了！

謝先生 (含糊地。) 也只能是她，大概是她罷！

羅局長 (詢問的眼光，) 那你爲什麼不向警察報告呢？

謝先生 您想這是一件有關於您的事情，報紙若傳出去還不定會說出什麼話來……

羅局長 (有所疑懼但還不十分真切。) 關於一件命案，我們不能有所隱瞞，你早就應當告訴我。(不安起來，在屋裡來回地走。) 你若是怕使我爲難，你永遠不說倒好，現在我既然知道了，若是不去報告，你想我還成什麼人，好啞，不管這個人是誰，既然與命案有關，我們就應當報告官

方，再說我傭人的行爲我也負不着什麼責任，那麼明天一早你就到程科長那兒去報告罷。

謝先生 是，局長！

羅局長 你怎麼看見這個女人上樓到楊龍房裏去呢？

謝先生 (吞吞吐吐地。) 差不多晚上十二點半鐘的光景，我正在樓梯上，忽然看見一個人從您的房門出來；好像要聽聽外面有人沒有，一會兒很快地跑上樓去進楊龍的房裡去了，楊龍的房門是預先開着的，經過樓板的時候，窗外的光使我看出是一個女人……

羅局長 你說是十二點半鐘那你在樓梯上做什麼呢？

謝先生 不瞞您說，有時候晚上我去看看李太太。

羅局長 怪不得你剛才那麼替李太太担保呢。

謝先生 我們已經有了婚約，不久就要結婚了。

羅局長 你還記得是那一天麼？

謝先生 四月十七我，記得很清楚，因為第二天我到曹先生牙醫院看牙去的。

羅局長 你的話一定沒錯麼？

謝先生 決沒有錯，我想牙醫生一定有記錄的。

羅局長 好了，你去罷，順便叫女僕來見我。

謝先生 是了，局長。

女僕 (由右方門上，立在門前。) 老爺叫我嗎？

羅局長 (詳細地看了她一番。) 妳叫什麼名字。

女僕 我叫瑪利亞。

羅局長 妳怎麼用外國名字？

女僕 我是在仁慈堂長大的，名字是姑奶奶們替我起的。

羅局長 妳今年多大歲數了。

女僕 二十一歲。

羅局長 妳的父母在什麼地方？

女僕 我沒有父母，老爺，我是仁慈堂的姑奶奶們養大的。(看了羅局長嚴肅的樣子，漸漸有點害怕。

。

羅局長 妳不要害怕，聽我慢慢地同妳說，妳知道我同太太對下人向來是寬厚的，就是做了什麼錯事，我們也會原諒的，再說妳私人的行動，我們更不能干涉，也不會責備妳的，所以我希望妳實話實說，絕對沒有關係。

女僕 是的，老爺。

羅局長 妳同樓上楊龍先生很要好，是不是？

女僕 沒有的話，老爺，我並不認識楊先生。

羅局長 妳何必瞞我呢？

女僕 我若認識他，爲什麼不說呢？

羅局長 謝先生有一天晚上看見妳到楊龍樓上去。

女僕 那是他看錯了。

羅局長 妳的嘴也太硬了，他還記得清清楚楚，是四月十七的晚上。

女僕 四月十七？老爺，我還在仁慈堂，我還沒到老爺這裏來呢！

羅局長 怎麼？妳還沒有來嗎？

女僕 是的，老爺，老爺如果不信可以着仁慈堂給太太的保單，太太大概放在這個抽屜裏了。

羅局長 （去開抽屜，但是鎖上了。）怎麼這個抽屜鎖上了？

女僕 大概是太太鎖上了罷？

羅局長 （又開一次。）這個抽屜向來是開着的，太太什麼時候鎖上的？

女僕 我想是昨天罷，因爲昨天晚上我收廚子的賬簿子的時候，這個抽屜就鎖着哪。

羅局長 好罷，我相信妳，我想一定是以前的那一個女僕，妳去叫黃升來，可是不要同他說什麼。  
女僕 是的，老爺，我知道。

羅局長 （又把抽屜拉開，顯然是急燥起來了，看見黃升進來。）黃升，你還記得從前的那一個女僕叫什麼名字嗎？

黃 升 叫劉姐，是曹太太荐的。

羅局長 現在劉姐到那兒去了。

黃 升 劉姐死了，怎麼老爺忘了嗎？劉姐忽然病的很利害，不還是太太親自把她送到醫院去的嗎？

羅局長 劉姐死了，噢！不錯，我現在想起來了。（深思起來，在屋裡低着頭走，忽然走近黃升，如夢初醒。）什麼事？

黃 升 老爺沒有什麼吩咐了嗎？

羅局長 沒有事了，噢，有的！你去請太太過來！

（黃升由通內室門下，羅局長看着地氈發愣。）

黃 升 太太說有點累了，有什麼話明天說罷。

羅局長 太太睡了嗎？

黃 升 太太在小姐屋裡，還沒有睡。

羅局長 那末，你再去請她立刻來，說我有要緊話說。（黃升下，一會羅太太上，立在門前不動。）亦賢，妳快來，事情越來越奇怪了。

羅太太 什麼事情，這麼大驚小怪的？

羅局長 還有什麼別的事情，除了命案的事？

羅太太 噯呀！你怎麼還在想這件事，我可跟你說，我實在累極我要睡了。

羅局長 現在不是睡覺的時候，你聽我說，我心裡亂得很，謝先生剛才同我說了一件很令人可怕的事。

羅太太 可怕？

羅局長 是的，可怕，至少我聽了之後心裡亂得不得了，謝先生說有一天晚上半夜裡看見一個女人從我們這房裡出去到三樓楊龍房裏去了（說時不斷地偷看着羅太太）他說大概是我們現在的女僕瑪利亞……

羅太太 那也許罷！

羅局長 可是那個時候瑪利亞還沒有到我們家裡來，那末只可說是我們從前用的劉姐了，不過劉姐死了。

羅太太 是呀，得盲腸炎死在醫院，不還是我自己送了她去的嗎？

羅局長 那麼，妳相信半夜上樓的女人會是劉姐嗎？

羅太太 劉姐是個很正經的女孩子，曹先生不是看着她長大的，很喜歡她的嗎？

羅局長 好，妳把她平日的為人詳細地同我說一說，因為我平常向來不注意我們的傭人的。

羅太太 不過她人已經死了，我們還能說人家什麼壞話麼？再說即便她同楊龍有什麼關係，反正他們兩個人都已經不會說話了。

羅局長 可是謝先生明天要到警察局去報告這件事，報告之後我們是會被傳問的。

羅太太 楊龍有沒有女朋友對於命案有什麼關係？也就是報館想把新聞做得熱鬧在那兒亂說就是了。



羅局長 妳還記得劉姐爲什麼到醫院去的麼？

羅太太 是四月十幾罷，不是有一天忽然她肚子痛得了不得，我就趕快通知曹太太就把她送到醫院裏去了麼？

羅局長 忽然拍桌子，不能，不能，絕對不可能了！

羅太太 什麼不可能了？

羅局長 絕對不能是她啦，我現在記起來了，她是四月初進的醫院，如不記得四月八號我們因爲家裡沒有女僕才在飯館裡請的王先生麼？絕沒有錯的。

羅太太 對了，不錯，我也想起來了。

羅局長 那麼，結論是既不是瑪利亞又不是劉姐，那麼那個半夜上樓的女人是誰呢？

羅太太 那也許謝先生把日子記錯了。

羅局長 不能，他記得非常清楚，並且還有證明。四月裡我們家裡沒有來過什麼人在我們家裡住麼？

羅太太 四月？四月？噢，對了，胡太太！

羅局長 胡太太？

羅太太 是呀，胡如香，胡太太，德國人同你的老同學結婚的，不是在我們家裡住過一個多星期麼？

羅局長 胡太太爲人固然很隨便，不過一個星期的工夫居然就……真也太快一點……（又走起來，後來忽然停止。）不對，不對！我記得她是四月六號回北京的，還是我給她請的免票，不是她，還有誰？

羅太太 我可想不起來了。

羅局長 二妹是什麼時候到我們家來的？

羅太太 (大怒。) 這回，你可太難了。這種胡亂猜疑人真有點太不講理了，猜疑別人還不要緊，怎麼現在連你自己的親妹妹都猜疑起來了，你瘋了罷？

羅局長 (安靜但厲害。) 亦賢！我沒瘋，我看倒是你的精神有點反常，平日妳總是很鎮靜的。妳想難道我願意這麼東猜西猜的麼？可是這是一件有關命案的事，人命關天，明日警察局一定要詳細調查的，我們怎麼好不預先研究研究，我猜疑總比叫警察局猜疑好，是不是？亦賢，我心裡亂得很，並且我有點越想越害怕似的。

羅太太 奇！你怎麼會慌亂到這種樣子？

羅局長 是謝先生的報告。

羅太太 謝先生說話向來是顛三倒四地，他的話一定靠得

羅局長 他有証明，他第二天到牙醫院去看過牙。

羅太太 你對証過麼？我看算了罷！

羅局長 那容易(翻電話簿，轉了一個電碼。) 喂！您這是宋大夫牙醫院麼？對不起有一件事要麻煩您，請您查一查看四月十八號門診掛號有一位謝子石謝先生沒有？噢，有的？絕沒有錯麼？……好，打擾，打擾(掛上耳機。) 掛號簿上四月十八日上午有他的名字，(沉靜一度，羅局長看着鎖上的抽屜。) 亦賢妳不是有一個日記本，一個小紅冊子，上面有我們行動的記錄，回來往客人的單子麼？

羅太太 你找這個冊子做什麼？

羅局長 我要看一看倒底二妹妹在那幾天在我們家裡住過。

羅太太 我決不許你查看！（甚怒立起）

羅局長 妳爲什麼不許我查看？

羅太太 爲一種尊重人格的原則，二妹同我都是女人，我們不能讓人對我們的人格侵犯，你看看，回頭

我就把它燒了！

羅局長 鑰匙，妳把鑰匙給我！

羅太太 不能給你。

羅局長 再說一遍，給不給。

羅太太 不給，

羅局長 好罷，（到書桌拿起一把大裁紙刀。）

羅太太 奇！（從一個別的抽屜取出鑰匙遞給他。）

羅局長 （忙亂地打開抽屜取出一個小冊子翻到要看的篇頁。）四日十七日「化奇去南京開會，二妹昨晚來。今天下午同到上海戲院看電影。晚飯後我與曼麗很早休息。二妹同穆太太又去看戲。」

（把冊子合上，放在桌上，痴望着前面，很痛苦地。）這件事真把我鬧糊塗了，現在我也不知道怎好了！……（倒在椅上，一度沉靜）

（想援救於萬一，忽然一聲怪笑。）哈哈，我可想起來了，我怎麼會這樣糊塗，還好我想起來了！你還記得你要到南京去的時候，我不是忽然頭痛得不得了，你總該記得，你就在這兒，你

正整理你的文件！

正整理你的文件！

羅局長 不錯！我記得。

羅太太 那就對了，半夜到三樓去的女人就是我，你走的時候我雖然好了一點，可是到了半夜我的頭又痛起來了，痛得要命，是我跑到三樓大夫家裡要藥去的！

羅局長 那妳爲什麼不請他來看病而且自己跑到樓上去呢？（說時注意地看著她，因爲她在發抖。）

羅太太 你想三更半夜地把全家都吵醒了，何必呢，再說我當時痛得腦子都亂了，恨不能立刻吃點藥或是叫大夫打一針解一解，所以我就跑了去了！

羅局長 那妳在大夫那兒待了多久呢？

羅太太 那我可不記得了，只記得見了大夫以後，我就是倒了。

（一度可怕的沉靜，羅太太低着頭，羅局長的眼光始終注視着她，起來慢慢地走近她，獅吼的聲音。）

羅局長 不用說了，我都明白了，楊龍的情婦是妳！

羅太太 （鎮靜而冷淡地。）我不同你分辯，因爲你是瘋了才會說這種話。（她看了他一刻，走向通內室門去。）

羅局長 （喊着）。妳別走！

羅太太 你不要喊好不好？我等你鎮靜了再說。（她幾乎站不穩了。）你看我不是很鎮靜麼？奇！你安定一點，（過去拉了他的手，）你想想看，二十年來我們夫妻間是如何地恩愛，我平日的爲人，難道你還不知道麼？你好好地看看你的亦賢！我真像一個會做對不起你的事的女人麼？（倒在他的懷裡，哭了起來。）

羅局長 這麼說你不承認，那好辦！（走向電話）。

羅太太 你做什麼？

羅局長 （轉動電話的號碼）我打電話問問大夫，他總該記得。

羅太太 （急速地奪過耳機），這太難了，你居然像偵探探賊是的，查探你自己的太太來了，二十年的夫妻，你難道連我都不信了麼？奇 你真瘋了麼？

羅局長 （向大門走去。）那麼好，我上樓去問他！

羅太太 奇！你等一等：好，我跟你實說了罷（羅局長停住了，羅太太扶着書棹，抖戰地），奇！完了！我現在很安定，並不痛苦，兩天以來，處處都是危機，我用了我的全力想援救於萬一，可是我到底是失敗了。我跟你實說了罷，我並沒到大夫那兒去，（倒在椅上了）。是我到楊龍家去的，因為我是他的情婦，我知道我太對不起你，你待我那麼好，爲我你甚至斷絕了家庭，可是我果然做錯了事，然而我對於你的恩愛始終如一，實在說，在這個世界上，我所敬愛的只有你。我也知道我這話很不通，但是事實實在是如此的。（羅局長做了一個手示，好像說：「算了罷，別說啦」。）這個人真是一個魔鬼，我怎麼會竟自迷了本性做出這種事來！

羅局長 （躲開她，悲痛地。）誰知道這二十年來我做了多少次渾蛋，瞎，我真傻透了！

羅太太 奇、你不能辱罵我們的過去，我們的恩情，我們的戀愛是絕對的純潔，絕對的真誠、自從我遭了這個魔鬼的毒手，沒有一天我不在想法解放我自己！

羅局長 （先是譏笑地。）什麼？解放你自己？（忽然，如同一個閃電，回轉身來，注視着她。）解放你自己？

羅太太 你這麼看着我作什麼？

羅局長 那麼說……那麼說……

羅太太 要說什麼？（羅局長忽然撲到抽屜那裡，在裡面亂翻起來。）奇？你做什麼，你真瘋了麼？

羅局長 （找到金質藍漆的煙盒，舉給她看。）現在我都明白了，是你把他殺了，對不對，原來是你！

羅太太 （痴望前面，無氣力地。）可不是，對了，是我！

（羅太太倒在椅上，把頭靠到椅背，合上眼睛，好像經過死戰，終於得到休息。羅局長看了她一會兒，走向電話，用抖戰的手，編着號碼。死氣的沉靜中只聽得自動機輪轉動的聲音。）

第四幕完

## 第五幕

全前景。半小時後。屋裡頗暗，只開着桌燈。羅局長獨自坐在大椅上，頭仰靠椅背上，如同前幕羅太太曾有過的姿態。一度相當長而沉重的靜默。

黃升（態度同聲音都使人覺得他也已感到家庭的悲劇。）老爺，程科長到了！

羅局長好，請進來！把大燈開開（黃升把大燈開了，然後出去，開門請程科長進來，羅機械地迎過去同他握手，很吃力地開口說話）請坐，科長，深夜使您勞步，真對不起，您知道我爲什麼請您來麼？

程科長（很留分寸地。）局長，我想大概是爲楊龍的案子罷！

羅局長（十分吃力地。）您對這件案子的偵查已經到了什麼階段了？

程科長實在說還沒有什麼有價值的成績……法醫們的報告已經送到了，三個人中，倒有兩位認爲是自殺，雖是子彈的路線不大合理，可是他們說這是一種笨拙的自殺，對了，笨拙的自殺，報告裡是這麼說的……

羅局長您已經逮捕了什麼人了麼？……總之您懷疑什麼人麼？

程科長到現在爲止，我們看押起來的只有楊龍的僕人……但是由這方面決不會找到正兇的……再說楊龍在第二天可以有一筆大收入，他的僕人知道，如果是他圖財害命，他決不能在頭一天動手。所以從這方面找是不對的……我的意思是應當由楊龍私人生活中的秘密裡去尋找才對。

羅局長您心目中沒有有一兩個嫌疑犯呢？您可以放心大胆地說沒關係！

程科長（在躲避着正題。）不過，我們所有派出去偵查的報告還不齊全，現在我們特別注意到一個很

重要的調查，大概明天可以有回信，實在說起來這個案子確實難處理，應當十分地小心……局長您問我這些話難道有什麼見教麼。

羅局長（扶着椅背。）程科長！是我內人昨天六點鐘的時候把楊龍殺了。

程科長什麼，羅太太？我有點兒不明白。

羅局長當然地……您不會相信，是不是！可是她已經向我完全招認了（他取出煙盒交給科長，程略看了一下就放在衣袋裏了。）您看這不是您要尋找的烟盒麼？這是我內人送給他的，她殺人之後把它拿走了的。

程科長（極注意地。）您說羅太太已經問您完全承認了麼？

羅局長是的，她把所有的經過都同我說了。

（一度沉靜。）

程科長那麼，到底是怎麼一件事呢？

羅局長（痴望前方。）這是一件常見的女性轉變，一向忠實安分忽然迷了本性做了錯事。可是事後想要自救，但是對方十回總有九次是拆白一流人物。這種事件的確常見得很，至少你我在我們這幾十年的司法生活中見過也不知道有多少次了。（程課長感嘆着做個手式，好像說：『誰說不是呢！』好了，您可以把偵查的工作結束了罷，犯婦一會兒我就交給您帶去，不過事前我想要求您一件事。

程科長（好像在想着旁的事情。）噢，什麼事，局長請吩咐罷。

羅局長從前我在局長的任上，好像老兄同諸位同仁對於我好像感情非常濃厚（程科長深深地承認。）



我惟恐因此而局裏對於我內人要有不滿而使她受什麼委屈。我所要向科長懇切請求的，就是想請科長轉告大家，說我對我內人十分原諒，雖然有此不幸的事件發生我內人始終還是我的夫人，請大家對她要另眼看待，科長恐明白我的意思罷！

（羅局長要去按鈴，大概要叫人請羅太太出來，程科長阻止他。）

程科長 請不要急，等一等。（低下頭去，有所思。）

羅局長 有什麼事？

程科長 （在深思着一個問題。）局長，這裡面有一點我不明白，因為跟您的調查並不吻合，一點也不對。

羅局長 有什麼不吻合？有什麼不對？

程科長 您方才所說的 我的假想，歸納不對，總而言之這裡面有一件極重要的細節同您的話完全不相符，實在地，我真不懂。

羅局長 您對那一點不懂？

程科長 局長，我歷來做事極看重微小的關節，因為在我偵查的經驗中多少次都是在小關節裡，至少是一般同人認為微小的關節中尋得了主要線索……您別着急，您立刻會明白我的話的……對於這次的案子我自然還是照老法子辦，所以我曾經把所有住在這個樓裡的人們，在出事那天的行動都調查過，連羅太太也在內，雖然在精神上對您是大不敬！

羅局長 那麼怎麼樣呢！

程科長 在楊龍被殺的時間，羅太太正在公園的門前散步，關於這一點我問過您的僕人黃升。

羅局長 那也許是他記錯了，幾分鐘的錯誤是很容易有的！

程科長 您不知道，不能，決不能！

羅局長 （苦笑着。）老朋友，我明白你的苦心同美意，可是，可是，事究竟是公事，你何必同事實爭強呢？

程科長 局長，您錯想了，在您手下做過事的難道肯因私害公麼？我的確是極詳細地問過，因為我很早就想到正兇應當在這樓裡住的人找，所以剛才我接到您叫我來的電話並不驚奇，所驚奇的是羅太太爲什麼自認正兇，這實在使我不解。

羅局長 爲什麼？

程科長 因爲不但黃升說六點鐘在公園門前看見羅太太還有我的隣居馮推事也在六點鐘遇見過羅太太。

羅局長 那麼，你的結論是？

程科長 我的結論至少是當楊龍被殺的時刻羅太太不在這樓裡。

羅局長 真奇怪了，她自己已經承認，怎麼反是你做事科長想盡方法開脫犯人的罪狀麼？

程科長 局長，請您相信我，我決不是故意這樣說的，羅太太雖然自己認罪，可是她的行動時間與事實確不相符！

羅局長 可是她已經招認了呀，自己親口招認了呀！

程科長 可是我的調查對証同她所招認的不對！

羅局長 那麼楊龍必是五點半鐘被殺的，事後她才出去的。

程科長 不能！六點前五分戲院經理還同楊龍通過電話，有四個証人親耳聽見。不對，不對，羅局長所

說的同事實太差，不過我不明白的是爲什麼羅太太要假作兇犯？

羅局長（走向科長，把手扶了他的肩膀。）你嘴裡不願以私害公，而你徧徧在這裡替她衛護，我很感激你，可是我要你公事公辦。不要再弄玄虛了罷！

程科長 局長，您一定是刺激太重了所以才有這種想法，我始終是您的信徒，請您不要再懷疑我的責任了罷！

羅局長 對不起，請你原諒我，我的心實在是亂了！

（扶着頭倒在椅上。）

程科長 我可以當着您向您的僕人問兩句話麼，（羅按鈴，黃升上），我有幾件事要問你，可是對外面你要嚴守秘密，好，出事的那天你是幾點鐘出門的？

黃 升 正五點半鐘？

程科長 怎麼見得是正五點半鐘呢？

黃 升 我們太太向來是五點整到公園去散步的，我是在太太出門後的半點鐘出去的，二姑太太打電話要她落下的衣服，我是給他送衣服去的。

程科長 昨天你說過，在你回來的時候遇見了你的太太，是麼？

黃 升 是的，在公園門前，他問我做什麼去了，是說給二姑太太送衣服去了，您不信可以問我們太太那個時候是幾點鐘，請你仔細地想一想，因爲這一點很重要，放下心去想，這與你無干，是要證明一件別的事情。

黃 升 正六點鐘，決不會錯的，因爲我從二姑太太那兒回來的時候，路過銀行的大鐘，我經過時對過

錶，那個時候是六點前十分，從銀行到公園我整走了十分鐘，我的錶走得很準，不信您請看（取出表來，給科長看。）

程科長 羅太太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黃升 我們太太是差一刻七點回來的。

羅局長 你去請太太過來。

（黃升下，羅太太穿着出門的衣服，提着一個小皮箱，程科長向她行禮。）

羅太太 我已經準備好了，您可以帶我去罷！

程科長 可是羅太太，我還有兩句話要問問您。

羅太太 關於逮捕凶犯應有的手續，我請求您免了罷，我可以搭您的車一同到局裡去麼？

程科長 未走之前，我想請您對於幾個問題解說明白。

羅太太 對不起，我實在沒有力氣了，有什麼話請您到局裡再問罷！

程科長 （堅決但人道地，）羅太太我抱歉得很，以法律的名義我要求您服從我的命令，您先請坐，安靜一下，不要着急。（羅太太面無人色，機械地坐下了。）昨天出事的時候是幾點鐘？

羅太太 六點鐘左右。

程科長 那您怎麼會在那時候有人看見你在公園門口呢？

羅太太 那是六點半鐘的時候。

程科長 可是好幾個証人都說是六點鐘左右。

羅太太 那是他們記錯了。

程科長 好罷，我們暫時承認他們都記錯了。

羅太太 還有什麼別的話麼？完了罷？

程科長 還沒完！羅太太！還有一兩句話。是可以告訴我楊龍房裡進門的地方都有什麼傢俱麼？

羅太太 楊龍房裡的傢俱您不是都知道麼，幹嗎還要問我呢？

程科長 我知道得不太清楚，請您告訴我罷。

羅太太 我也記不清楚了，進門的地方大概有一個小棹同一個衣架。

程科長 進門以後，客廳的門在左邊還是在右邊？

羅太太 在左邊。

程科長 客廳裡都有什麼木器？

羅太太 (有一點急躁，) 您問這些有什麼用呢？

程科長 我有我的用處，請您費神細細地想一想罷！

羅太太 科長，我實在累極，(略停。) 客廳麼，有一張棹子，一個沙發，幾把椅子，我可說不準都怎

麼樣擺了，因為他時常愛改換樣子的。

程科長 (極鎮靜。) 浴室的門在什麼地方？

羅太太 一定要說得這麼詳細麼？

程科長 一定要的，羅太太。

羅太太 奇，你替我求求科長，我實在辦不了啦！

程科長 我再問您一件事，當你們爭吵的時候您是坐在那個人椅子上麼？

羅太太 是的！

程科長 同沙發一個顏色的那個大椅子上麼。

羅太太 對了。

程科長 是什麼顏色來着？

羅太太 我可記不清了。

程科長 就算記不清，是深的是淺的您總該記得罷。

羅太太 我真記不得了，當時我的神經是錯亂，那裏還能注意到這些事。

程科長 請仔細的想一想，好不好。

羅太太 奇，你求程科長饒了我罷，我已經都承認了，還要問我什麼呢？

程科長 問的就是您爲什麼承認！爲什麼承認您是楊龍的情婦，既然您連楊龍的家一回也沒有去過。楊龍房裡進門的地方空空如也什麼也沒有過，客廳的門在右邊並不在左，而客廳裏只有一張大床，一個書桌，一把椅子，所說的沙發 大椅在楊龍家裡是找不到的。那麼羅太太您既不是他的情婦更不是殺他的凶手，您承認了，您爲什麼承認呢？

羅太太 怪笑着，面色慘白，真可笑，奇怪極了，我承認當然因爲是我做了！

程科長 您什麼也沒做，您承認是想掩護一個人（羅太太忽然哭了起來）局長，現在我有兩個假設，第一是羅太太另有情人因嫉妒而殺了楊龍，可是這個假想我認爲是錯的，第二我現在還不敢說。

羅局長 （猛獅般躍起捉住她問。）你在掩護誰，你說！你說！說！

羅太太 （隨他搖動着她的肩膀，不做聲。）……………

程科長 我可以同羅小姐說兩句話麼？

羅太太 (忽然驚起，如瘋婦的怪叫，跑到通內室門，用兩手擋住)，不能！不能！不許你們驚動我的女兒！

(程科長向羅局長看了一下，似乎說：「你明白了罷」。

羅局長 (如失魂魄。) 曼麗？曼麗？曼麗？(羅太太的兩手墜了下來隨身倒在門旁的沙發上哭起來了。

) 那麼說曼麗是楊龍的朋友？妳怎麼知道的？妳說呀！妳說呀！

羅太太 (幾乎聽不出。) 昨天晚上！

(大家都愣，沉靜得可怕。)

羅局長 (愣過半天之後)。難道曼麗再肯讓妳替她認罪麼？亦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說呀，亦賢

羅太太 (搖頭。)

羅局長 妳也不知道，難道曼麗什麼也沒說麼？

羅太太 她只告訴我她把他殺了，以後她就什麼也不肯說了。(聚斂起她所有的力氣，走向科長。) 程

科長殺人者抵罪，既然有人抵罪，我看法律也可以不必深究了罷。(拚命的像援助於萬一。)

比如我的女兒同我都掉在海裡，而救星船只能要一個人，那麼我總該有權利把這條生路讓給我

，有無限前途的我的女兒，程科長，我求你救救我的女兒讓我替她去罷！

羅局長 亦賢妳不要說了。

羅太太 你難道不願意我們曼麗得救麼？我的命有什麼要緊，所有的幸福麼我都嘗過，二十年來我們兩

個過得生活實在是太甜蜜，所以現在我也該還債了，奇，難道我們不是總在幸福中麼？

羅局長 亦賢，我的好亦賢。

羅太太 我想也許不會判死刑的，十年八年的徒刑是容易過的。科長，您放心我決不會洩露我們的秘密的。

程科長 羅太太，請您不要胡思亂想罷，您的女兒也許沒有什麼大罪，現在請您把她叫出來罷！

羅局長 (按鈴，黃升上。) 去叫小姐過來。(黃升下)

羅太太 科長，您要救她呀 您要救她呀！(曼麗，灰白的臉色，木偶的樣子從內室門上，羅太太立刻跑到她面前。) 別怕，孩子，程科長同你爸爸要問你幾句話。

程科長 (做手式叫羅太太容他問話。) 羅小姐，請過來，我同你說幾句話，你知道你母親想盡方法要替妳認罪麼？可是我早就看出來了。

羅太太 寶貝，我是想救妳呀，可是……

程科長 事情是怎麼發生的，妳可以說一說麼？

曼麗 (低頭不語。)

程科長 你們是在什麼地方認識的。

曼麗 在樓梯上。

程科長 當然是他先向妳說話的麼！

曼麗 不是，是我。

程科長 妳怎麼同他說得話呢？

曼麗 我請他寫簽名簿。



程科長 以後你們常見麼？

曼麗 對啦。

程科長 妳第一回到他房裡去是什麼時候？

曼麗 是四月十七日。

程科長 在那天幾點鐘？

曼麗 在那天半夜。

程科長 這個金烟盒是你送給他的麼？

曼麗 是的。

程科長 第一次是他強迫妳到他房裏去的麼？

曼麗 他怎麼強迫我去？我是自己願意去的，因為那個時候我非常愛他，並且想嫁他。

程科長 以後呢？

曼麗 以後漸漸地明白了他，他想同我結婚是爲了他的宣傳完全是爲一種利害關係，他並沒有什麼感情，後來我聽說他原先有一個太太，他不要她了。我責備他，他說他何只有一個太太，他有一千呢而我是他的一千零一個。

程科長 妳那個時候後悔了麼？

曼麗 是的，我後悔，我恨不能去死，從那天起我就不理他了。

程科長 那麼出事的那天，妳是怎麼到他家裡去的呢？

曼麗 是他打電話給我，說我如果再不上去看他，他會自殺給我看的。我知道他恨不能造成一段熱鬧

的社會新聞，好出風頭，所以我就上去同他表示永遠斷絕，可是他翻起臉來把我大罵，罵得話太難聽了，我一時氣急了，拿起他的手槍想打死我自己，他過來奪槍但是我已經搬動機子，槍響了，他也倒下了，我吓得楞在那兒半天，以後電話鈴響，我才醒了過來，我看見我送他的金烟盒在上桌，我就拿了跑回家啦。

程科長 她所說的與調查的結果完全相符。你立刻就回到家裏來了麼？

曼·麗 是的，我剛在我自己的屋裡以後媽媽來了。

羅太太 我打了半天門她才開開，我不知道她是怎麼了，他站在衣櫃的旁邊儘發抖，我還以為她是病了。呢，後來忽然說：「媽媽我把楊龍殺死了……」說完她就昏了過去，我叫了足有一刻鐘她才醒過來。這個時候我聽見外面有人說，事情是已經發現了。晚上我去看過她好幾次可是她什麼也說不出，剛才我也是第一次聽她說這故事。

程科長 妳難道肯叫你母親替妳認罪麼？

曼·麗 那我怎麼肯，我剛才正在屋裏寫供詞，這就是，本想明天早晨我到局裏去。（拿出幾頁紙張交給科長。）

羅太太 妳放心，孩子，媽媽總會想法子救妳的。

程科長 羅小姐，除了妳的父母同我以外還有別人知道這件事情麼？

曼·麗 沒有。

程科長 （沉思着好像有了主意，）絕對沒有麼？

曼·麗 絕對沒有。

程科長 那好極了！那羅太太請您陪着小姐到裡面拿一兩件隨身用的東西，叫憲小姐跟我去幾天就可以回來了。

羅太太 那怎麼能行，程科長，您不能帶我們曼麗走！

程科長 羅太太，抱歉得很，我的地位實在太難處了，羅太太請您千萬要原諒我。

曼麗 科長，您想我會被判什麼罪呢？

程科長 妳不會被判非的，因為妳不能負這個事件的責任，妳不是犯人，妳總能相信我罷，不要怕，去罷！

曼麗 我並不怕，我怕的是一個別人被冤枉地替我受了刑罰，現在我既然把真情都告訴了您，我就放心了。

（她走到內室去了，餘下的三人，靜默了一刻。）

程科長 她所說的絕對是實情，那是毫無疑義的。

羅局長 我想也是的罷。

程科長 使一個年青前途無量的女孩子，突然地要遭受一般社會的議論，非難，實在可惜得很，因為實情雖然如此，但是一旦做了出來，旁人就不定要講些什麼了，想起來令我害怕。

程科長 您也看出我們曼麗本是個好孩子，叫她做這糊塗事的一是我們管教不夠二是現在的社會太混亂太危險了。做父母的我們同作官吏的恐怕都要負很大的責任，所以……

程科長 局長，我要說的辦法絕不是爲私情，請您千萬別錯想，我們是不是可以應用人道的天法而叫這件事躲開社會的小法呢？局長？

羅局長 科長，我心裡實在亂極了，只覺得人總是自私自重，一向嚴明的我，怎麼輪到自己有難題的時候，就失去平日的勇氣了呢？

程科長

您沒有失掉平日的勇氣，因為我所要取的辦法也正是最合理的辦法。那麼我們剛才既然叫您的女兒經過一次法庭的審問，那麼這個法庭也就讓他作爲您的女兒的最後法庭罷！

羅太太

（叫了起來，）噢！科長，謝謝，您可太好了，我們將來要怎麼報答您的大恩呀？

程科長

不要提了罷，這是該當的。

羅太太

（哭了起來，撲到羅局長的身上，）奇！……

羅局長

亦賢，我的亦賢！（程科長向他們行了一個禮要出去。）德紀兄我也不向你言謝了，曼麗雖然受了重傷，我們總要想法叫她做個賢妻良母來報答你的盛意罷！

程科長

有羅太太樣的母親，那邊怕辦不到麼？

〔全劇完〕

